

慈湖詩傳卷十三

宋慈溪楊 簡敬仲撰

小雅三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  
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滄滄訛訛亦孔之哀謀之  
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  
底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  
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爲猶匪  
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

慈湖詩傳 卷十三

一一四明叢書  
剡園刊本

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  
靡旤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不敢  
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據樓鑰集載所解云此固  
庸近柔懦之士所執常淪然而人知其一莫知其  
他不知聖智所及當大有爲亦無所懼但聖智雖  
不懼亦無漫易忽略而亦戰戰兢兢論曰范氏  
曰人皆知虎不可暴河不可馮而不知小人之不  
可不畏臨深履薄懼之甚也此說似勝不必更加

曲委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

懷二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  
爾儀天命不又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  
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  
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交交桑扈率場啄粟  
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溫溫恭人如  
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富補音所引唯易林坤之萃福優重職樂且日富而  
遂音偪下文又夷益切唯曰叶韻別無證未安富或  
有二音或易林字訛不可知也負補音補記天子負

燕潭詩傳卷十三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斧依注依之言倍也史記正義負命毀俗庶士負祿  
皆讀如倍填韓詩作疹音軫岸韓詩作狂毛詩作狂  
毛詩音岸 毛傳曰宛小貌陸氏草木疏曰鳴鳩斑  
鳩也毛傳曰鳴鳩鶻鶻戾至也蘇曰翰羽也爾雅釋  
鳥云鶻鶻鶻疏曰春秋左傳杜注云鶻鶻鶻鶻也  
舍人曰鶻鶻一名鶻鶻今之斑鳩孫炎曰鶻鶻一名  
鳴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郭云似山鶻而小短尾青  
黑色多聲按舊說及廣雅皆云斑鳩殆非也斑鳩稍  
大聲鶻鶻鶻鶻者俗謂之婆餅焦形小如雀青黑色

多聲若鵲巢之鳩亦名鵲鳩其聲鵲鳩斑鳩之音如布穀音渾濁斑鳩有二種一種惟頸項斑一種并羽皆斑二種皆止而後鳴鵲鳩亦止而鳴惟鵲鳩多飛而鳴又身小應宛彼及翰飛之義則此詩鳴鳩謂鵲鳩也餘釋見鵲巢夫以宛然之鳴鳩其翰飛尙能戾天豈王者而反不如之詩人之心憂傷傷時王之荒怠故念昔先人謂先王卽下文有懷二人其文王武王歟憂傷懷念不寐至於明發將旦而天發明也毛傳曰齊正克勝也齊聖飲酒溫和不肆縱能勝酒不

爲酒所困彼昏昏不知壹醉則日益甚而不止故詩人戒之曰各敬爾儀以君臣俱荒醉故言各天命一去將不復至故曰不又欲其知懼也毛傳曰中原中也菽藿螟蛉桑蟲也螟羸蒲盧也負持也爾雅釋蟲與毛傳同郭璞云蒲盧卽細腰蠶俗呼蠨螋也俗謂螟蛉爲桑蠶亦曰娥女邢昺釋曰說文云細腰土蠶也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陸璣云螟蛉者桑土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葉上螟羸土蟲也似蠶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

化爲其子揚子法言云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視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孔疏曰菽大豆故禮記稱啜菽飲水葉謂之菹公食禮云鉶羹牛用菹此經傳箋明采取其葉故言葢也蓋以菽實有主庶民不得而采惟其葉則非所愛故庶民皆得采之此喻天命無常有德者皆可得之王作民父母故民有子喻王肅亦云螟蛉有子蜾蠃得以負而去鄭箋云式用穀善也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言將得而子也天命之去就率因民心之去就故又取螟蛉

悉湖詩傳 卷十三

四四明版書  
約圖刊本

蜾蠃之喻明我雖有民若不能自撫則彼有德能撫之者民心從彼戴彼矣書曰元后作民父母故古語多以民爲子題本題字訛而爲題題視也故毛傳鄭箋云題視也脊令旣飛且鳴勤動不止我當日邁月征早與遲麻勤勞政治無忝辱所生蓋以時王昏醉而主諷諫也桑扈名竊脂食肉之鳥也郭璞云俗呼青雀嘴曲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淮南子曰鳥不食脂桑扈不食粟蘇黃門古史序云聖人之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交交謂交錯而並行歟

率循也樓尚書云此章言遭誣陷而無告者桑扈食肉而謂其率場啄粟可謂是非顛倒矣惟其填寡宜乎陷於岸獄也釋文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說文作宜犴宜獄此事甚易見試掘粟以卜之謂掘粟以試桑扈彼何嘗能食穀乎按樓鑰集引此解云鳥喻食肉富貴者今猶失所用乏而觀於疹病孤寡貧弱之徒宜其尤甚于入犴獄也又云民勞苦掘粟出卜問何自能而穀善耶論云此章言貴賤皆同前輩大率如此說意既不屬亦覺其言泮淡桑扈竊脂兩雅釋鳥自有兩義非名竊脂也其曰夏爲竊玄秋爲竊藍冬爲竊黃桑扈竊脂棘爲竊丹者竊皆訓淺注竊脂青色然其云竊脂謂其色淺白也其前又別有兩句云桑扈竊脂鵲剖葦注云食肉好盜脂膏

李朝詩傳卷十三

五四明微書

約園刊本

蘇黃門古史序有云聖人之不爲不善如鸛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小宛正謂此竊脂爲盜之義此章蓋言遭誣陷而無告者桑扈食肉而謂其率場啄粟可謂是非顛倒矣惟其填寡宜乎陷於岸獄也此事甚易見試握粟以卜之謂握粟以試桑扈彼何嘗能食穀乎言是非在目前分明如此而上不能察若以爲卜筮之卜則益差矣今本與簡謂填長也正真之上所引小異當時從樓說剛定

多孤立寡特思古溫溫蒸人如集于木不敢放肆惟恐墮失惴惴小心如臨于谷谷深者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恐懼謹戒如此則必不荒飲亂政矣毛詩序謂是詩刺幽王也鄭云刺厲王

弁彼鸛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

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踧踧周道鞠爲茂草我心  
憂傷怒焉如擣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  
首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  
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苑彼柳斯鳴蜩嘒嘒有  
漙者淵萑葦淠淠驚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  
假寐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唯尙求其雌譬彼壞  
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相彼投兔尙或先之  
行有死人尙或瑾之君子秉心惟其忍之心之憂矣涕  
既隕之君子信讒如或醜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  
不閱遑恤我後

蘇湖詩傳卷十三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掎矣析薪地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莫高匪山莫浚匪  
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  
不閱遑恤我後  
踧徒歷反者非當子六反怒乃歷反擣補音當口切  
今言傾倒之猶謂之斗古之遺音也倒梓補音引張  
衡南都賦梓與里叶潘尼贈陸機詩梓與紀叶然則  
宜卽理切而補音漿理切未安補音母滿罪切荀卿  
賦替以爲父管以爲母旣以縫表又以縫裏辭或擬  
此屬音燭在補音易林坤之兌在與起叶鼎之睽在

與禮叶大過之頤在與喜叶晉之蹇在與紀叶楚辭  
離騷在與理叶天問在與子叶又在與趾死子叶然  
則音薺而補音此禮切未安矣先蘇薦反補音  
思音切先後也楚辭九歌蘇蔽日兮蔽若雲矢交墜  
兮士爭先招魂鄭衛妖玩來雜陳激楚之結獨秀先  
韓愈祭兄文奈何於今又棄而先生不偕居疾藥不  
親古先平則斯人切去則思音切瑾音覲予音與佗  
音他 毛傳曰弁樂也鸞卑居卑居雅烏也提提羣  
貌孔疏云此鳥名鸞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苑  
彼柳斯然爾雅釋鳥云鸞斯鸚鵡揚子雲劉孝標皆  
曰鸞斯郭璞云雅烏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爲  
鸚烏音匹爾雅云小而腹下白而反哺者謂之雅烏  
說文字林皆云楚烏毛傳曰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  
咎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咎將殺之  
簡博詢野人云烏頸腹白者亦反哺暮而羣歸不勝  
其多羨鸞得所傷已見放逐而不得歸又不獲侍養  
不得如鸞之反哺歟穀善也今俗語云平善安樂于  
語助罹罹憂禍也呼天曰我何辜乎我罪爲何而遭

放逐也心之憂矣云如之何云言也不敢言父母之過今俗云說甚莫得甚莫卽如何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而毛詩序曰太子之傳作焉審如序云則傳述太子之情也踧踖周道鞠爲茂草蓋太子放逐所由之道見荒蕪而益感傷也按武謂之踧足相次也亦猶叔次伯之義也周之盛時德政所及諸侯朝覲者多商旅出於其途者多人物蕃庶道途往來稠密如接武而行踧踖然故道途蕩蕩草不植焉今上無德

政諸侯不朝民罹憂苦往來稀寡故鞠爲茂草鞠養也訛而爲鞠歟怒者憂鬱不伸之意方言甚詳怒有不伸之義憂之甚有如擣衣之狀假寐者閉目休視聊以寧神實非眞寐假寐之中忽焉長嘆王氏曰憂之深未老而老也劉曰因憂驟老疾者病時作熱憂甚者心火失所故復作浮熱心火上炎攻頭故首亦不寧如有疾也朱曰桑梓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毛傳曰父母之所樹已尙不敢不恭敬況父母之身乎無瞻而不在父無依而不在母也父尊言



瞻母親言依離麗也譬之外不屬於毛內不屬於裏而無所容身言放逐情苦毛傳曰辰時也鄭箋謂六物之吉凶孔疏曰昭七年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服虔以爲歲歲星之神左行於地十二歲而一週時四時也日謂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是爲六物然今俗以人生之歲月日辰推吉凶有所謂五星及餘星亦多驗又不止於二十八宿曰我辰安在而漼凶至是乎毛傳曰蝸蟬也漼深貌滉滉眾也箋云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屈至也言今太子不爲王所容而見放逐狀如舟之流行無制之者不知終所至也孔疏曰斯辭也箋云雉雉鳴也釋木云槐木苒某氏曰詩云譬如槐木疾用無枝苒庭偃內疾槐磊故疾用無枝鹿之奔猶或伎立少休而我放逐在途不得少休也雉之朝雉尙求其雌而我獨不得有室家之樂也壞木內疾外枝枯落傷已放逐單獨如彼無枝之壞木我心憂如此寧無知之幽王當亦知之知之則何不

見念耶詩情在此也王氏曰免見迫逐而投人人宜利而取之也乃或先之使得逃避劉曰人哀其窮及驅者未至而先存之毛傳曰瑾路冢也箋云行道也道中有死人尙有覆掩之成其瑾者君子謂幽王也王之執心乃忍之乎彼本情不親者尙不忍之我父子至親而王忍之隕隊也箋云醕旅醕也如醕之者謂受而行之惠愛也孔疏言幽王信褒姒之讒曾不思審得卽用之如人以酒相醕得卽飲之幽王不惠愛太子聞讒言不復舒徐究窮卽信之倚牽一腳也

說文偏引也今伐木或大則先去偏枝如將廢申后先放太子不必如毛傳改從倚義毛傳曰析薪者必隨其理亦非廣韻曰桼離也釋文勅氏反離析母子如薪桼而析之矣孔疏曰佗謂他人也言含有罪以上皆怨之之辭也既有怨言又懼轉而上聞於王將重獲罪故卒章有恐懼之意曰莫高者匪山乎人得而登之莫深者匪泉乎人亦得而入之今此怨辭外人雖不得而知懼其終知也亦猶山雖高人終得而登之泉雖深人終得入之君子無敢易出其言他人

之耳屬于垣今人謂之牆壁有耳卽是意也非謂實有耳屬垣也謂室中之言他日無人不知之故取此喻也王氏曰無遊我梁無發我筇者太子放逐而其憂終不忘國我躬不閱遲恤我後者無如之何自決之辭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亂之初生僭始旣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

蔡湖詩傳卷十三

十一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亂是用餒匪其止共維王之邛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龜兔遇犬獲之荏苒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旣微且燠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補音威畏同天威棐忱今作畏禮記引書德威惟畏今尙書作畏秦本作大長直張反補音盟謨郎切史記敘傳殺鮮放度周公爲盟大任十子周以宗強又

曰不背何盟桓公以昌易林解之益黃池要盟越國  
以昌恆之蠱盟與梁叶觀之秦盟與強叶談音談蓋  
燦字之訛階補音班固幽通賦懿前哲之純淑兮窮  
與達其必濟哀孤矇之眇眇兮將圯絕而罔階顏師  
古曰濟合韻子齊切揚雄冀州牧箴六國奮矯乃絕  
其維牧臣司冀敢告在階班固西都賦階與迷叶曹  
植應詔詩階與隈叶皇甫謐釋勸階與頽叶潘尼乘  
輿賦箴階與恢叶階居奚切簡疑音亥 且語助毛  
傳曰無大也歐陽曰慎謹慎也呼天而訴曰悠悠吳

天爲我父母我無罪辜而使我遭此大亂也秦無者  
太大也承上降亂降威之意也今人言語亦如此者  
僭差也亂之初生其始差失之意旣渾涵於其中猶  
向背未明喜怒未著及亂之又生則君子確信其說  
矣此君子謂王凡君子如怒怒則足以止亂如喜喜  
亦足以止亂此泛言君子君子怒當其罪故沮亂喜  
則施福祉必當其功賢能進而小人退故亦已亂過  
速也君子一怒一喜庶乎速止亂今也雖有所怒以  
怒不當罪而反怒其賢故亂不沮雖有所祉不當

功而反及小人故亂不已詩情在是也怨而不露故云政亂言語不足以取信於人故屢盟屢盟適足以長亂讒人卽盜賊之行也故徑言君子信盜是以亂益暴盜言甚甘深入王心亂是以益熒熒燄者熒之訛歟小人爲亂如此靖其之德則無而徒爲王窮極之禍耳邛者窮之音而字訛歟奕奕寢廟君子作之言此者有懼其將爲墟之意秩秩大猷聖人莫之莫廣大也言此者明今無之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者王之心讒人之心萬民之心四方之心予皆知之知民心必離四方必叛彼讒者如狡兔亦將遇犬而獲之禍且至矣毛傳曰薳兔狡兔也在染柔意也賢者居衰亂之朝爲羣小所陵壓賢者謹畏不敢與抗如柔木在染王宜愛護使得樹立讒者之譏諧賢者必於往來行言故收其巧使人生不覺其譖故詩人言其情然覲王心勿聽曰焉足數之也彼讒者蛇蛇舒徐必爲大言碩大也大言無實也其巧如簧能使聽者喜小人雖口爲讒而其中心之愧亦形見於顏色色之厚矣詩人又啓王以察奸之狀箋云何人者斥

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釋水云

按原本水草交三字脫

爲媚蘇曰時有是人也拳者有威力人爲所畏服之謂卽後世所謂攬權之意俗曰權柄曰權勢蓋古者以拳字寓此意後世轉用權字此章又數讒言無一可取之狀曰旣無權又無勇職足以爲亂階而已職猶只也釋訓云旣微且媮胥瘍爲微腫足爲媮郭璞云胥脚脛也瘍瘡也曰微曰媮又指其可憎可笑之病此疾賤者多有之士大夫罕有戲侮之曰旣微且媮矣縱爾有勇亦何足道爾之所謂謀猶又將多耶

楚辭傳卷十三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爾所居徒眾幾何言無幾寡弱歷數無一可取可笑可侮之狀蓋無非言其不足道獨王信之耳毛詩序曰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大夫於王何得言刺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攬我心爾之安行亦不違舍

爾之亟行違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伯氏吹壘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舍補音商居切息也說文部从邑舍聲又曰余語之舒也舍省聲公羊傳書舍君左氏穀梁傳皆作茶音舒自舒而孳又有傷遇切一音史記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屈原離騷經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余

楚辭集卷十三

十五 四明叢書

物園刊本

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天惟靈修之故也東方朔七諫哀形體之離解兮神罔兩而無舍惟椒蘭之不反兮魂迷惑而不知路司馬相如上林賦若此輩者數千百處嬉遊往來宮宿館舍揚之水詩序毛氏作屯戍韓氏作屯舍 朱曰彼何人斯不欲斥其人而言也鄭箋云孔甚逝之也梁魚梁也孔疏曰其心孔艱甚難知也朱曰逝我梁則必過我門然而不入者其心有故矣旣而詰其所從則暴公也夫以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云云以構我禍也明矣毛詩

序曰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

公作是詩而絕之詳觀是詩非刺暴公也刺其從暴

公者也

按樓鑄云此詩之序必有所傳詩不言蘇而序言之一詩中只有維暴之云一句不知果

暴公否鄭氏以蘇暴皆畿內國名孔疏云蘇國在河內溫縣是東都之畿內也春秋爲公者多是畿內諸侯偏檢書傳未謂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爲卿士明畿內此說亦不定鄭漁仲曾辨此云周之畿內無所謂暴者更當考詩人於暴情疏非所怨也怨斯人與己情本

甚親今乃與暴相從而譖己是深可憾者累章情狀

甚著毛傳亦未嘗有一語言蘇公刺暴公及序始云

云漢史謂衛宏作毛詩序益驗甚矣學者觀書函莽

詩海詩事卷十三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千載通患前屢指宏非此詩旣非刺暴公則作者亦

未必果蘇公二人相從而行其一暴也其一則所謂

彼何人斯者也王所聽信惟此二人二人之中必有

一人先發譖我二人和同必相唱和此曰誰爲我此

禍蓋言其先發者也時已遭譴責故曰禍胡逝我魚

梁而不入慰唁我乎殆斯人之爲我此禍也斯人於

我始者不如今始於我甚厚今則頓薄聞今謂我不

可可猶是也云我非是也云我不合道理也大抵小

人中心爲奸利而其言未嘗不依傍正理卽此云不



我可之謂也釋宮云堂途謂之陳郭璞云堂下至門徑也彼何人斯胡爲近逝我陳我旣聞其音聲乃不見其身不見其身者不來見我我不見其身故也豈有近至於陳聞其聲而不入見我者乎其特示相疏外特致其侮也明矣夫其至相親愛者今乃至是縱爾不愧於人不畏於天乎爲其飄風喻其過門之疾也胡不自我所居之北胡不自我所居之南乃必過我門之我魚梁而不入我門以見我祇攪我心蓋以平時過門必入見今則累累不入見况譖於王而加譴於我凡行有二平則妄行有故則亟行謂爾妄行耶亦不遑舍止而徑過我門而不入謂爾亟行耶而又遑脂爾車遑暇也於以驗斯人實譖我其心中有物故發見於外者情狀若此屢過我門不入見我中間嘗一來云何其目視之旣定不動也方言驢瞳之子曰旣或謂之揚蓋驢瞳之子每揚動故名然則旣者目睛多動也其心中不安故目睛亦不安而多動其愧心形見於旣倘爾還而入見我則我心漸釋而平易還而不入則否矣否者不然之辭不順之辭其

心難知矣言其奸深昨者壹來徒使我極其敬而已  
矣不敢通情也祇者敬之極毛傳曰土曰墁竹曰箴  
孔疏曰墁周禮小師職作墳占今字異爾注云墁六  
孔燒土爲之郭璞云大如鴟子銳上平底小者如雞  
子六孔箴以竹爲之長一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  
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我與爾如伯氏吹  
墁仲氏吹箴音聲相應和貫串如索之貫情如兄弟  
伯仲爾豈誠不知我也今乃相譖如不知我心者孔  
疏曰若實不譖則當如豕犬雞之三物以詛盟爾之

此事毛傳曰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蛾短狐也反側  
不正直也孔疏云洪範五行傳云蛾如鼈三足生於  
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地多蛾淫女惑亂之氣所生  
也陸璣疏曰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  
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或曰含沙射人皮膚其瘡如  
疥爲鬼爲蛾其體隱藏則不可得見今汝則覩然於  
面目之間情狀甚著視人罔極謂目視情深無底也  
作此好歌以究極斯人反覆傾側之狀

斐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哆兮侈兮成

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  
言也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  
遷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  
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  
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補音翩翩紕苔切漢書序傳魏其翩翩好節慕聲音  
載記京師歌涼州鴟苔寇賊消鴟苔翩翩愁殺人陸  
機大暮賦庭樹兮華落墓草兮根陳松柏兮鬱鬱飛

愁湖詩傳卷十三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烏兮翩翩

接原本四句脫

幡補音芬邇切猶翩翩也孫綽天

台山賦泯色空以合跡忽卽有而得玄釋二名之同

出消一無於三幡

按原本一無誤作無一

恣語樂以終日等寂

默於不言說文作幡幡叶韻亦當作此讀案字以番

得聲者皆與先爲韻翻芬邇切張衡西京賦建戲車

樹修旃偃僮逞材上下翩翩魏文寡婦賦小疑兮

成冰雪落兮翻翻傷薄命兮寡獨內惆悵兮自憐蕃

分愆切張衡南都賦固蠶根於夏葉終三代而始蕃

非純德之宏圖孰能揆而處旃傳玄詩頤頤兆民蠶

齋黎番率土克庭萬國奉蕃藩兮愆切揚雄甘泉賦  
雷鬱伊於巖突兮電倏忽於牆藩鬼魅不能自逮兮  
半長塗而下顛晉陽后文濟濟南陽爲屏爲藩本枝  
菴藹四海蔭焉以至潘尼贈陸機詩今子徂東何以  
贈旃寸晷爲寶豈無瓊璠芬邇反左思太沖魏都賦  
琴高沈水而不滯時乘赤鯉而周旋師門使火以驗  
術故將去而林燔讀燔汾乾切曹植名都篇歸來燕  
平樂美酒斗十千膾鯉膾鰕魚炮鼈炙熊蹯讀蹯汾  
乾切陸雲寒蟬賦望北林以鸞飛集樛木而龍蟠彰

慈湖詩傳 卷十三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信義於嚴時稟清誠乎自然讀燔類眠切此音今皆  
不復見矣 毛傳曰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  
陸璣云貝水介蟲其文彩之異甚眾鄭箋云喻讒人  
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蘇  
曰侈侈皆張也陳曰南箕本非箕張大其口以成其  
名爾貝錦南箕皆曰成是者言我本無是責因萋斐  
張大以成之爾誰適與謀者謂非果有人與之謀人  
之常言訝人之巧計則曰誰與之謀而至此也緝緝  
者讒人細密縷績使人不覺其譖翩翩者或往或來

片語翩言而過旁映譖惑使人不覺其讒皆謀欲譖人也雖然亦有患焉王氏曰不慎爾言則聽者有時而悟謂爾不信矣捷捷者讒言敏捷也幡幡者隨風翻覆巧譖順適人意反覆不定之狀如此按樓鑰云幡幡誠有反覆之意然謂之隨風翻覆則是今釋道所立之幡也恐古無此秦已有幡信之書未知幡信起於何時也當考王豈不受然天下之理出乎爾者反乎爾爾譖

言既行之後他人亦將譖汝將遷移其禍於女驕人讒人得志故好好勞人被讒者惟任勞苦之事草草亂擾之狀呼天曰願天視驕人之所爲意欲天禍之

矜此勞人覲蒙天之祐也彼譖人者誰適與謀此再言譖人之巧也畀與也說文豺狼屬狗聲或作豺投拋擲而棄之也豺虎不食者甚言讒人之可惡雖豺虎食人猶惡之不食也毛傳曰北方寒涼而不毛昊昊天也既有北不受而無所歸則曰投畀于昊天乎惡之極無可奈何天下人情人事之極未嘗不歸之天毛傳曰楊園園名畝邱邱名釋邱云如畝畝邱其低平長狹如邱畝猗者猗字之訛歟抑依之音而字非歟楊園之道猗乎畝邱寺人孟子之所居也寺人

孟子所以敢公然自出其名者寺人親近於王雖被  
譏其禍未至於不可言歟周禮周官之屬寺人王之  
正內五人本詩無巷伯之字而名篇曰巷伯者釋宮  
云宮中巷謂之壺王肅曰今後宮稱永巷是宮內道  
名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主宮內者皆奄人巷  
內是內小臣者以周禮無巷伯之宦奄雖小臣爲長  
主巷之伯唯內小臣耳蓋其官名內小臣時人以其  
職號之稱爲巷伯也注疏者云譏人譖寺人寺人又  
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是說太迂曲陳氏曰巷伯

寺人之長巷伯卽寺人先儒所以不敢以寺人爲巷  
伯者以周禮天官之屬奄宦小臣爲長寺人內豎皆  
其次者故不敢以爲伯自古拘儒率有此蔽內小宦  
固奄宦之長就寺人之中又自有寺人之長長者亦  
可稱伯又况伯者特長者也常稱亦不必拘其職之  
果長非長也寺人掌王正內而稱巷伯者何也得非  
寺人所常居者在巷間招呼則入而聽命行事歟毛  
傳序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譏故作是詩也孟  
子詩情惟惡譏者並無怨王之意而衛宏作序誣之

曰刺幽王也小戴記孔子曰好賢如縞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補音予演女切糾繆正俗讀如與 谷風釋已見邶之谷風風與雨俱又習習而和人之相與和洽者似是是詩之情謂憂患將至將恐將懼則維吾與女其

慈湖詩傳卷十三

三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和洽如此至於將安將樂則女心轉改而棄予釋天云焚輪謂之頽諸儒謂暴風從上降下曰頽頽下也然俚俗以頽曰無頭風言其不知所自來多見野外忽然而興袞袞如輪袞塵上奮亦如焚此厲氣所發野人遇此或罵之非上而下也字從禿亦無頭之謂歟大抵詩本旨率於初章見之後章更韻或別起義是章言頽謂其見棄之時暴烈遽如此將恐將懼如置予於懷中所謂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棄予如人遺忘物不復措意矣維山崔嵬有巖險

可畏之狀至於寒氣暴烈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其中  
見棄加以暴烈之狀如之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故至  
於此是詩正而無邪聖人取焉衛宏不明斯道必旁  
推其說曰刺幽王本詩初無刺王之意宏又曰天下  
俗薄朋友道絕焉此兩語雖與詩情不乖背然亦  
贅矣推言風俗亦本詩所無大抵不悟正心之卽道  
故必至於旁推外取先儒多同此蔽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  
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餅之罄矣惟嚙之恥鮮民  
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  
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  
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南山烈烈飄風發  
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  
我獨不卒

毛傳曰蓼蓼長大貌韓詩東山蒸在蓼薪蓼亦音六  
義亦同莪釋見菁菁者莪蒿釋見鹿鳴釋草蒿菽蔚  
杜菽菽去刃反陸璣云蔚杜蒿也郭璞曰無子者然  
則莪蒿蔚皆蒿而種不同靚莪之蓼蓼其茂匪莪則



蒿以其相類見我蒿生育長茂因感念父母之生育我也亦劬勞矣此父母已終追感以勞役不得終養故哀哀不已罄盡也王氏曰瓶罄則民也壘警則君也瓶之罄則壘之恥民之窮則君之羞鮮寡也孤獨之謂也父母亡唯已獨存謂之鮮民人子哀痛有生不如死之心此自古孝子之同心故曰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怙猶恃也怙義尤大出則銜無窮之憂恤入則靡所反面而告至毛傳曰鞠養也鄭氏箋云生者本其氣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孔疏曰母懷妊以養我又拊循我爾雅云鞠生也抱之急亦有拘鞠養拊者愛之至于手輕擊拍之也畜者乳食之也淮南子曰玄田爲畜今農人謂黑沙土田生禾時盛異於他田殆黑墳之義然則畜之所以得養義者此歟生養之至於長大父母長之也育亦養義而有積寢默養不覺之意愛我故顧視我復有又義謂每每顧我復亦有反覆義匍匐能行稍遠則使之復出則囑之早復日夕則使歸復父母懷抱我以出懷抱我以入曰鞠曰畜曰育義略同析而釋之則如

孝子哀念父母言之不足而屢言之重複言之欲報  
父母之德如昊天廣大無極不可得而報也而況於  
不得終養而今亡矣南山烈烈而鳴飄風發發而至  
至北風吹南山寒氣多暴烈或曰虐政如之然而末  
章律律弗弗則風少殺非烈風矣非喻虐政瓶罍  
恥已微寓其怨此孝子哀痛觸目感傷無非哀痛之  
辭南山烈烈飄風發發南山律律飄風弗弗皆哀痛  
之心聲也雖叙所聞韻而哀痛之情自形見於辭氣  
之閒穀善也民之窮苦者多矣而猶曰莫不穀矣彼

父母存則猶爲善也今俗以無禍患曰平善善曷也  
孟子引湯誓曰時日曷喪而尙書曰害喪則知害通  
爲曷曷何也今俗云曷者甚也此言何我獨罹禍之  
甚也則知民皆罹困苦矣我獨不得卒養父母此所  
以爲害也毛詩序曰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  
不得終養爾本詩怨辭甚微而序云刺王誣矣悖矣  
有饑殍殍育捋棘也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  
人所視瞻言顧之潛焉出涕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  
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旣往旣來使我心

疾有洌汎泉無浸穫薪契瘖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  
尙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  
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  
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佩璫不以其長維天有  
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腕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掾天畢載  
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  
漿維南有箕載翁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熟觀是詩譏王政隳廢貴賤無章而不禮於諸侯之

燕湖詩傳 卷十三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使使者之屬作是詩也而衛宏作毛詩序云東國困  
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蓋宏考詩之未精也  
宏序蓋次章之意非其初意也殮者使者始至之禮  
有鼎飪焉以蓋蒙食曰饌蓋有蓋黍稷之器掾曲貌  
匕所以載鼎實赤棘心也砥礪石也周道如砥之平  
如矢之直君子行饗飪之禮小人唯瞻視而已是謂  
貴賤有章乃天下平直之道今也不然諸侯之使者  
至王朝之禮缺焉故詩有東人之子職勞不來之譏  
職猶只也使者唯只勞役於往來而王朝勞來之禮

缺也而又曰舟人之子熊羆是裘是小人反侈富晉  
禮君子反窮困不蒙見禮是不得其平也不得其直  
也是詩以使者不見禮而作因以譏王賦之重而曰  
大東小東杼柚其空周居西諸侯皆居東說文曰杼  
盛緯器也軸所以卷織者貢賦竭盛故曰其空侯國  
貧困至於以葛屨而履霜糾結爲屨葛屨施於暑而  
可以履霜乎怨辭也其所深痛者則以使而不見禮  
故反顧周道爲之潸然出涕毛傳曰瞻反顧也言語  
助公子使者也佻佻行貌周行周道也釋見卷耳公  
子往來於道路勞苦使我心疚病是使者之屬憫公  
子也以見使者之屬作是詩也釋水沆泉穴出此穴  
出仄出也郭注曰從旁出也毛傳同負薪其行勞矣  
泉入浸之則薪益重負行益勞故人憚之契契者憂  
思著心今俗語云心放不下契契如提持不下也不  
寐而寤歎哀我使人畏憚道途故憚人穫刈也薪是  
所穫之薪謂束而薪歟薪重尙可以車而載哀我憚  
人亦可息也怨不得而息也東諸侯之子則只勞役  
而不蒙勞來之禮西周之人則粲粲衣服侈富而雍

容是不得其平直也舟人賤者而衣熊羆之裘私家之臣百僚備試言周之家臣試用寵愛異常而諸侯之使者獨不禮焉是不得其平直也私家而備百僚亦譏過禮而於使者之禮則不及是不得其平直也西人或當用漿而以酒不以漿其侈如此琢玉也鞞鞞然佩璲曾不以爲長而結之有所事則結佩言其常優游暇佚而東人則常勞役困窮又使至則禮物文猷黍稷稻粱之不充也維天有光監監視之亦頗有光意謂周王之昏闇又不如漢也織女經星本不

動因天運而有襄義襄上也書曰懷山襄陵謂洪水上及陵也又書云思日贊贊襄哉思贊贊而上也今俗機織上前謂織而上也日可十餘上今夙興跂望織女星至終日則天運歷七辰故詩人取喻七襄雖則終日七上而不成報贈文章之幣箋亦云自旦至暮歷七辰因謂七襄使者之還當有報章毛傳曰晚明星貌河鼓謂之牽牛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考工記車人大車牝服二柯有三分柯之二孔疏云甫田乃求萬斯箱書傳曰長幾充箱是謂車內容物

之處爲縮釋天云河鼓謂之牽牛郭璞云今荆楚人呼牽牛星爲擔鼓擔者荷也今毛傳作河鼓其以三星中大旁小居天河之中故曰河鼓數星類鼓鼓擔持搖擊之二義俱通李巡曰河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孫炎曰河鼓之旂十二星在牽牛北也如李巡孫炎之意則以牽牛河鼓爲二星與爾雅異今天文家於河鼓之下別指牽牛與李孫同亦與爾雅異若據毛傳以昴爲明星貌則河鼓明大所別指牽牛不甚明大易曰服牛乘馬者有所事也載任之車牛挽

之牽牛之星不以服箱譏饗餼車載之禮物缺也使者當有饗餼之禮甚盛今缺故也使者夙興唯覩東方啓明之星夕息唯覩西方長庚之星此外則缺然也釋天云明星謂之肩明肩通作啓毛傳曰日旦出謂明星爲啓明日旣入謂明星爲長庚庚讀也日入明星長在庚方在西之南毛傳曰畢所以掩兔也天上畢星球然而曲從施之於星次行列之間而已無能掩禽爲歸禽蓋獻之饌於使者也畢取畢弋之畢畢狀如叉網施其上箕東方之宿也而曰南有箕者

暑月箕星在南夜涼人所熟觀但見其在南曰箕星  
星以似箕得名不可以簸揚譏所致米筥於使者之  
禮缺也毛傳曰挹劑也劑音拘箕不簸揚而出顧若  
翕其舌而反之譏王朝惟賦斂諸侯而已歐陽曰斗  
西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也譏意同上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秋日淒淒百  
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  
不穀我獨何害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  
尤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滔滔江漢  
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  
鱸匪鮪潛逃于淵山有蕨薇隰有杞栲君子作歌維以  
告哀

悲潮詩傳卷十三

三四明報書

約園刊本

補音予演女切曹植文帝誅如何奄忽摧身后土俾  
我煢煢靡瞻靡顧嗟嗟皇穹胡寧忍予濁補音廚玉  
切孺子之歌濁與足叶民歌灌夫曰潁水濁灌氏族  
劉向九歎濁與俗叶酈炎詩濁與祿叶成公綏嘯賦  
濁與木叶天補音鐵因切鱸張連反鮪于軌反淵補  
音一均切旱麓詩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愷弟君子遐

不作人易林益之小畜曰鴻飛戾天避害於淵雖有  
鋒門不能危身班固東都賦恥纖靡而不服賤奇麗  
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珍於淵 幽七月紀月用夏正  
考敘幽公時事當夏世也此四月六月秋淒淒冬烈  
烈亦言夏正者作歌之君子勞苦困極真發其情用  
人情言夏用夏正者著之詩也大抵詩多出於常情  
之所習用故亦多言夏正周禮所謂正歲者亦夏正  
以人情習用之安有不可易者此詩謂自四月而夏  
至六月之終而暑往徂往也始終勞苦於炎暑之中  
先祖非人乎胡寧忍予而不之怙也至於秋之月淒  
淒然草木俱疢病而漸黃落愁憂者覩景觸目無非  
愁憂爾雅釋草云卉草差誤矣爾雅差誤亦多此言  
百草俱疢豈獨草病而木不病乎又曰山有嘉卉侯  
栗侯梅此謂栗與梅爲嘉草也卉者草木之總稱疢  
者疢之訛歟離離散也時人多離散癘者疾病之廣  
莫也亂離疾苦如此於何適歸也烈烈飄風之聲也  
亦猶蓼莪南山烈烈飄風發發亦謂烈烈爲風聲穀  
善也民莫不平善我獨罹憂禍何其甚也害甚也詳



釋見蓼莪爾雅云維侯也栗梅嘉卉也廢之如殘賊  
明惟殘賊之人乃當廢今我非殘賊而見廢言栗梅  
以自況不敢明言自伐託物以喻意惟廢棄故不在  
朝而遠役是謂不已於行雖得罪而莫知其過尤之  
為何明無罪而得罪也濁如構禍清如穀善安平相  
彼泉水猶清與濁雜我則日日構禍構結也純於憂  
禍曷云能穀更無穀善相閒雜也滔滔江漢爲南國  
之經紀意喻已遠役經紀南國之事滔滔有遠行勤  
勞不已之狀竭盡其力至於瘁病如此仕宦寧莫有

我身鶉鷖也鶉鷖鳥也匪鶉匪鷖使我得爲鶉鷖則  
將翰飛而往戾天矣我匪鱸匪鮪使我得爲鱸鮪則  
將潛逃於淵矣其畏禍無所逃遁之情如此山有蕨  
被隰有杞棗皆得安其所言我失所反不如之也作  
者自稱君子非君子不能作是詩也李曰鶉似鷖而  
大其飛上薄雲漢爾雅曰鶉鳥醜其飛也翔釋曰鶉  
鷖郭曰布翅翔鱸鮪釋見碩人杞釋見四牡毛傳  
曰棗赤棟也釋木云棗赤棟白者棟郭璞注云赤棟  
樹葉細而歧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爲車網白

棟葉員而歧爲大木也衛宏作毛詩序以爲大夫刺  
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宏此序雜  
然非情徒見言南國故曰下國構禍見言殘賤故曰  
貪殘其實辭旨不然

慈湖詩傳卷十四

宋慈溪楊簡敬仲撰

小雅四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

慈湖詩傳卷十四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風議或靡事不爲

補首賢下珍切劉向校列子錄云字多錯誤以賢爲形荀卿成相篇曷爲賢明君臣上能尊主愛下民又曰堯讓賢以爲民汎愛兼德施均賦篇或厚或薄帝不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三略軍讖羣吏朋黨各進所親招舉奸枉抑挫仁賢史記敘傳莊王之賢乃復國陳又曰子產之仁紹世稱賢漢書公孫敘傳旣登爵位祿賜顧賢布衾蔬食用儉飾身何王敘傳哀平之卹丁傅莽賢武嘉戚之乃喪厥身議魚羈切論

也糾繆正俗或問曰今人讀議爲宜得以通否答曰  
詩云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故知議有宜音東方  
朔七諫高陽無故而委塵兮唐虞點灼而毀議誰使  
正其真是兮雖有八師而不可爲崔駰達旨行有枉  
徑而我弗隨臧否在予唯世所議今釋氏亦有宜音  
李曰杞枸杞也左傳昭公十年有圍生之杞杜預  
注云世所謂枸杞者行役于外采杞而食偕偕士子  
則與士子偕行者不一也次章怨大夫之不均以大  
夫秉政役使士子不均也周官所謂卿者正大夫也

然則作詩者士與而論宏作毛詩序曰大夫刺幽王  
宏考詩鹵莽率類此靡鹽解見四牡不獲待養故憂  
父母孟子荀氏左氏皆作普天之下呂曰古無濱字  
說文作瀕徐鉉謂俗作瀕非也王氏曰取數多謂之  
賢禮記曰某賢於某若干與此同義孔叢子曰我從  
事獨賢勞事獨多也出小爾雅廣訓篇彭彭盛貌傍  
傍多貌言不獨一事又旁出故曰傍傍鮮善也將壯  
大也嘉我未老善我方壯大旅力方剛可以經營四  
方詩人之意謂雖嘉我使我不均也怨其心不愛

我也故具言不均之狀于下朱曰旅與膺同毛傳曰  
叫呼號召也呂曰深居安逸雖外之叫呼亦不知也  
棲謂安止遲謂遲久言其安止無爲者久也偃臥則  
仰矣與息偃同重言者協韻故也左傳僖二十八年  
晉車七百乘鞮鞞鞞杜注云在背曰鞮在胸曰鞞  
在腹曰鞞在後曰鞞此詩士子其職卑矣其鞞在掌  
方駕車馬故任此勞故世以煩勞爲鞞掌按樓鑰云  
毛氏曰鞞  
失容也孔氏曰鞞掌煩勞之狀只須用孔說今說頗  
迂鞞鞞鞞皆在馬之身維繫則在御者之手鞞既  
在馬腹如今之肚兜在人之手掌也議則有所辨難風者譏風也有所

臨湖詩傳 卷十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譏而不切之謂風亦從容和緩之狀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疢兮無將大車維  
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頤無將大車維塵誰兮無思  
百憂祇自重兮

疢音祈補音疢眉貧切劉氏七經小傳云博士讀疢  
爲邸非也疢當爲痕痕病也字誤而桑柔詩瘖武巾  
切一音昏集韻痕與珉同亦訓病字書民與昏多互  
用如緡與緡皆音民恐此詩本作緡讀如珉或底亦  
自有珉音補音珉莫迴切集韻正引此詩晉樂志地

郊饗神歌冥冥與景叶至傳咸賦毛傳云無將大車  
維塵冥冥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讀爲平聲頌古迥  
反是詩譏不明而近小人雖憂無益也而衛宏毛  
詩序曰大夫悔將小人非也使其果悔則明矣不止  
于頌則憂思爲有益矣何以曰祇自塵自疵自重鄭  
氏箋云大車載任之車孔疏云其車駕牛酒誥曰肇  
牽車牛服遠賈是詩言無近小人近小人適以累己  
大車載任小人之事故以比小人車大則塵多祇只  
也祇只職一音而記者不同其義同自塵塵汙己也

慈湖詩傳 卷十四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智之不明者雖深思百其憂適足自病其不明如故  
疾病也小人之不可近明者無疑焉不明者惑於小  
人之小善寸能惑而任之及其敗事誤己雖憂思在  
於百不出于頌之小明所見終不遠所行所任無以  
異於初謂之冥冥可也離擁也塞也當作雙音離豈  
古借字耶今京語謂擁爲離聲音輕清故也箋云重  
猶累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於朮野二月初吉載  
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太苦念彼其人涕零如雨豈不

懷歸畏此罪罟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  
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其人  
惓惓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譖怒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  
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貽  
伊戚念彼其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嗟爾君  
子無恆安處靖其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  
爾景福

除音余莫音暮補音暇胡故切賈誼鵬賦閒暇與故

慈湖詩傳卷十四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叶張衡東京賦府庫與未暇叶七辯閒暇與束素叶  
奧子六反補音戚子六反左氏傳作蹙釋名戚蹙也  
說文戚以蹙得聲集韻戚蹙皆子六切太玄清首字  
于肉其志資戚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窮困者呼天  
謂天必照之我之憂勞蘇曰朞地名也毛傳曰朞野  
遼荒之地初吉朔日也鄭箋云征行徂往也鄭謂以  
二朔始行非也至于朞野之日適當二月初吉也此  
二月周二月建丑之月也大寒之月寒苦之極故首  
章言之其始行乃日月方奧之時非二月初吉自初

往方暑至是大寒故曰載離寒暑離權也先寒而後暑者便文也憂勞至甚故謂之毒且曰大苦其人謂周盛時在位恭敬之人我念之涕零如雨意謂使其人今在位爲政則必相好必不使我至于此極今豈不念歸畏此罪罟罟網也言其網密無所逃罪昔我往矣日月方余除者字之訛歟爾雅云四月爲余鄭箋此詩云四月爲除字義不可施於建巳之月除其余乎萬物繁盛曰余昔往之時豈謂歲暮方還乎周禮兼用正歲正歲夏正也歲暮丑月之終乎以二月初吉至丑野二月丑月也則還之時云歲暮者丑月之中乎於正歲爲歲暮矣此詩士大夫所作故言二月用周正至言歲暮則人言習熟故云歎念我一身獨兮而我所任之事則甚庶而眾心之憂矣憚而畏焉誠無小暇此心睽睽反顧昔之其人豈不懷歸皆追言在道未還之時奧昧也建巳之月時也昔往之時政事雖已蹙急猶未至於甚豈謂其還而政事愈蹙急乎況歲暮又有采蕭穫菽之勞心之憂矣念自詒伊戚也詒遺也蓋悔其仕於亂國而不能去乃



自取此憂戚也念彼其人必不肯仕於亂國故興言  
出宿興起也言語助也於是勇作于中而決其去而  
出宿焉豈不懷歸舊廬畏成反覆旣已去國而復焉  
反覆可笑可鄙亦且獲罪大抵優柔寡勇之人自有  
進退之念而亦能知其不可而終於決去於是嗟歎  
而告未能去之君子曰無如他恆安處而已勉之使  
去君子雖靖共爾位又必惟正直是與乃可今亂國  
非正直也爾勿謂我靖共於位亦足免咎咎未必免  
苟去亂國而親正直則神聽之更善於女式更也穀

琴湖詩傳 卷十四

七十四明禮書

約圖刊本

善也謂有善祥以貽女也末章申言之爾雅介景皆  
大也然介亦有助義景亦有明義毛詩序曰小明大  
夫悔仕於亂世也詩言采蕭稷菽殆士也曰出宿則  
去之矣不止於悔而已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鼓  
鐘喈喈淮水滢滢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鼓鐘  
伐鼗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鼓鐘欽  
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補音喈喈居奚切徐幹齊都賦鼗管鏘鏘鐘鼓喈喈

制度之曲非眾所奇潛潛戶皆反補音弦雞切後漢  
謠諧不諧在赤眉周澤傳時人語曰生世不諧作太  
常妻僭七林反聲輕清故有此平音 孔疏云鼓擊  
也王氏幽王鼓鐘于淮水之上爲流連之樂久而忘  
反故人憂傷李曰言今我思古之善人君子念而信  
之未嘗忘也允信也毛傳曰回邪也磬大鼓也呂曰  
淮有三洲作詩者賦其當時所見也周禮鼓人以磬  
鼓鼓役事注云磬鼓長丈二尺鞀人云皋鼓長尋有  
四尺孔疏云磬卽皋也蘇曰水落而洲見也妯者其

蘇胡詩傳 卷十四

八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抽之音而字訛歟憂之切者如抽焉不猶不若是也  
蘇曰雅二雅南二南也樂先金奏次歌管象而憂籥  
序興則籥居後歟不僭差不相奪倫也籥釋見簡兮  
章爾雅釋樂大瑟謂之灑邢疏云郭云二十七弦未  
見所出禮圖舊云雅瑟長一尺八寸廣一尺八寸二  
十三弦其常用者十九弦其餘四弦謂之番番贏也  
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盡用之熊  
氏云瑟兩頭有孔其在底下者名越樂記云清廟之  
瑟朱弦而疏越釋樂云大琴謂之離郭注云或曰琴

大者二十七弦未詳長短廣雅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弦爾雅邢疏云文王武王加二弦爲少宮少商釋樂云大磬謂之馨郭注云馨形似犁鎗以玉石爲之禮記云女媧之笙簧釋樂云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郭注云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鄉射記曰三笙一和而成聲毛詩序曰鼓鐘刺幽王也

楚楚者茨言采其棘自昔何爲我藝黍稷我黍與我稷翼翼我倉旣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

慈湖詩傳

卷十四

九四明儀書

約園刊本

以侑以介景福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執爨踏踏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醕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苾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旣齊旣稷旣匡旣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禮儀旣備鐘鼓旣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臯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

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  
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  
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祀補音周官以血祭社稷五祀又保郊祀于社鄭氏  
皆云故書記作禩字書凡有異音者多以異得聲易  
巽之蹇曰礲礲白石作噉噉不生黍稷無以供祭靈  
祇之祀祊補彭反補音蒲光切旁也說文蔡从示彭  
聲門內祭詩祝祭于鬯又曰鬯或从方彭與旁同慶  
補音蕭該漢書音義慶音羌又曰今漢書亦有作羌

慈湖詩傳卷十四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班固幽通賦慶未得其云已漢書作慶文選作羌  
周易乃終有慶與疆叶必有餘慶與殃叶中正有慶  
與剛叶大有慶與當叶

壽鏞按原本此  
下衍六字今刪

亦與光叶往

慶與光叶亦與亡叶太玄廷入不慶與裳叶有于謙  
有慶與疆叶得不慶與民叶體不慶與疆叶韓愈劉  
統軍銘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公侯維德不爽我  
銘不忘後人之慶明謨郎切爽師莊切碩補音常約  
切太玄斷首我心孔碩乃後有鑠爰補音陟略切枚  
叔七發膾炙與錯字帛字席字叶帛僕各切席祥禽

切格補音說文格从木各聲考古圖鐘鼎象王格大廟字皆作各史記沮誹注格廢格明詔廢格沮事劉伯莊皆音各漢書太后議格顏師古音各善各五孟康音各凡格少用今各頷切一音者愆補音起巾切韓愈祭兄文愆與親墳恩原文叶原魚倫切柳宗元閔生賦愆與聞叶補音位力入切左思魏都賦量寸旬涓吉日陟中壇卽帝位江文通詩英俊著世功多士濟所位眷顧成綢繆迺與時髦匹曹植禹贊舜將崩殂告天禪位虞氏既沒三年禮畢按原本四句脫王融太子文辯域展圖揚龜獻吉文物充階具僚在位周官建國之神位故書位作立鄭司農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公卽位爲公卽立鄭箋云茨蒺藜也蓋用爾雅釋草文郭璞注云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朱曰抽謂其條抽發王氏曰今棘茨所生乃自昔我藝黍稷之地毛傳曰露積曰庾甫田云曾孫之庾如坻如京周語云野有餘積其俗所謂囷歟四旁及上維結以藁而覆之惟不屋爾箋云十萬曰億毛傳曰安安坐也侑勸也箋云介助也孔疏云

迎尸使處神坐而食於是拜以安之是妥也爲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是侑也箋云冬祭曰烝秋祭曰嘗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皮者有煮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有奉持而進之者釋宮云開謂之門郭注引詩云祝祭于祊禮器曰設祭于堂爲祊乎外祭統曰詔祝于室而出于祊郊特牲曰直祭祝于主素祭祝于祊祭于祊尙曰求諸遠者與家語高子臯曰周禮釋祭于祊祊在廟門之西而毛傳曰祊門內也不知何所據而鄭箋同之毛傳曰保安

也皇者尊大之也孝孫尊大先祖之誠於是乎著神安是饗報以大福使孝孫萬壽無疆是爲有慶此先祖嘏其孝孫之辭介有大義者以古者字畫大字與介字相似故通用歟劉曰孝孫謂天子也毛傳曰饗饗廩饗也燔取腍膋炙炙肉也箋云燔燔肉也炙肝炙也皆從獻之俎也君婦謂后也祭祀之禮后夫人主其邊豆孔疏云祭祀之禮饗饗以煮肉廩饗以主米執爨竈之人踏踏敬慎且曰爲俎孔碩謂載牲體於俎甚大也孔疏云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

稱毛傳曰莫莫清靜敬至也孔疏云九嬪贊后薦徹豆籩是后主共籩豆此言爲豆孔庶不言籩者爾雅云竹豆謂之籩亦豆也孔甚也庶眾也箋云始主人酌賓爲獻賓既獻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曰醇至旅而交錯以徧卒盡也古者于旅也語毛傳曰格來酢報也東西爲交邪行爲錯度法度也先祖嘏孝孫以萬壽所以報酢孝孫也說文曰爨乾貌蘇曰行禮既久筋力竭矣陳曰勞而乾竭蘇曰式禮莫愆敬至也莫無也簡謂式更也雖爨乾勞竭更能於禮無愆

蘇詩傳卷十四

十三

四明廣雅  
約園刊

毛傳曰善於其事曰工賚子也工祝致先祖所告之辭往賚孝孫曰爾致孝於祀其物苾芬馨香神嗜爾之飲食已卜知爾百福如先祖所期如孝子孝孫所當得之式幾期也毛鄭皆曰期齊者五齊之齊稷者黍稷之稷言稷則黍舉矣稻粱亦從之矣協韻故止云稷既有齊既有黍稷又匡整又敕而敬正此卽天下極至之道此心不改則極亦無失永錫爾極非以極與之也人心自善自中自正自順自清明自神自廣大卽此孝祀之心是已卽此匡整敬正之心是已

不必求諸幽遠高深而此已臻其極人能自信此心之卽極勿動而改則何失之自何不永之有永錫之爲言猶曰使之永保之云爾獲極則獲福是萬是億無不富矣祝傳致嘏辭當在旅醴交錯之先而至是乃言者前已言介福萬壽此又申言其詳箋云鐘鼓旣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孝孫往位堂下極西也毛傳曰致告告利成利成謂利養之禮已成也此工祝自致告於尸也而箋謂致孝孫之意告尸以利成則悖矣非孝孫所當言也具皆也於是尸皆醉矣

於是載起箋所云是不知神所歸也然則神何歸謂歸於天非也鄭不知神所歸也然則神何歸也曰無往而非歸也知心則知神矣此心無體孔子猶曰莫知其鄉而康成曰歸天陋甚矣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又曰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又曰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學者悟何思何慮之心則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人皆具此神無死生之異無往來之殊矣箋云廢去也尸



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不遲遲則  
慢矣箋謂以疾爲敬則太甚特不可稽遲非謂欲疾  
也毛傳曰燕而盡其私恩箋云祭祀畢歸賓客之俎  
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無有怨者  
而皆慶君是其歡也後祿者祭之後凡百不失其道  
則不失福箋云同姓之臣燕已醉飽皆再拜稽首曰  
神歆嗜君之飲食使君壽考此其慶辭惠順也又稱  
贊其君曰甚惠惠有慈義孔甚也孔時祭不失時也  
君則皆盡之願子子孫孫勿替廢而引長之引長不

燕湖詩傳 卷十四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斷絕之謂毛詩序曰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  
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然是詩辭氣頗不迫切疑非幽王時人心或平王時  
詩歟有黍離之意焉然關雎不言太姒此不必深辯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昫昫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  
東其畝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霑溥既優既渥既  
活既足生我百穀疆場翼翼黍稷或或曾孫之穡以爲  
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  
蒞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祭以清酒從以騂牡

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管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甸補音地鄰切丘甸也周官掌令丘乘田之政令按原

本西字脫注云四丘爲甸讀與維禹敝之之敝同古陳作

敝劉劭瑞龍賦按原本劭有蜿之龍來遊郊甸應節

台義象德效仁補音旣渥烏谷切說文從水屋聲陸

機漢祖功臣頌彤雲晝聚素靈夜哭金精仍頽朱光

以渥左思吳都賦伊茲都之函宏傾神州而韞櫝仰

南汁以斟酌兼二儀之優渥嵇康琴賦優渥與屬叶

蕪湖詩傳卷十四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易林臨之明夷優渥與斛叶或音郁補音於逼切盛

貌說文作惑水流也從川或聲孫愜于逼切玉篇作

彰隸變惑作或列音于六切 毛詩序謂君子思古

之詩是也而謂刺幽王則未可知也亦安知非他王

詩董曰南山終南山也鄭箋云信彼南山之野禹治

而丘甸之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

方十里出兵車一乘論語曰禹盡力乎溝洫墾闢而

勻之使平曰昫昫曲禮曰曾孫某侯某諸侯五廟而

曰曾孫者雖玄孫來孫以至于無窮皆稱曾孫曾重

也武成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而毛傳謂曾孫爲武王則似不可必矣王氏曰疆者爲大界理者衡從其溝塗古者一畝三剛剛長終畝隨地勢之所宜而或南之或東之雲色同則下雪雨下也雪爲豐年之兆毛傳曰小雨曰霰霰益之以霰深俗以雨繼雪爲善以日繼雪爲未善詩意亦或以是歟而鄭箋謂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毛傳曰場畔也兩畔有疆場如羽翼然毛傳謂讓畔其說鑿矣或或茂盛貌種曰稼斂曰穡畀與也謂薦之尸與賓致孝有禮故尸

蘇湖詩傳卷十四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輟曾孫曰壽考萬年受天之祐箋云中田田中也農夫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於畔上種瓜毛傳曰剝瓜爲蒞也箋謂清爲玄酒未安此清酒固非三酒之清酒三酒最卑諸臣之所酢也此所謂清酒者雖五齊亦就中取其清者薦之商頌亦曰清酌必非三酒中之清酒毛傳曰用騂牡周尚赤也而周禮地官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望祀各以其方之色也牲祭生必用牡故詩又曰廣牡犉牡白牡書曰玄牡孔疏曰鸞卽鈴也謂刀環有鈴鄭箋云膾脂膏也郊

特牲曰取腍骨燔燎冬祭曰烝烝盛也此以其盛者  
言也餘釋見楚茨

俾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  
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以我  
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  
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曾孫  
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  
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曾孫之稼  
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

箱黍稷稻梁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有補音羽軌切敏補音母鄙切說文從文每聲漢書  
敘傳宣之四子淮陽聰敏舅氏遵條幾陷大理

按原本理

字嵇康琴賦器冷絃調心閒手敏觸摠如志惟意所

擬何晏景福殿賦其祐伊何宜爾孫子克明克哲克  
聰克敏子獎理切 倬高也言禾之茂而長也齊甫  
田毛傳曰甫大也古者六尺爲步步百爲畝以今二

百四十步一畝推之則古百步之畝歲得禾百秉秉  
把也十畝千秉百畝十千秉一夫之田數歲豐有餘

積故猶得取其陳以食農人農人壯者則取新以養老歟不獨今有年自古有年諸儒咸以今適南畝爲成王之時殊未安毛傳初不以爲成王亦無思古之說自衛宏作序曰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康成惑於序說故以今爲成王孔疏同之其實牽合文理不然殆平王之時歟平王末年始作春秋東遷之初禍難之餘宜其尙遵周禮當有此詩宏序差謬多矣康成不知序乃宏作謂序作於毛公之先故尊信之又康成不善屬文故於此牽台今適南畝平

燕湖詩傳 卷十四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之時歟毛傳曰耘除草也籽雖本也介其屆字之訛歟詩若是之類多屆至也烝眾也周官自鄙師鄩長里宰皆士也鄰長亦不命之士歟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其祭也宜眾士在焉髦俊也眾髦士皆至而止也朱曰齊與梁同曲禮曰稷曰明粢此曰齊明便文以協韻爾祭法曰其工氏之鬻九州也其子曰后土按原本脫九州也其四字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昭公二十九年傳曰其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爲社郊特牲曰八蜡以祀四方四方年不順成人蜡不通以謹

民則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所謂方者蜡祭歟毛傳曰田祖先嗇也鄭箋云御迎介助也設樂以迎祭先嗇周禮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歆豳雅擊土鼓以樂田峻爾雅釋言云峻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穀者粒食之稱曾孫釋見信南山曾孫來止王視農事也王肅曰農夫務事使其婦子并饁饋也田峻於是至而喜攘卻其左右而嘗其所饁之旨否毛傳曰易治也長畝竟畝也宋曰有猶多也終善且有又言其後秀實而所穫多也詩之所敘不止於一時并敘其終也孟子曰春省耕秋省斂曾孫省斂以其善有而不怒曾孫不怒由農夫克敏于事其有無水旱之交以荒惰而所穫無幾者則王將怒之矣今不怒知農勤有年箋云稼禾也有藁云茨屋蓋也毛傳曰梁車梁也京高邱也孟子曰十二月輿梁成水土之橫橋也稼之高茂如梁庾釋見楚茨庾殆卽今之國不屋其高如京稍低者坻鄭箋云坻水中之高地本秦風蒹葭釋邱云絕高謂之京箋云求千倉以處之萬車以載之箱者車中容物之處其言曾孫之稼蓋以王

者兼統凡萬物之稼皆曾孫之稼也故末章曰黍稷  
稻粱農夫之慶言萬民也農以有年爲慶此箱言萬  
倉言千者公賦也倉稷古道也稷能養粟其遠者則  
爲粟益遠者則爲采地官倉人惟言粟入殆舉其中  
而通上下歟黍稷稻粱備序四者報以介福萬壽無  
疆者以社以方之嘏辭歟介大也孔疏云報我農夫  
以大夫之福使之得萬年之壽無有疆境按少牢饋  
食禮嘏辭亦曰萬年今則萬年唯可施於天子自宰  
相以下不得稱矣古今異禮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  
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既方既皂既堅既好不稂  
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  
炎火有弁淒淒興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  
穫穉此有不斂穢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曾  
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來方禋祀以其  
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覃音潭奔音奄毛詩作有渰萋萋呂氏春秋引詩曰  
有淹淒淒興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注曰淹陰

雲也 熟觀此詩非刺詩而衛宏作毛詩序以爲刺  
幽王非也宏謬誤良多矣止此是詩殆平王時詩歟  
繼甫田次瞻彼洛矣宛然平王之詩也宏蓋拘于孟  
子詩亡然後春秋作歟春秋作于平王之末年餘釋  
見甫田大田者彌望平遠闊大大田多稼者言豐年  
大概既種既戒以下乃從初次第敘之種者藏其種  
也戒者父老戒其子弟相與告戒農事也甚多曲折  
萬狀所戒亦不一其事無所不備覃深也其耜宛然  
有微深之狀故曰覃耜葛之覃兮葉大而蔓墜有深

意實覃實許后稷呱音深廣也覃及鬼方因深生廣  
義今俗謂墜下曰覃又謂善沒者深入曰覃水之深  
曰潭加水以別其字覃文如水一方如潭故加竹去  
水而異其音歟毛傳殆未親見耜徒見易有剡木爲  
耜之義故以覃爲利後儒求其說而不獲靡然從之  
又轉音爲剡又轉字耜字義如此類因古傳注而浸  
訛者甚多今不得已正其字義平聲如字玉曰俶始  
載事也堂下門內之地曰庭禾稊白實密比平偃視  
之若平地而白庭似之故曰庭以田疇廣大成實故



曰碩歟王心順焉故曰曾孫是若曾孫釋見信南山  
穀之狀似楞楞亦可以言方亦有楞方不著而渾然  
如阜實者阜實外皮無楞釋草云稂童梁郭璞曰似  
莠殆非也莠與良苗異類凡草之莠于田閒者皆莠  
也其童苗非其所種弱不能實徒取地力當耘除者  
稂也謂其食良禾而童穉無所成也毛傳曰食稂曰  
蝻食節曰賊釋蟲云食心螟食葉蠃食節賊食根蝻  
郭璞直以蟲食所在爲名陸璣疏曰螟似方而頭不  
赤脰蝗也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或說  
云蝻螻蛄也健爲文學曰此四種皆蝗也實不同今  
或者又以所親見而言曰食苗心者白而稍長如蠹  
書食葉者以所出之糞包身爲衣時露首食苗而其  
所食苗節之蟲似食心之蟲不白而微長殆一蟲也  
食根者螻蛄又禾將實初花時有蟲食焉似螢而微  
大人名之曰天蟬所謂賊者豈是歟或多見食苗葉  
者蝻螻蝗類也大抵未至于墜實則亦可以言穉蟲  
多投火而死農人謂田祖有神如神秉執害稼之蟲  
而付畀于炎火之中焚之也飛蟲赴炎蝻螻爲多

無翼者故不能飛秉畀炎火謂螻蛄蝗類爾韓詩作  
有舛淒淒呂氏春秋作有唵淒淒釋文云漢書作蹇  
祁祁興雲貌世以雲興曰雨至則曰興雨亦可孟子  
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  
周亦助也其在孟子亦意之爾非確然之辭也孟子  
尙誤以禹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云雖周亦助亦誤爾  
公田者閒田敘次役民所耕而藝之者民愛公上故  
有此先公後私之語私私田也民所受之田也平王  
初年避難東遷恐懼勤政民心本善宜有此辭蝗畏  
雨此繼秉畀炎火之後其謂是歟蝗卽螻蛄盛而害  
稼甚則曰蝗蝗于稼將熟則爲害又稼將實尙需一  
雨者不必謂洗蝗而云也棹禾不堅好故不穰而他  
日稍有實則寡婦取焉孔疏云彼處有不穰之槔禾  
此處有不收斂之穢束又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  
有滯漏之禾穢此皆主不暇取唯是寡婦之所利曾  
孫來止王省民之斂也農人務事使其婦子並盭歸  
南畝田官於是至而喜其多稼庭碩也來方禋祀祀  
者以社以方之方也謂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也牧人

之職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國語內史過曰精意以享禋也騂黑異祀祀不止于一也豐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享人鬼祭天神地祇四望以享以祀通言祭祀也以大景明之福神之所嘏也降福明著之謂景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棘韜有奭以作六師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韡韡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燕湖詩傳卷十四

五十四明峻書  
約園刊本

王氏曰洛水東都所在也毛傳以爲洛宗周既浸水者蓋以夏官職方氏河西曰雍州其浸謂洛故以爲宗周鎬京之漑浸水孔安國云漆沮一名洛水然君子至止有平王遷洛之義以作六師有平王避難遷洛作六師修禦備之意君子萬年保其家邦以新遷詩人所祝之辭也是詩言大體漑浸小水不足以入詠衛宏因毛傳遂以爲刺幽王殊未安也以闕睢不言太妣則餘詩固不必辯其爲何人何世之詩因毛衛差誤不得不辯福祿如茨草之繁盛旣同謂朝野

亥平皆受福祿也王氏曰周官凡有兵事韋弁服先  
儒以爲左傳所謂韎韋之附注是也呂曰此詩所謂  
洛指東都也齊人名禱爲韎韐鄭箋云茅蒐韎韐聲  
也孔疏云爽然而赤毛傳曰韠容刀韠也瑋上飾珌  
下飾也天子玉琕而珌珌諸侯纒琕而璆珌大夫鏃  
琕而鏃珌士珌琕而珌珌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  
以有譽處兮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  
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  
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左之左之君子宜  
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按此篇永樂  
大典缺卷

慈湖詩傳卷十五

宋慈溪楊 簡敬仲撰

小雅五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交交桑扈有鶯其傾君子樂胥萬邦之屏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毛詩序謂是詩刺幽王也亦未必然或規風平王歎詩辭無痛切之意不則幽王初年歟桑扈竊脂也詳

慈湖詩傳 卷十五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釋見小宛交飛之多故曰交交毛傳曰鶯然有文章胥相也君子之相交雖盡其歡樂而禮文無缺如桑扈之有文故受天之祜毛傳曰領頸也更韻故更辭爾君子相交相樂而不失其禮故足以爲萬邦之屏衛大抵得乎禮者其致利不一而足禮生於心心正則國正天下正不特萬邦賴之爲屏而已又如翰然興起人心興起治道百辟咸取法焉憲法也然其本原生於王心之不放逸戢斂不放逸也難卻不祥也凶惡之事將累已卻之不受猶難也難難字同惟戢

惟難故動靜云爲無非道無非禮其受福多那多也  
不戢不難則受福不多此有所風也言受福不那其  
風平王情狀則著鄭箋云兕觥罰爵也故王者與羣  
臣燕飲上下無失禮其罰爵徒觥然陳設而已其飲  
旨酒思和柔不爲傲也罰爵之設所以致其戒也彼  
君子相交相樂不以傲慢故萬福隨之我不求福而  
福自來求我矣是章規風之意明矣當時燕飲有傲  
者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居子萬年福祿宜之鴛鴦在梁戢

慈湖詩傳 卷十五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君子  
萬年福祿艾之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  
之

鴛鴦甚美而得賢材似之畢之羅之得賢也得賢則  
無所不利壽考福祿咸隨之矣在梁者不飛而止戢  
其左翼優游安止之態亦喻得賢也廐亦喻賢材在  
廐亦喻得賢摧之秣之喻得賢也艾耆老也綏安也  
得賢爲輔德修政行民安氣和無所不宜詩人愛敬  
稱頌無所不極其至以魯僖公而頌之備極其美平

王初遷恐懼亦有賢輔宜有此詩此詩辭氣無傷今  
思古之意而毛詩序以爲思古之詩且云刺幽王殊  
未安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旣旨爾殽旣嘉豈伊異人兄  
弟匪他焉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弈弈旣見  
君子庶幾說懌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旣旨爾殽旣  
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焉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  
憂心恻恻旣見君子庶幾有臧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  
酒旣旨爾殽旣旨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  
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慈湖詩傳卷十五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補音柏通莫切楚辭九歌柏與若叶并作字叶易林  
鼎之泰柏與落字樂字叶蹇之訟柏與薄字樂字叶  
何邵遊仙詩柏字與樂字叶弈弋灼反說懌弋灼切  
孫莫榮啓期贊榮心溫雅旣夷案原本誤作怡旣懌濁以徐  
清寂然淡泊陸雲喜霽賦懌與作叶 毛傳云頍弁  
貌弁皮弁也說文云頍舉頭也玉藻云天子皮弁以  
日視朝諸侯燕羣臣之禮諸侯朝服用之今毛傳謂  
王皮弁者謂王亦以朝服燕也孔疏云弁者冠之大

名稱弁者多矣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以卽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惟皮弁上下通服之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與冠禮有爵弁無韋弁則知爵弁卽韋弁歟毛傳曰薦寄生也女蘿菟絲松蘿也釋草無薦惟曰唐蒙女蘿女蘿菟絲郭注云別四名詩曰爰采唐矣釋文云在草曰菟絲在木曰松蘿陸璣疏云薦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台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異頰然之弁

服之在首者伊何而服之也所以燕兄弟甥舅也爾酒旣旨爾殽旣嘉其微情謂所少者惟愛敬爾今俚語曰非別人蓋親之之辭也此言非他人兄弟也謂同姓異姓之親也薦與女蘿施於松柏喻同姓異姓之親皆依託於王王宜善撫之愛敬之彼其未見王也憂心弈弈恟恟憂王憂國今旣見君子庶幾悅懌庶幾有臧善也乃不臧善君子王也不悅不善謂傲慢無禮也何期何時也燕禮之時兄弟俱至豈宜有不悅不臧也如彼天將降雪則小霰先集國將喪亡



其兆往往先著是時申侯已怒戎計已合王國破亡  
則兄弟甥舅亦從之亡矣故曰死喪無日相見亦無  
幾矣且樂酒今夕王維姑備宴儀而已安有親親之  
誠意哉無日猶云不久也無多日也人憂慮無如之  
何則曰姑舍且飲酒其情與此同毛詩序謂是詩諸  
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  
危將亡故作是詩也是詩情狀非不宴樂而無禮詩  
言甥舅則不止於同姓而已康成注冠禮謂頰圍髮  
際結項中且引詩有頰者弁爲證及箋毛詩則無是  
說豈悔禮注之未安歟康成自言先注禮後始見毛  
傳禮注有差謬而已行於世不可追改案禮皮弁有  
笄無缺項緇布冠有缺項無笄康成讀缺爲頰然始  
見毛傳謂弁皮弁也故知無缺項禮注誤

閒關車之牽兮思變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  
無好友式燕且喜依彼平林有集維鷓辰彼碩女令德  
來教式燕且饗好爾無射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  
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陟彼高岡析其柞  
薪析其柞薪其葉漙兮鮮我覲爾我心寫兮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四牡駢駢六轡如琴觀爾新昏以慰我心

仰補音五剛切說文作卬 毛傳曰閒闕設牽也變

美貌變者德容之美毛詩序曰車牽刺幽王也褒姒

嫉妒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于民周人思得

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鄭箋云疾褒姒之惡思變

女有德者往迎之以配幽王代褒姒也逝往也季少

也朱曰匪飢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會而心如飢渴

耳毛傳曰括會也德音來會者變女來配則正而不

淫德音聞著思賢女如飢如渴苟變女來配雖無相

燕湖詩傳卷十五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好之友我更燕安且喜樂也式更也今方言多云更

安樂言甚於常時人之常情於相好之友最樂今喜

樂之至雖無好友亦燕且喜毛傳曰依茂木貌平林

林之在平地者也鷓雉也釋鳥雉之屬不一鷓雉鷓

雉烏雉鷓雉不可勝數郭璞注鷓雉即鷓雉也長尾

走且鳴陸璣疏云鷓尾長肉甚美語曰四足之美有

麋兩足之美有鷓麋似鹿而小鷓亦文采而肉最美

有碩德之象碩大也大德之女也邱氏曰茂盛之林

集者維鷓喻王宮之貴宜有碩女居之辰擇吉也思

擇吉辰迎彼碩德之女或曰辰晨也謂昕時昏禮用昏昕取其陰陽之交天地之大義也今以昕辰往迎碩女以令德而來教告於王我則更燕安且將譽王好王無厭射也以女教王雖非禮之常而幽王無道之甚詩人故思碩女以令德來教也雖無旨酒式更飲焉以樂故再飲雖非旨亦庶幾也雖無嘉穀以喜樂故更食焉雖非嘉亦庶幾也蓋其善甚也常情當樂其人則施德惠以與之我雖無德以施於王而喜王不甚更歌且舞蓋其思得賢女來配以代褒姒如

蔡邕詩傳

卷十五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飢如渴之情深思切念若王納賢女去褒姒誠不勝其喜重言複辭至於是也女謂王也德如以德報之德高罔有王之象也幽王昏迷閉固不可告語詩人直欲如析薪析而啓之也大雅旱麓云瑟彼柞楸民所燎矣又曰瑟彼玉瓚則知瑟者堅膩之貌柞薪堅實之薪王閉固似之其葉滑兮滑者扶疏之狀以草醜酒謂之滑伐木云有酒滑我說文云滑酋酒也酋草也醜酒於草中散落則疏矣蓼蕭云零露滑兮露亦疏矣幽王閉塞如頑鐵堅石如柞薪堅固不可啓

告今若如析柞薪析啓也其葉散離而疏不併蔽矣  
但我鮮見王爾覲見也使我多得見王我心將盡寫  
以告王今人患苦人之蔽塞曰安得彼心中玲瓏也  
玲瓏亦疏朗之意高山猶言高岡也亦喻王也王者  
天下所仰景明之行當行之裏似當去頌女當納此  
事理甚著明也安得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迎頌女覲  
見爾之新昏以慰我心耶止猶之也音相近故記者  
不同意亦微異當從之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于

蘇詩傳 卷十五

入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  
我二人

樊補音汾乾切左思贈妹詩樊與篇叶漢書昌邑王

戾太子傳皆作藩古藩亦汾乾切崔駰司徒箴藩與

憇叶晉陽后文藩與賢叶張華詩藩與篇叶案原本七字脫

歐陽曰營營然往來之飛聲毛傳曰樊藩也鄭箋云

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案原本四字脫喻佞人變亂

善惡也言止於樊欲外之令遠物也豈樂也弟順也

豈弟和順君子常稱棘榛更韻爾董氏曰營營說文

作營營小聲也箋云極猶已也孔疏云君子謂今王  
毛詩序曰青蠅大夫刺幽王也孔疏曰二人謂人君  
與見讒之人也構之不已至交亂四國先言四國明  
其罪之大也二人或謂皆見讒者構結也合也讒言  
不一其事亦不一聚合以成其罪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邊豆有楚穀核維旅酒既和旨飲  
酒孔偕鐘鼓既設舉爵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  
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籥舞笙鼓樂既和  
奏烝衍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

卷十五

九

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予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  
彼康爵以奏爾時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  
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僂僂其未醉  
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怵怵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賓既醉止載號載嘷亂我邊豆屢舞僂僂是曰既醉不  
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僂僂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  
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凡此飲酒或醉或  
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  
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叟三

爵不識矧敢多又

設補音書實切關鴻羽扇賦暑氣雲銷獻酬乃設停

神靜思且以永日妍羽翔迴清風盈室

案原本六字脫 疇卽

酬字抗補音居郎切舉也既夕禮抗席抗衾一音剛

張衡思玄賦翼一年之三秀兮適白露之爲霜時暨

暨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抗

案四句從韻補補入的

補音或與

爵爲韻古亦讀子藥切潘岳芙蓉賦丹輝拂紅飛鬚

垂的斐披葩赫散渙熠爚郵補音云集韻一音垂衛

地古字多假借或以郵爲誰若曰不知其誰箋義假

慈湖詩傳卷十五

十一四明樓書

約園刊本

借爲尤漢書凡尤皆作郵然韻不叶嗟倉何反 毛

詩序曰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

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

入而作是詩也左右秩秩意謂下文邊豆整楚彘核

眾旅也謂有秩秩不亂也爾雅訓秩秩爲智非彘雜

也核謂桃梅有核之屬也餘雜物菹醢之屬甚多然

魏風曰園有桃其實之斝則核亦可以言斝箋云和

旨調美也孔甚也眾賓之飲酒威儀齊一箋云鐘鼓

於是言既設者將射改縣也鄭以天子宮縣四面皆

縣將避射當改縣然禮無正文可考惟鄉射禮未旅  
將射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於下孔疏云琴瑟猶遷  
之明鐘鼓之縣改之矣然大射諸侯之禮不言改縣  
何以知天子之禮必改縣鄭爲意說孔因之況大射  
禮亦不遷瑟天下事理不可固執況他無改縣正文  
鄭禮學雖詳亦閒有差誤改縣之說未可信也又況  
作詩異乎序禮鐘鼓當先設而於飲酒孔借之次始  
言鐘鼓既設者以此詩本意言飲酒故先言飲酒況  
言既亦非始設舉醕往來和樂逸逸在禮始酌之曰

獻再酌之曰醕醕卽酬也復其獻曰酢毛傳曰大侯  
君侯也抗舉也有燕射之禮箋云將祭而射謂之大  
射下章言烝衍烈祖其非祭歟鄭更毛傳燕射之說  
改爲大射非也康成不善屬文屢屢而見是詩言因  
烝衍烈祖以治百禮百禮既至於是乎燕射詩言醉  
舞其爲燕射甚明豈有將祭擇士大射而有舞傲傲  
傴僂者乎張侯久矣其始不繫左下綱至將射乃繫  
左下綱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鄉射記云天子  
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

侯書以鹿豕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案大射禮張三侯夏官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是詩惟言大侯益以驗其言燕射孔疏云燕射之禮自天子至士皆一侯上下共射之箋云射夫眾射者也獻猶奏也既比眾耦乃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毛傳曰的質也孔疏云周禮鄭箋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王肅亦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又引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謂之鵠鵠中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槩方六寸也槩則質也舊云方四寸今云方六寸爾雅說之明宜從之此肅意賈逵周禮注云四寸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射儀引此詩云析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求中以辭養也毛傳曰秉籥而舞與笙歌相應烝盛也亦冬祭名衍樂也洽溥也猶備也因祭行禮品節又爲詳矣有酢有嘏有交獻有酬旅有餞有歌有舞有八音有爵賞之施士禮有祀爨而況於天子之禮乎禮文廢滅不可備知總言百禮百禮既至猶盡也而有任事之大夫



士又有不任事之眾諸侯意謂祭訖不可不燕諸侯  
卿大夫士也故鄭謂王爲卿大夫爾雅謂林侯君也  
毛傳亦云林君也又云王大也雖本爾雅然爾雅多  
差失未可盡信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者此  
言祭時先祖旣錫賁我以純一不雜之嘏使子孫皆  
湛樂所謂湛者卽樂之謂也是始天子祭禮中之嘏  
辭有子孫其湛之辭有此釋文也凡與祭執事之大  
夫士及餘不執事之眾諸侯多是吾先祖之子孫及  
異姓之親子孫先祖之錫嘏固欲徧及其子孫也固  
欲咸燕樂也則祭罷豈容無燕因燕而射故各奏爾  
能載則也仇匹敵也王氏曰室人主黨也賓黨入射  
則手敵主黨入射則又手敵康安也酒可以安養衰  
病故飲不中之爵曰康爵蘇曰以奏爾時薦之以時  
物也反反者每每反顧其身也謹於禮幡幡揚動不  
謹重也舍其坐而遷屢舞僂僂飄輕之狀也抑抑卑  
恭也忒忒者抑抑之反也其心忒忒者容不和順不  
知其秩敝醉甚昏甚也毛傳號呼嘏謹也傲傲舞不  
能自正也郵誰也不知其誰醉不知人也箋云側傾

也俄者俄然而側也俄然忽然也傴傴則止於傲斜而已幾於傾倒失足之狀也既醉而出則合乎禮合乎禮則賓主並受其福醉而不出則失禮是自伐其德也飲酒其嘉維不失令儀則可不然則不可也董曰立之監以監之佐之史以書之古之慎禮如此監者司正之謂乎箋云彼醉則已不善復取未醉者恥之言此者疾之也式敬也此戒其勿從反恥之謂謂言也恥之必有其言也戒勿從其言無使至於大忘也非其所當言則勿言非禮事由乎己則勿語其有多飲乎丁寧以戒之也

秦潮詩傳 卷十五

十四 四明敬書  
約圃刊本

由醉之言妄亂之言則罰之俾出童殺羊必有角無童者箋云云俾出無角之殺羊脅以無然之物使深戒也朱氏曰女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識矣況敢又多飲乎丁寧以戒之也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魚何在在藻也藻水草也在藻得其所也韓詩云頌眾也詩意謂其首頌然不亂王與羣臣燕樂有禮不

亂如之王何在在鎬京武王之所居也今王居焉得其所矣當豈樂飲酒豈樂和樂也非荒淫無度之樂也當如魚之和樂不亂如武王之豈樂也而今不然矣傲傲傴僂側弁之俄其亂甚矣有莘其尾魚尾如莘也莘音辛一名細莘蘘草也一根一葉相連此亦眾而不亂之物故以喻之蒲亦水草魚亦在藻又依蒲甚言其得所也王居武王之所居那有其居若此者乎甚言鎬京之美也其意憂王將失其所居矣其亡將不敢明言毛詩序云刺幽王也君子思古之武

王焉言刺非詩人之本情又大悖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鬻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駟載駟君子所屆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紆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汎汎楊舟緜纒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膺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縞音离爾雅釋水作纒毛詩作纒 毛傳曰菽所以  
芼大半而待君子也羊則苦豕則微箋云菽大豆也  
采其葉以爲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牛  
俎乃用鉶藿故使采之孔疏云以鼎煮牛取其骨體  
置之於俎其汁則芼之以藿調以鹹酸乃盛之於鉶  
卽公食記鉶芼是也以草菜地之毛故謂之芼地官  
牛人云凡賓客之事共其宰禮積膳之牛又云饗食  
賓射案原本共其膳羞之牛食亦有牛舉饗則食可  
知矣方曰筐圖曰筐毛傳曰君子謂諸侯也箋云賜

諸侯以車馬言雖無子之尙以爲薄毛傳曰玄衮卷  
龍也白與黑謂之黼箋云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  
黼黻謂絺衣也周禮司服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  
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  
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覲禮天子賜諸侯氏以  
車服鄭注云賜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毛傳曰鷩  
沸泉出貌釋水云濫泉正出正出湧出也李巡曰水  
泉從下上出曰涌釋曰濫檻音義同毛傳曰檻泉正  
出言語助也箋云芹菜也可以爲菹亦所用待君子

也周禮芹菹孔疏云車馬鸞鈴之聲嚙嚙然釋文鸞  
沸音必弗今俗語沸如字於檻泉之水中采其芹朱  
曰諸侯來朝則觀其旂聞其鸞聲又見其馬君子之  
至則有如上之儀物屆至也箋云芾大古蔽膝之象  
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鞞以章爲之其制上廣  
一尺下廣二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脛本曰股  
邪幅如今行膝也偃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孔  
疏云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  
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蔽前者重

古道不忘本是亦芾之元由也毛傳曰諸侯赤芾紆  
緩也孔疏云桓二年左傳曰帶裳幅烏內則亦單云  
偃則此服名偃而已杜鄭皆云今之行膝然則邪纏  
於足謂之邪偃說文曰膝緘也名行膝者言行而緘  
束之彼諸侯之交於天子者非紆緩而怠也故爲天  
子心之所予樂只言君子和樂也天子於是命之不  
止於命之又有福祿以申錫之以山川土田車服器  
物之類也毛傳曰蓬蓬盛貌殿鎮也孔疏曰軍行在  
後曰殿取鎮重之義枝葉足以芘根幹根幹如天子

枝葉如諸侯爲蕃輔故天子之邦得以安鎮無虞萬  
福攸同者凡從君來朝者同被其福祿也不特其大  
臣雖其平平左右羣臣亦率從被其福言並蒙賚賜  
也爾雅釋水曰汎汎楊舟絛縹維之絛縹也縹緩也  
楊木之舟輕浮泛泛得大絛小縹以維之而後安定  
天子如楊舟諸侯如絛縹王畿賴侯國藩維而後安  
定葵心向日如天子心向諸侯先王親愛諸侯其心  
似之牝牛百葉也天子以福祿重重錫賚諸侯申之  
臆之謂錫賚重複也今王優哉游哉緩慢不復紹其

禮亦違戾於先王矣其辭甚婉其愛甚深毛詩序曰  
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微  
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其禍著以微云  
駢駢角已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爾之遠矣民  
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  
兄弟交相爲瘡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  
斯亡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餽如酌孔取毋教  
猥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雨雪濼濼見  
覲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騎雨雪浮浮見覲曰流如猷

如鼂我是用憂

補音遠於圓切易林明夷之漸曰轉行軌軌行近不遠且夕入門與君笑言韓愈閔已賦遠字與賢字年字難字言字叶然則遠字宜音園而補音於圓切失母矣

案韓愈閔已賦已遠與漫漫叶漫補音音稀則遠字音淵故於元切也

補音讓如

陽切禮記左右攘辟注云攘古讓字古文尙書作攘六韜與陽光叶楚辭大招讓與張叶與王叶荀子成相篇讓與王叶急就章讓與莊叶此詩或用韻宜從此讀孫乃刀反屬音蜀讀者音近樹見覘聿消聿韓

張湖詩傳卷十五

十九四明叢書

約音刊本

詩作聿毛詩作曰董呂皆同解許慎作弭言用角抵叩便也許義未盡其如牛羊角觶然歟弛弓則忽反矣兩稍雙反如羽疾飛故曰翮王之背棄親族如之胥相也兄弟婚姻民相倣皆然矣胥亦皆意蓋王教之也王雖未嘗教詔之而身行之民倣之謂王教之可也令善也令兄弟卽今俗云好兄弟裕寬也和樂從容之意其不令者則交相病瘡病也相詬訾相傷害此泛言也雖泛言而意則譏王周偏處西北一方王者統臨天下而曰一方者王失德天下不歸心故

詩人小之止言一方言周之民無良相怨相惡皆王所化也詩人灼見本末源流之所致其端甚微其流禍甚大姑舉受爵不讓一端言之受獻爵殊無遜讓之容此不敬之心其過似微而其末流致亡乃已當時蓋有其事亦假以明王之將亡也作詩者其父兄尊者者乎以老馬自况反為駒言其時反以幼穉相待不加禮敬以少陵長以卑陵尊呂曰彼慢老者獨能長少而不老乎所謂不顧其後也如若也食則甚宜者心好之而務餽飽酌則甚取而務多孔甚也且

言後生輕侮貪饕之狀古又以如為而屢見大戴禮獠猴屬自能升木輕薄小人自好陵犯長上而王又教以助戲侮其長老如泥塗又加其塗以附益之詩人於是思君子有徽猷猷善道也上有善道則小人咸服屬而自化不至如今俗習惡毛傳曰晁日氣也小人道長小人陰類如雨雪濕濕得陽和之氣卽消化矣是時心莫肯為善棄其下之親族矧更居愚驕乎式更也詳釋見式微婁愚也惟愚故驕聖賢未嘗驕惡驕者故加愚字毛傳曰蠻南蠻也髦夷髦也



孔疏云髦四夷之別名今上下胥然於親族無禮義  
仁恩如蠻夷矣我是用憂憂其無道必致禍亂也毛  
詩序曰角弓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  
怨而作是詩也

有苑者柳不尙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  
子極焉有苑者柳不尙惕焉上帝甚蹈無自察焉俾子  
靖之後子邁焉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  
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案此篇承樂  
大典缺卷

卷十五

王西明箋詩  
約圖刊本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  
民所望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  
見兮我心不說彼都人士充耳琇寶彼君子女謂之尹  
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  
卷髮如蠶我不見兮言從之邁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  
伊卷之髮則有旗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鄭箋云城郭之域曰都呂曰都人士者卽喪服傳所  
謂都邑之士所以別野人也陳曰周鎬京也毛傳謂  
周忠信也此雖本之春秋國語然非聖之言穿鑿也

取迂儒常態穆叔曰忠信爲周左氏知其未安已削之矣楚子囊卒君子謂子囊忠思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此義亦未白學者習說不可盡信皇皇者華之周周徧也此都人士之周西周也都士之行歸於周家所行之道謂合乎文武所行之道萬民之所仰望也箋云臺夫須也以臺皮爲笠陸璣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以爲蓑笠毛傳曰緇撮緇布冠也孔疏云撮言小撮持其髻而已呂曰君子女者貴人之女綢者以絲周之其卷髮之纒歟如而

也屢見大戴禮以而爲如古語也以首相近故記者或作如或作而也綢其髮而直也緇直而髮而猶其也亦古語也書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我今不見斯服矣傷禮服之亡習俗趨於薄故我心不說毛傳曰琇美石也王肅云以美石爲瑱塞竇其耳朱曰尹吉未詳箋云吉讀爲姑尹氏姑氏周室婚姻之舊姓也言有禮法苑中草木繁積故言積曰苑積結不散憂之深也毛傳曰厲帶之垂者箋云而亦如也而厲如鞮厲也鞮必垂厲以爲飾厲字當作裂蠶螿蟲也尾末

捷然似婦人髮末曲卷然左傳桓二年螿厲游纓昭其數也杜柱云螿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春秋紀褻繻或作履綸鄭或以厲履裂聲相近取裂之義歟鄭必以而爲如殆不必也鄭不善厲文不解垂厲之文耳當從毛傳說文長尾爲螿卷髮如螿以纒卷髮也我不見兮見則從之往矣邁往也言我心敬之歸之匪伊特垂之帶則有餘帶當有餘有餘則有垂者今不見垂者是其時特不垂其帶俗尚新奇也昔君子女匪特卷之以髮有旗揚者故以纒卷之

卷南詩傳卷十五

王三四明叢書

約隔傳本

也毛傳曰旗揚也吁吁之音而字訛歟卷耳曰云何吁矣毛詩序曰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掬子髮曲局薄言歸沐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之子于狩言輶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其釣維何維魴及鱣維魴及鱣薄言觀者

鄭箋云綠王芻也詩雅釋草云菘王芻郭注云菘葍

今呼鳴腳莎楚辭曰蕢藜施以盈室王逸云終朝采  
綠箋云綠易得之草終朝采之而不盈手憂思不專  
於事毛傳曰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沐非爲  
容飾也久不沐櫛太甚故薄沐也出而采綠曰予髮  
曲局矣歸而薄沐乎箋謂君子將歸故我沐也康成  
不善屬文故曲推而文不然毛傳曰衣蔽前謂之緝  
箋云藍染草也朱曰五日去時之期也六日不爲期  
期而不見也詹與瞻同箋謂五日爲五月之日六日  
謂六月之日鄭意以六日不歸何還憂思之甚故云

云亦猶幽風曰一之日二之日謂十一月十二月然  
六日不詹非謂六日卽憂思深也自六日不瞻以來  
至於今積思而憂深也後漢劉瑜上疏曰天地之性  
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  
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箋云之子謂君子也邱  
氏曰是子往獵我則爲之納弓於鞞中往釣我則爲  
之緝繩於竿今遠行役役久而不歸思其如此而不  
可得也孔疏云言綸之繩與之作繩也得魚之盛頗  
有觀者故曰薄言觀者俗本觀作覩定本集注並作

觀毛詩序曰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牛補音魚其切楚辭天問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九章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招魂敦厥血拇逐人駭駭桑自虎首其身若牛易林履之蠱

蘇湖詩傳

卷十五

十五

四明叢書  
蘇湖詩傳

曰齊景惑疑孺子口牛蠱之同人曰伯氏殺牛行悖天時咸之小畜曰許人買牛三夫爭之頤之遯曰豶豕童牛害傷不來來陵之切 嵩高之詩言宣王邑申伯於謝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徹申伯土田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此詩言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工役既大故用師旅原隰既平泉流既清蓋用徹法治其土田而爲溝洫也芄芄黍苗陰雨膏之蓋南行之役徒所見因感召伯見勞之恩故卽所見黍苗蒙陰雨之所膏潤以喻之鄭箋以任爲負任未安遠行

不可負任負任而遠行則太勞任者任之以事任輦以輦所當載任車以車所當載任牛以牛所當挽下文徒御師旅四類此輦車牛三物不必與下文齊同鄭豈拘於同下文耶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是詩蓋訖役將歸時所作歟徒行者御車者夏官司馬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成之者成其邑謝之功宣王欲邑申伯以報其功邑成則王心寧矣毛傳初未嘗言刺幽王而衛宏作序則曰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宏蓋拘於世次故強歸

幽王且情人鄭文公時詩而置於莊公昭公詩之前詩經秦火口誦所傳難執世次況宏序謬誤良多不可盡信孔子所取大旨固不在其人與世而宏謬大甚不得不辨鄉師治其輦注云輦人挽行載任器也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薄笨車周曰輜

輦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

之

愛補音許既切說文從心悉聲徐鍇繫傳曰悉者惠也古文尙書悉古愛字集韻悉許既切周易富家大吉順在位也王假有家交相愛也楚辭九章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傳幹皇后箴臣猶是緣竊弄神器故禍不出所憎常出所愛袁宏三國名臣贊滄海橫流玉石同碎達人兼善廢己存愛楊戲贊吳子遠車騎高勁惟其泛愛以弱制強不陷危墜皇甫謐

慈湖詩傳

卷十五

五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釋勸若實可謂習外覩之暉未覩幽人髣髴也髣髴方未反見俗人之不容未喻聖王之兼愛也若字形則當如方言所載揚雄答劉歆書與說文古篆從悉從久其義與音昭然可見郭璞方言注用此字自是之後不復見矣 隰桑之盛如此足以濟利生人以其可蠶也故人心喜見之故取以喻其喜見君子之心當是久亂忽見君子故其樂甚也君子之德音甚膠固不斷絕也吾心愛君子不謂相去遐遠而憚於往見也大抵善類之愛其善類中心懷之常不忘也是

詩殆以有君子在位遠方之士慕德而往見之喜而  
作也而衛宏作序文謂刺幽王謂思見君子熟觀本  
詩曰既見君子非思也此又宏拘於世次之故也是  
詩之作或宣王之初歟毛傳亦無刺意亦無思見意  
孔疏曰夏書傳曰下溼曰隰桑非能水之木而言其  
美者以桑宜在溼潤之所隰近畔無水宜桑毛傳曰  
沃柔也幽黑色也

案孔疏曰以下  
原本缺今補入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英英白雲露  
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漉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

慈湖詩傳 卷十五

五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傷懷念彼碩人樵彼桑薪叩烘于煇維彼碩人實勞我  
心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燥燥視我邁邁有鷺在梁  
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鷺鷥在梁戢其左翼之  
子無良二三其德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  
疾兮

案此篇永樂  
大典缺卷

縣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  
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縣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  
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



之縣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  
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是詩微臣感其所蒙飲食教載之大臣而作也而衛  
宏作毛詩序乃反之曰刺者蓋意周衰亂世必無若  
此仁惠之大臣故反之以爲思古之詩而本詩情狀  
非思古也觀詩固不可執其世其閒大臣豈無一人  
能憫徒行小臣之忠勞也此事雖甚微然道無大小  
其恤下之心感惠之心皆善心正心卽道心也聖人  
取焉大學篇引縣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

慈湖詩傳 卷十五

二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繼引詩曰穆穆文王於緝  
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  
孝爲人父止于慈大學一篇非聖人作道一而已此  
心常覺常明曰仁其散見於諸善不一其此心之見  
於恭曰敬見於事親曰孝見于惠下曰慈而大學裂  
而分之殊爲害道毛傳又祖其說以釋是詩曰鳥止  
於阿人止於仁枝蔓轉涉失本詩之情遠矣行勞甚  
於是休止有如何之歎焉止丘阿卽所見以喻己之  
休止而已非有深義孔子舉此詩以明別意觀詩者

不可執以釋詩而況可又祖大學之言乎有大臣者  
憫其勞飲之食之從容之次又教之誨之又命後車  
語令載之巨隅巨側特更韻爾豈敢憚於徒行恐不  
能疾行以趨以從大臣之車也畏恐也趨行疾也爾  
雅云極至也恐不能至今勞憊於道途者亦有此言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兔斯首炮  
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  
有酒酌言酢之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醕  
之

燔音煩補音汾乾切曹大家蟬賦有翩翩之狡童運  
微黏而紛纏委厥體於膳夫歸炎炭而就燔左思魏  
都賦琴高沈水而不滯時乘赤鯉以周旋師門使火  
以驗術故將去而林燔曹植琴瑟歌願爲中林草秋  
隨野火燔灰滅豈不痛願與枝葉連陶潛遇火詩正  
夏風長急林室頓燒燔一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  
毛詩序言不以微薄廢禮是也而曰大夫刺幽王上  
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宰饗餼不肯用故思古焉則  
不可必也雖至亂之世豈無一人一事之善而必曰

古之人是絕滅人之道心大不可也毛傳曰瓠葉庶人之菜也鄭箋云亨熟也熟瓠葉者以爲飲酒之菹也王肅孫毓云惟一兔頭爾諸儒必曲取以爲一兔非也三章者皆言兔首不及其餘瓠葉兔首雖至微薄而采之亨之炮之燔之炙之誠意所將嘗酒而獻之酢之醕之誠敬彌著是謂道心人皆有是心而自不知其爲道也故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致之儀禮初獻次醕次酢酢者報所獻也獻至於再則謂之醕醕卽酬字毛傳曰炮加火曰燔炆火曰炙此君子窮而在下者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矣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有豕白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東征之士所見或以爲喻非繼曰山川悠遠維其勞矣其情狀承接上文別無義喻曰不皇朝矣不忘君之情也沒盡也山川悠遠何得至於盡而止也此中途之情不皇出者不暇有他適

也出適也豕涉波月離畢皆霖雨之先兆途行畏雨  
情見於此也是詩正矣無邪思矣無邪道也孔子取  
焉而毛詩序曰下國刺幽王也蕃服反之荆舒不至  
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是詩本無刺王之情而  
序誣之不明本詩之正情不明正情之卽道故支離  
旁說徒亂後學況序文多意度妄謬不可盡信易曰  
離麗猶附也月離畢星則雨毛傳曰畢濁也鄭箋曰  
豕性能水案毛傳以下原  
本脫今節補

茗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茗之華其葉青

慈湖詩傳卷十五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牂羊墳首三星在鬻人可以食  
鮮可以飽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草不玄何  
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  
征夫朝夕不暇有芄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  
道

案二篇永樂  
大典缺卷

慈湖詩傳卷十五

慈湖詩傳卷十六

宋慈溪楊簡敬仲撰

大雅一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疊疊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太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

慈湖詩傳卷十六

一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辱王之蓋臣無念爾祖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命之不易無邊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躬補音姑宏切說文躬從呂或從弓弓聲本如肱周

易震不于其躬于其鄰又曰艮其限危薰心也艮其

身止諸躬也

案原本四句脫

班固東都賦登靈臺攷休徵俯

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又與稜字叶崔瑗祭和帝文

元景寢曜雲物見徵馮相攷妖遂當帝躬韓愈祭嫂  
文苟容躁進不顧其躬祿仕而還以爲家榮天補音  
鐵因切 文王與天一也於者歎美之辭昭者光明  
不蔽之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文王有天道紂失  
天道天人一也人心去紂故天命亦去紂而在文王  
矣有周不易顯乎帝命不亦時乎適當其時也紂大  
惡文王盛德時適相值故帝命去紂而在文王不顯  
不時朱謂古語聲急而然詩人見文王之心卽天之  
心文王之所爲卽上帝之所爲如升陟於天在帝左

琴湖詩傳 卷十六

一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右親承帝命降而行之於天下也疊疊不息也惟不  
動乎意故能不息也動乎意則有作必有息不動乎  
意故能無作亦無息舜之惟精惟一此也禹之安女  
止此也文王之不識不知此也文王之德不息故令  
聞不已爾雅云哉始也天於是始陳示錫命於周天  
不言不爲人心歸周卽天命在周也人心所以歸周  
者甚著則天之所以錫周者豈不亦著爾雅云侯維  
也侯文王孫子謂文王有聖子賢孫又足以繼承文  
王也謂文王又有子有孫也文王之孫子其本適爲

王其支庶爲諸侯世世有德繼繼承承可以百世也  
不惟文王之孫子光顯凡周之士亦世世光顯以文  
王道之所成又擇其尤賢者而任之也詩人之辭始  
也以不亦顯爲不顯其後流傳習熟則卽以不顯爲  
顯不復問上下文勢不顯亦世此之謂也世世之所  
以顯者以其猶之小心翼翼也猶猷也道也翼翼而  
敬無放逸故無所失道道卽文王之道也其道大故  
曰皇皇大也思語助辭也他國賢士甚寡惟周賢士  
甚多如特生於國也說文楨剛木也上郡有楨林縣  
一曰築牆具題曰楨旁曰幹廣韻云女楨冬不凋木  
也樓尚書云女貞卽今之冬青惟木之剛者可爲楨  
幹多士爲周之楨幹文王以生多士而寧文王不大  
聲以色故曰穆穆緝者緝理於思爲細微之閒熙有  
理順之義緝熙者進德精微之謂進德之實非思也  
非爲也惟可以言敬敬非思爲也惟可以言止止非  
思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而不屬於爲所謂不識不  
知者此也惟精惟一者此也安女止者此也文王之  
所緝熙者此也惟不動乎意不屬乎思爲故熙順融

釋如點雪之融於水微雲之散於太虛其緝熙於思  
爲微細之間融釋於無思無爲之妙如此豈不甚美  
而可數服哉故曰於惟其道心不識不知故聲音不  
大形色亦不大而見爲穆穆假大也假哉歎天命之  
大哉爲絕句天命連下文是詩頗有參差不齊之語  
不可拘執天命有商之孫子其麗數不止於億盡命  
作諸侯於周六服之中既盡也服之爲言服從也服  
事也毛傳謂麗數也曰億者每國之公族子孫甚眾  
也商之諸侯而今服於周見天命之無常武王擇殷  
士之可用者亦用之故虜敏之士助裸將于京師裸  
者裸鬱鬯所以將誠通之於神故曰裸將天官小宰  
凡祭祀贊裸將之事鬯殷冠既歸周執禮而猶殷冠  
者當是武王初有天下制作未定故殷士尙得服殷  
之黼裳鬯冠詩人見殷士黼鬯裸將于京而傷之故  
以爲言因以戒成王曰王之忠盡之臣得無念爾祖  
文王之德乎不敢指成王而曰蓋臣實戒成王也念  
爾祖文王之德則無敢放逸則天命可以永保周士  
未遽至於裸將繼周者之京也無放逸則德修矣德



修則天命在我矣可以永永配天之命多福非自外  
至自求之而已矣自求之者無他也無放逸也無動  
乎意也安矣止也是數語者一也師眾也失眾心則  
人去之天亦去之方殷之未喪失眾心則與人同心  
與天同心是謂配天宜鑒於殷今殷失眾心而人去  
之天命去之於以知天之峻命不可容易再言命之  
不易者致意之深戒成王之切遏抑也毋遏抑爾躬  
至於卑下也放逸則卑下矣當昭德義之令問此非  
外飾而撰作之也問望由德義而宣昭無義問者中  
心之無義也動乎意而放逸則爲無義矣有又也又  
當憂虞恐又如殷之降喪自天也欲知天心乎而人  
常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可測度於是教之曰但  
法則文王則萬邦自孚信我之德矣載承載也上天  
之所承載者何所有也上帝雖有名而不可見無聲  
無臭而不可問作是詩者灼知文王之卽天故確然  
曰儀刑文王則得天道矣萬邦之心不計術而馭也  
吾心不動乎意則無逸無逸則無私無私則與人心  
同矣與天道亦同矣天人形若有異道無異人心卽

道故曰道心不動乎意常虛常明何思何慮安女止  
是謂精一是謂帝則是則無聲無臭者此惟自省自  
則者知焉作是詩者其周公乎聖人之言也毛詩序  
惟曰受命作周也是何足以明是詩之大旨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  
不挾四方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  
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  
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同以受方國天監在  
下有命既集又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

蘇詩傳 卷十六

六十四明 蘇詩

約圖刊本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  
暹于渭道舟爲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  
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變伐大  
商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  
無貳爾心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彭彭維師尚父時  
維鷹揚亮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案亮字楊氏從韓詩

身補音尸羊切苟卿成相篇天乙湯論舉當身讓卞  
隨舉牟光道士賢聖基必張易林蒙之垢曰足動目  
矚喜未加身舉家蒙權吉利無殃渙之克曰昭公失

常季氏悖狂遜齊處野喪其龐身蹇之兌曰機餌設  
張司暴子良范叔不廉凶害及身倪牽徧反倪韓詩  
作磬案原本亮韓詩作亮毛詩作諒或作涼 明明

在下天明照在下者之善惡也赫赫在上天明威之  
可畏也天難忱信爲王者不易難也天既以紂爲殷  
適嗣而位天位矣乃又使不得挾四方而有之然則  
天果難忱難恃也毛傳曰摯國任姓仲仲女也自彼  
殷商之國中來嫁於周朱曰自周而言則諸侯皆殷  
商也京周京也曰嬪于京其國史所書之辭乎是謂

大任大任及王季皆維德之行事上帝之道不在乎  
他在乎善而已矣人性本善意動而遷斯喪厥善小  
心翼翼不動不遷是謂善事上帝懷藏也多福乃懷  
藏於文王小心之中不在求之於外也亦文王篇自  
求多福之意也進德疊疊不復回轉故四方師之文  
王遂受四方之歸也天監在下紂惡既盈維周世世  
修德至文王之德益盛則天命自然集於周載年也  
文王初生大姒作文王之配合在洽之陽毛傳曰洽  
水穀梁傳曰水北曰陽渙厓也朱曰嘉昏禮也前漢

地理志馮翊有邵陽縣

案原本三字脫

冷水之陽渭水之浹

莘國所在是爲大邦子爲大妣大妣盛德配天天使配文王文王爲天子則王后非天妹乎倪者灼見也灼見大妣之爲天妹也說文謂倪譬喻許慎不明天人之一致也何以喻爲心疑而強爲之說也字作人見曷爲譬喻人心無私之心也大妣寤寐思求淑女以配君子此天地無私之心也無私卽道心後學不知道不悟中庸之心卽天道故自昏自蔽自棄而又疑大妣非天之妹文王行嘉禮於大妣止語助也納采

齊湖詩傳卷十六

八四明叢書

約題詞本

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嘉禮之吉事也祥者吉之初兆也天生大妣作文王配初祥既兆至於文王親迎于渭則其祥於是定矣造舟爲梁孫炎云比舟爲梁也杜預云河橋之謂也孔疏云繼大任之女事天命文王於周京續繼女事維莘國爾賓維長女行猶嫁也詩云女子有行篤實也實生武王保右武王命武王變伐大商變和也聖王之征伐豈得已哉奉天命平大亂誅君弔民歸馬放牛是謂變和之伐非暴怒之伐旅眾也矢陳興起也孔疏云牧野紂南郊箋謂

諸侯予我也予雖諸侯而興起自上帝觀武王則曰  
女帝臨護之又命之曰無貳爾心恐其以紂眾如林  
之盛而疑懼也所謂天命帝命天帝不言卽人之所  
言人心恐武王之疑貳故謂上帝亦恐武王之疑貳  
凡人事之所成卽天命之所成車宜檀木毛傳曰煌  
煌明也駟馬白腹曰駟本爾雅釋畜文郭注云駟赤  
色黑鬣肆猶遂也有無所畏忌之意爾雅釋詁云亮  
介也左右亮也韓詩傳云相也毛傳曰佐也大公望  
爲大師號曰尙父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股  
齊也家曰呂尙國語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  
以夷則之上宮畢之則雨止矣詩人喜其會戰之朝  
清明也故云毛詩序曰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  
武王也此序旣失詩旨又不足以明文王武王之德  
徒爲蕪贅

縣縣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  
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  
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膺膺董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  
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

迺直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  
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球之墜墮度之  
費薨築之登登削屨馮馮百堵皆興磬鼓弗勝迺立皋  
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駮  
矣維其喙矣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  
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爾雅釋草云𦉰𦉰其紹𦉰舍人曰𦉰名𦉰

案原本  
誤作𦉰瓜

也邢疏云紹先歲之瓜瓜蔓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

之大瓜以其小如𦉰故謂之𦉰周推本始繼繼承承  
如瓜蔓生繇延不絕初𦉰雖小而後滋大生民篇以  
后稷爲民詳觀是詩通上下皆曰民謂周之子孫與  
凡周之民歟孟子莊子呂氏春秋皆言太王亶父居  
豳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以犬馬以珠玉俱不得免  
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  
聞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遂去豳邑于岐山  
之下孟子作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  
市毛傳亦引此於是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又曰周京

漆沮之間也案杜水出杜陽山東南流左會漆水逕岐山西爲岐水而屈逕周城南歷周原下徐廣曰漆水出杜陽西岐山許慎亦曰漆水出岐山杜陽縣有漆溪謂之漆渠又西沮水出北地郡直路縣燹石山東南流屈而夾山西流又西南逕宜君川又得黃嶽水口乃東南逕祜縣夫宜君之南與今邠州接壤邠卽豳今邠州有古豳亭有枸邑城古鶉觚縣漢地理志右扶風郡有豳國公劉所鄉詩豳國公劉所都而鶉觚乃在北地郡則知扶風郡與北地郡接壤今邠州西南接鳳翔府扶風郡界不過六十里本府之岐山又本府之東四十里則岐山與邠州益近岐山去沮水亦不遠則岐周之地有杜水沮水漆水明矣而鄭箋輒異毛傳而謂公劉遷豳居沮漆之地又謂陶復陶穴本其在豳時也箋義殊未安豈有自公劉居豳以來至於後古公亶父皆穴居而未有家室乎此斷斷乎無是理康成不善屬文每每見其箋注文理不順於是益驗然地理志扶風杜陽注云詩自杜沮漆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

地古書多差況非聖說此奚足信以本詩本文熟讀  
之文理甚明非言幽地言古公亶父初遷岐周之事  
也康成謂幽在岐山西北四百里亦然今考地理岐  
山邠南下甚遠孔疏謂禹貢之漆沮與詩之自土沮  
漆別又謂詩之沮水則未聞何地曰未聞者考之未  
詳歟謂禹貢之漆水異乎詩之漆水則誠有故也岐  
山所出之漆水在漆縣西惟與杜水合南至美陽縣  
而南流於渭初未嘗與沮水合也故孔疏云異禹貢  
導渭會於澧又東會於涇又東過漆沮入河者以沮

水一名漆沮沮水入洛洛水入渭然則此二沮漆水  
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沮水是水之入渭然則二漆沮  
水與前所言漆水出岐山與杜水合而入渭者又異  
矣大抵渭水之北涇水之東水名漆沮者三矣禹貢  
曰又東過漆沮不曰會而曰過者樓尚書云兩川相  
似而合曰會大川所過而小川隨之曰過小水入大  
水曰入漆沮小於渭古公之將遷岐必先相其地始  
至岐山陶土爲穴而居未有家室來朝謂後朝之日  
儀禮所謂來辰者自明日以後凡後來之日皆謂之



來也古公既相地至來朝遂與其妃姜女來胥相其所居宇居也孔疏云古公猶云先王先公也大王追號魯頌闕宮云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蓋以去豳居岐豳人從之如歸市四方悅其愛民而去國王業由此而始故詩序曰絳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孔疏引說文云陶瓦器竈也案原本有誤今改正蓋竈以陶去其土而爲之故謂之陶說文云穴土屋也覆地室也許氏淮南子注云復重窟也上古穴居野處古公時殷世古質雍州地高尤宜穴居岐周西夷之地遠俗

益近古故以穴居爲常今俗猶謂取土而出之曰陶所謂陶復陶穴者陶之復陶之謂穴以居乎自爾雅訓釋猶多謬誤前儒訓釋亦難信釋水云澣水厓率循也胥相也今俗猶以觀視爲相相字平聲得非字義本因相與觀視曰相而胥相同義乎箋云臚臚肥美釋文曰葦音謹廣雅云葦藿也今三輔之言猶然藿徒弔反說文云藿葦草也內則曰藿宜枌榆釋草云芟葦草郭注云卽烏頭也音斬本草謂煎之則殺人然則生食之亦可乎茶釋見衛谷風葦茶甘如飴

以地之肥美也莆田鄭氏曰飴餈也周禮春官華氏掌其燠契以待卜事注契龜之鑿也箋云時是也卜從則曰可止居於是可作室家於此也宣開也今俗謂初作田曰開荒自幽遷岐必率循西之澗而至岐陽大王居岐之陽凡函人自西而徂東從大王而遷岐陽者皆執事効勞周徧也皆也箋云繩者勞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既正則以索縮其築板上下相承而起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翼翼者廟檐如羽翼也說文曰球盛土於器也毛傳曰球築也劉熙

羣胡詩傳

卷十六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云藁盛土籠也王氏曰度傅土也蘇氏曰削屢重複削治也隕隕取土於藁眾多之狀也藁藁傅土者眾多之聲也登登築土寢高之謂也馮馮張氏曰削土聲箋云五版爲堵李氏曰公羊傳五版爲堵五堵爲雉何休以爲堵版廣尺許慎五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版五版爲堵版廣二尺積高五版爲一丈考工記匠人注云雉長三丈高一丈左傳隱元年杜注云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毛傳曰礬大鼓也長一丈二尺周禮曰以礬鼓役事

人聲之盛鼙鼓弗能勝也朱氏曰書天子有應門春  
秋魯有雉門禮記魯有庫門家語衛有庫門皆無云  
諸侯有皋應者則皋應爲天子之門明矣意者大王  
之時未有制度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  
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也箋云諸侯之宮外  
門曰皋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  
雉箋義殊未安孔疏云襄十七年傳宋人稱皋門之  
誓遂謂諸侯有皋門而左傳乃曰澤門之誓非皋門  
也杜注亦曰澤門非訛誤也然則疏謂皋門之誓當

其心記之訛歟又案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子家子  
謂兩觀爲僭以觀者臺土之加高者也於以知雉門  
非僭而康成謂天子加以庫雉何也康成殆以魯得  
用王禮故魯有雉庫以未見家語故不知衛有庫門  
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無皋  
應特其制似之爾闕大也將將人出入之多也豕土  
社也禮國主社主也尊之曰豕土毛傳曰起大事動  
大眾案原本四字脫必先有事乎社戎大也醜眾也戎亦有  
兵義肆猶縱其愠怒我者不珍絕謂昆夷數侵侮而

亦不足以隕墜我之令問孟子答貉稽引此詩謂文  
王也觀此詩蓋序大王以來至於文王之事亦不止  
言文王樓尚書謂孟子斷章取義但取此詩以言文  
王又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擲柏舟之詩孔  
子本無與及其久也我之植木拔拔其盛行道之人  
兌然而四國之人咸歸之國勢盛強昆夷畏其盛服  
其德故疾趨而來服維其喙者言其敬畏而形容之  
也謂疾趨維喙息而已不敢有他也孟子曰文王之  
事昆夷以大事小箋云柞櫟也椹白椹也陸璣疏云

周秦人謂柞爲櫟釋木云椹白椹注云椹小木叢生  
有刺實如耳璫紫亦可啖陸璣疏云三蒼說椹卽作  
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爲白椹今人謂之白球二  
說不同未知孰是易曰兌說也丘氏曰混夷當爲昆  
字之誤也毛傳曰駝突也說文曰駝馬疾行貌呂曰  
喙張喙而息也蘇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  
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毛傳曰虞芮之君  
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  
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

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蹶者動之疾也生者虞芮之善心由中以生也孟子曰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虞芮之爭心忽變而爲讓心何其疾也此實文王之德有以感發之故曰文王蹶厥生謂文王發動其善心也而文王退然而不敢當曰予有疏附之臣爾予有先後之臣爾予有奔奏之臣爾予有禦侮之臣爾謂皆羣臣之力爾此蓋當時有稱贊文王之德者故文有此讓解者歟疏者遠臣也附者近臣也行則在我之先者在我之後者皆輔佐我以正者雖奔奏小臣亦吉人善士禦侮雖無所先不得已而命將率以禦之其將率皆行文王之德意無暴無怒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之狀則文王禦侮之臣亦輔文王之德文王之臣無非聖賢文王此言亦非徒謙而空言也文王之謙讓若是益以見文王之盛德故詩著之

芄芄棫樸薪之標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

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溟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  
于邁六師及之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  
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易剡木爲楫漢書忘維楫有風波舟楫之危或言能  
度水不用舟楫皆此讀 自文王大明縣而下皆成  
王時所作之詩故曰文王曰武王至於棫樸其武王  
時周人贊勉武王之詩歟毛詩序惟言文王能官人  
而不及武王殊未安文王能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何止於能官人而已其言辟王或通言文王至於周

王子邁六師及之則惟言武王爾文王不可以言六  
師人材之盛如棫樸之薪左右皆髦俊之士櫛積也  
聚積人材固由選擇而人才之盛亦道化作成之功  
至於武王征伐或巡守六師及之皆有德有造之人  
也盛矣哉觀文王伐崇攸馘安安有德之容則知文  
武之時作成人材之盛有至於此其曰趣之曰及之  
曰峨峨皆髦士攸宜之意狀有不可形容之妙倬彼  
雲漢爲章于天其變化之所及者廣矣今周王方壽  
考未艾豈不能作人於遐遠乎以紂積惡化亦廣故

今有望於武王盡作成遐遺之人也武王聖學如追  
琢之章其性如金玉之質玉其勉勉無怠綱者道德  
之本紀者禮樂刑政之詳本末具備德之流行速於  
置郵而傳命無不有德有造矣毛傳曰追雕也相質  
也椽白椽也樸枹木也釋木云樸枹者郭注云樸屬  
叢生者爲枹考工記云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  
至注云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此言椽木僕附叢密  
芄芄然盛也趣趨辟君也溟舟行貌楫櫂也烝眾也  
邁往也倬高也半圭曰璋箋云璋璋瓚也祭祀之禮

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郊特牲云灌以  
圭璋祭統云君執珪璋裸尸大宗伯執璋瓚亞裸王  
肅云羣臣行禮之所奉顧命曰太保秉璋以酢王肅  
說爲安爾雅云峨峨祭也爾雅義多差謬奉璋可以  
言助祭峨峨者璋之狀其高峻巍峨非祭也又考工  
記玉人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案原本四字脫射四寸  
厚寸黃金勺有櫜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其宗人  
與祀奉此三璋於天子車馬之前歟又云琢圭璋八  
寸以頌聘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

治兵守又云璋邸射索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餽然則  
王左右奉璋亦不特於祭覓之靜觀是詩所謂于邁  
大師及之其追記武王伐紂之事歟抑記武王巡守  
薄震之師歟辭氣舒徐和緩殆言巡守時邁之事爾  
抑總言之歟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千祿豈弟瑟彼玉瓚黃  
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鶩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  
君子遐不作人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  
福瑟彼柞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莫莫葛藟  
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蔡湖詩傳卷十六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毛傳曰旱山名也麓山足也千求也玉瓚圭瓚也黃  
金所以飾流鬯也箋云黃流秬鬯也榛栗屬簡兮山  
有榛陸璣云楛其形似荆而赤莖似蒼上黨人織以  
爲斗筲箱器又屈以爲釵榛楛濟濟福祿之盛似之  
於是稱贊君子以求福祿者以豈弟而已豈弟之  
道何道也豈和樂也弟孫順也君子之和樂孫順初  
無意說也融融怡怡是謂道心舜所謂精一執中者  
此也禹所謂安女止者此也孔子所謂孝弟之至通



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者此也詩云自求多福此之謂也君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

堅賦貌考工記玉人之事裸圭尺有二寸

案原本尺字脫有

瓚以祀宗廟

案原本脫宗字

此詩箋云圭瓚之狀以圭爲柄

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殷王帝乙之時王季

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毛傳言金飾鄭言其詳蓋據

玉人大璋中璋邊璋之制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

寸衡

案原本訛作衡

四寸有稜故意圭瓚之制亦同詳觀王

人太文裸圭瓚與三璋黃金勺之文隔絕甚多文理

蔡邕詩傳卷十六

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未見其同毛鄭說俱未安孔疏謂秬黍一秬二米

釀爲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鬱金色黃如金

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以璋制考之則裸圭之瓚

如勺歟其勺用瓚玉故圭勺名瓚歟孔叢子子思曰

吾聞之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

西受圭瓚秬鬯之賜孔疏謂鄭不見孔叢子書其言

帝乙之時或當別有所據是章言受圭瓚秬鬯之賜

爲福祿惟君子豈弟福祿所以降也攸所也謂福祿

因豈弟而降也說文云鳶鳶鳥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喻豈弟之德所以感動人心而興起之也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爾孔子所以能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所同者自然相感應也文王之所以蹶動虞芮之君善心由中以生者其機同也其機無他其道無出豈弟而已是心甚神是心甚平無所不通無所不感豈弟君子不能作人於遐遠乎言無所不作成也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不獨文王有之自太王王季同此心也同此豈弟也故亦同此化成也清酒非此謂三酒自五齊皆酒也雖齊亦就中取其清者用之至於三酒則卑矣商頌烈祖亦曰既載清酌非謂在下之登酒也箋云載在樽中也駢牡赤色之牡是章言祭而獲福也界大也景明也其福明著而大也無德者雖祭不獲福此介景福由豈弟以致之也瑟柞棫堅賦甚美民取爲薪以燎有濟乎民矣君子有濟世之功似之君子豈弟濟世神所勞矣故降福祿如榛楛葛藟施于條枚有福祿滋蔓之象豈弟之君子求福有進而無退回者旋轉也退之謂也是求不以思慮是進不以思爲豈弟不已卽求福不同之謂

也非果有心於求之也于祿求福詩人歌詠之辭也  
孟子曰說詩者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毛  
詩序曰旱麓受祖也夫木詩大旨矣本詩發明豈弟  
道化之妙而序惟言受祖不知道也豈弟君子太王  
王季文王武王之所同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妣嗣徽音  
則百斯男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  
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問亦式不諫亦入肆

琴湖詩傳卷十六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教譽髦斯士

男補音尼心切釋名男任也典任事也白虎通男者  
任也任功業也易林屯之離曰陰化爲女陽化爲男  
治道得通君臣相承曹植宜男花頌草號宜男旣煜  
且貞 朱曰思語辭也至哉大任之思齊乎大任之  
神氣定靜如齊非大任堅持強取此定靜也人心本  
定本靜動於意則失之大任不動乎意故常靜也愛  
媚其姑周姜能順事也後武王有天下周地爲京師  
詩人尊稱大任爲京室之婦文王之妃大妣又繼嗣

大任徽美之德音徽音猶令聞也其名聞不虛得由  
實德而生故不妒忌敝進眾妾致生男之多詩人美  
其不妒忌之志極其美而言之謂亦可以致百男也  
觀關雎寤寐求淑女以配君子至於寤寐思服悠哉  
悠哉輾轉反側大妣盛德至是不妒忌不足以言之  
故詩人稱之曰則百斯男孔疏引定四年左傳曰武  
王之母弟八人是通武王與伯邑考爲子也史記  
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大妣文王之  
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次曰管叔鮮次  
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郟叔武  
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叔季載皇甫謐云  
文王取太妣生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  
次郟叔武次霍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  
封次聃叔季載杜預不言曹叔振鐸而有毛叔聃淵  
明言曹叔而注云有毛叔圍其名與史記皆同其次  
則異則百斯男詩人意欲言其眾妾生男之多也惠  
順也孔疏云宗公是宗廟先公毛傳曰恫痛也時是  
也追王止於太王自公叔祖類而上曰先公盛稱婦

德故及於承祭祀順惠宗廟神無怨恫晉語胥臣雖謂文王詢於八虞咨於二虢度於闔天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爲惠宗公然先儒釋詩未必皆得且叔孫豹誤釋皇皇昏華以忠信爲周又以懷和爲周又以懷和爲每懷左氏以爲未安而削之然則雖言書亦難盡信夷攷思齊之詩上下文理謂大妣惠順宗廟先公毛傳亦曰宗神國君自稱曰寡人則稱其妻宜曰寡妻蓋王侯自稱孤寡不穀謙辭也刑法也此曰寡妻殆文王嘗自稱寡妻

法度儀刑之善故載之詩歟宮中之事惟文王知之詳歟是詩推本文王上有聖母下有聖妃雖大妣自有盛德亦文王盛德感應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道化由中而達於外詩人於是備贊文王盛德謂在宮則雖雖在廟則肅肅雖居不顯之地亦若有臨之者雖人心悅我無厭射亦兢兢保守無怠呂曰戎疾大患難也羨里之囚是也昆夷獫狁之難則其餘也殄絕也無也縱大患難不無而文王之功烈光大而無瑕玷假大也心無所動自敬自善故雖室中屢漏人

所不聞知之地亦敬如式在車致敬則式他人諫而後入於善文王雖不因規諫亦入於善肆有甚盛廣肆之意又言文王道化廣大成人則有德小子則有造造者造之既興起其善心又左右之輔翼之使之入於善是謂造亦謂之作人古之人猶曰昔之人無逸曰昔之人謂老成人成德已久惟盥盥無厭敎斯士者總言成人小子及故老之人皆文王作成使之有譽爲髦俊也毛詩序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蓋文王之所以聖由上有大任之母下有大妣之妃故也

衛宏不知道故有斯言人心本善非自外至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人心卽道故曰道心動乎意始失心所謂作人亦作其所固有爾非能強其所無也學者知道不信己心之卽道故謂文王之聖亦由外助縱有佐助亦不過助文王本心之善而輔成治化爾衛序之言殊爲害道使文王如舜不幸其母鬻豈失其聖乎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

西顧此維與宅作之屏之其蓄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  
柳啓之辟之其禋其楮壤之剔之其壓其柘帝遷明德  
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  
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  
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維  
此王季帝度其心猶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  
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  
祉施于孫子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  
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祐以對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  
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  
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帝  
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  
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  
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芾芾崇墉  
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補音赫黑各切淮南子汙壑穿陷之中高誘注云壑

讀如赫赫明明之赫荀勗大會行禮歌明明天子臨  
下有赫四表宅心惠浹蠻貊柔遠能邇孔淑不逆來  
格祈祈邦家是若禡補音滿補切野祭也說文以馬  
得聲馬本音姥晉鼓吹曲師執提工執鼓坐作從節  
有序盛矣允文允武蒐田表禡 赫者明威之謂莫  
者其瘼之音而字訛歟瘼病也不然則民心之所不  
可者歟莫不可也二國其謂密與崇歟是詩惟言按  
密伐崇獲得也得其政不得謂失道也二國不道上  
帝於是究度四方諸國可以使征伐之者然上帝不

蕞湖詩傳 卷十六

二天 四明叢書

約圃刊本

遠伐之又久待之尙覲其或改也耆老也猶久也及  
其久也二國之惡終不悛反更張廓不少衰止式更  
也上帝憎惡之乃眷顧西國西周也上帝無常心以  
百姓之心爲心民惡之則帝惡之民歸之則帝歸之  
文王未遠伐二國久待之卽上帝之耆之此指西周  
也維與西周安宅焉於是作治西周之宅而又屏障  
之作者作治其田爾雅釋地云田一歲曰菑釋木云  
立死樞斃者翳郭注引詩其樞其翳周禮夏官掌圉  
司險五涂徑畛涂道路之上樹之林以爲阻固林木



密比蔽翳修理之平正之人爲之所作卽上帝之所作也毛傳曰木立死曰菑自斃爲翳豈爾雅有別本歟抑傳者意之歟國家作治庶務不必專言治其木況爾雅亦多差誤今詩本文曰菑當從釋地田一歲曰菑立國治田蓋其先務林木之盛有灌木之從生焉有柵木之比列焉釋木曰灌木叢木又曰柵柵郭注云樹似柵檉而庠小子如細栗可食江東呼爲柵栗內則云芝柵棧棋程曰行生曰柵啓之辟之謂芟除釋木云檉河柵郭注云今河旁赤莖小楊釋木云

楮橫郭注云腫卽可以爲杖釋木云槃山桑桑柘惟可攘剔不可除伐矣以其可以蠶也凡此土田道涂林木屏翳修治就敝則西周之居宅安矣周世世有德其德昭明人心歸往至於所患之昆夷亦畏力懷德恭順歸往往來載路遷往也串夷往服卽上帝之所以向往也人心之往卽帝命之往天立厥配大王得大姜王季得大任文王得大妣益助周德周受天命於是益固鄭箋云串夷卽昆夷西戎國名爾雅釋詁云妃媿也某氏曰詩云天立厥配帝省西周之山

柞械拔然而長松柏兌然而悅陶淵明曰木欣欣以  
向榮易曰兌說也林木之盛其國富饒斧斤有時其  
國有政其邦固矣人道之所至卽天命之所作有王  
季又有大伯爲對大伯能讓故王季得傳文王既有  
王季又有文王爲對既有文王又有武王周公自之  
爲言後有繼矣因心則友者友愛其本心之所固有  
非自外而至非勉強而爲后稷公劉大王天命漸歸  
周矣至王季復有德心友其兄則天命之祥慶於是  
益篤厚矣天命之慶非無故而自篤也王季之德心  
有以篤之也帝於是錫之以光輝周家之德益著令  
聞益廣國勢益強有光輝焉周家之所有卽天之所  
錫受祿者享國也世襲不絕是謂無喪遂至於奄有  
四方備言慶祥之篤厚左傳昭二十八年晉成鱗曰  
詩曰維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  
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  
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  
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  
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

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先儒以己意解釋古訓豈能一一皆中後世以左傳古書也一切信之不敢有改而本詩帝度其心豈成鱗之謂哉帝揆度王季之度爾而成鱗又誤言文王豈所傳之誤也

案王肅注及韓詩亦皆作文王

審觀本詩上下文

勢當從此本維王季帝度其心成鱗言維此文王非莫者廣莫溥大之謂明者無蔽類者倫類不克咸有其理惟克明故克類長猶君也析而言之則於親族言長於臣民言君克盡其道則能君矣克能也王季

而言王此大邦者追王之後作此詩故云也順者順事殷王順事長老敬順臣民有順無悖比者親比鄰國臣民親比宗族王季之德眾言咸備比於文王亦併比無異於王季無有愆失無可悔之事是謂靡悔成鱗所釋未盡其義樂記作克順克俾傳之差也比當昆至反而陸德明必里反者陸從樂記陸多好異失理既受帝之福祉又延及於孫子文王小心卑恭當紂大難見囚羸里惟有覲援於他人之心如溺者求援於畔維慕古聖羨治世初不敢有自爲之心然

是也帝謂文王無是畔援歆羨誕先登於岸勸文王  
自奮自濟無小心卑恭太過也文王卽古聖大抵聖  
人不自以爲聖上帝雖實有言諭文王哉大公之所  
啓告武王周公之所贊助閔天太顛諸臣之所輔弼  
勉文王自奮自濟濟海內塗炭之苦無卑恭小心而  
已人事卽天道人言卽天言密人不恭敬拒違我周  
大邦之命旣侵阮又阻往共國將侵之文王爲西伯  
密拒命侵小文王於是從眾聖羣賢之請一怒而安  
民眾聖賢之言卽上帝之言文王赫怒卽上帝之怒

爰整師旅以按止徂其之旅孟子引此詩作遏莒二  
者必有一誤若孟子徂莒爲是則上亦當言侵阮徂  
莒其莒二字近似故訛救衛小國足厚周福篤厚也  
祐福也足以答天下望救於周之心矣對答也密人  
初依近周京先侵阮疆升陟我高岡無矢射我陵此  
我之陵也此我之阿也無飲我泉此我之泉也我之  
池也此皆止遏之辭文王未欲遽誅伐之姑止遏之  
故三軍之士從文王之旨亦姑止遏之文王之怒非  
私怒非生於忿之怒乃迫於義不得已之怒密之事

情可以師臨之諭之而止文王無過怒也密服則止  
釋山云小山別大山曰鮮郭注云不相連釋地云廣  
平云原文王於邊密之後度其鮮原於居岐山之陽  
在渭水相將稍近之地而遷邑焉故疏云周書稱文  
王在程作程寐程典案原本三字脫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  
程蓋謂此也箋嫌此卽是豐故云後竟徙都於豐知  
此非豐者以此居岐山之陽豐在岐之東南三百里  
耳萬邦之方者雖居一方而萬邦之所歸也下民之  
王也帝謂文王子懷爾之明德爾卑恭小心聲音顏

色殊不大肆不以國勢滋長夏大而變革其心如無  
所知如無所識常靜常敬常止常一是謂順帝之則  
三才無二道道在人心人心卽道故曰道心是心無  
形是心無我虛明無際天地無閒惟動乎意流乎邪  
故失之故與天地睽隔不動乎意則融融渾渾卽帝  
則也如水鑑未嘗有知識也而自能鑑物如日月未  
嘗有知識也而自能照物文王之赫怒卽是心也文  
王之遇密伐崇卽是心也卽舜之精一也卽禹之安  
女止也帝謂文王詢問爾之仇方詢其事狀情理若

不可不伐則與爾兄弟之國以爾鉤引攻城之具與夫臨車衝車以伐崇國之城崇侯虎導紂爲惡虐囚文王於羑里文王非伐己仇乃伐天下之所仇非告語之所及故伐之凡可以在上臨下之具皆臨也凡可以從旁衝擊之具皆衝也閑閑閑暇不急遽之狀文王不得已而攻崇城猶或覲崇侯之忽悔而改也人性本善因物有遷其本善終不磨滅聖人心量如天地故三軍之士行文王之德意其狀閑閑毛傳爲言言高大也安知非墉之崇人有順迎王師之言不

澤湖詩傳 卷十六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乎毛傳亦多差謂此閑閑爲動搖亦非箋謂言言將壞貌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連連而至不絕也此德順者故不殺而執至也如崇侯惡黨凶徒則殺而馘之釋詁曰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於內曰類於野曰馮其未致者猶招致之使附不忍驟伐寬徐如此而四方無敢侮周者王氏曰乞乞肚也說文引詩崇墉乞乞高貌周書曰乞乞勇夫箋云伐謂擊制之肆犯突也毛傳曰忽滅也朱曰拂戾也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

之因壘而降夫始攻之緩戰之徐非力不足也非示  
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則  
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以爲  
文王師也芾芾者臨衝密比如草之鬱芾也毛詩序  
曰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世周世修德莫若  
文王此序未爲全非大抵贅語無所發明是詩言天  
人無二不識不知閑閑安安非聖人豈能作爲序者  
固不識也又本詩惟言遏密伐崇而伐殷之意尙隱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

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鷺鷥王在  
靈沼於物魚躍虞業維縱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  
靡於論鼓鐘於樂辟靡暨鼓逢逢矇矇奏公

囿音又麀音幽補音伏周官考工記不伏其轅必縊  
其牛注云故書伏作偃杜子春云偃當爲伏音同而  
字異也賈誼鵬賦伏與息叶班固幽通賦伏與逼叶揚雄  
揚雄長楊賦伏與息叶班固幽通賦伏與逼叶揚雄  
上林苑令箴伏與碩叶補音伏筆力切未安集韻鼻  
墨切偃筆力切又伯逼反同音有偃而唐韻偃茫逼

切簡謂伏宜茫逼切既與逼同韻又與諸賦箴韻叶  
又與今音同母特聲未轉爾服蘊蔽若筆力切則異  
母鶯音鶴孟子鶴鶴切音刃 文王爲臺方經畫而  
營之而庶民咸來其攻治之不盡一日而已成之故  
當時有言曰有司經始勿庸急庶民如子而來英文  
王爲臺非如後世侈故不日而可成然民來如子成  
之速人異之於是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謂  
其囿曰靈囿謂其速若神靈然孟子所謂民歡樂之  
謂臺沼曰靈應鹿化者獨言鹿蓋所親見見所伏於  
囿中見其光澤如洗濯然故曰濯濯劉曰鹿易驚易  
逸王在靈囿徒御非少不驚不逸而攸伏者無害獸  
之心鹿則信之而弗疑也然則首言應伏亦以人異  
故歟白鳥騫騫然張羽而高滿沼魚多而躍此不爲  
異而詩人高之者民歡樂所覩皆樂故云也毛傳曰  
物滿也植者曰虞橫者曰枸業大板也椳崇牙也賁  
大鼓也鏞大鐘也孫炎曰虞枸之植所以懸鐘磬也  
釋器云大板謂之業孫炎曰業所以飾枸刻板捷業  
如鋸齒也孫疏云其懸鐘磬之處又以采色爲大牙



其狀隆然謂之崇牙崇牙之狀縱縱有瞽曰設業設  
虞崇牙樹羽此縱亦文承虞業之下故知縱卽崇牙  
之貌考工記鞀人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  
謂之鼗鼓釋樂云大鼓謂之鼗大鐘謂之鏞呂曰於  
歎美辭也樂記云論倫無患樂之情也鄭箋云論之  
言倫也得其倫理乎毛傳曰水旋邱如璧曰辟靡以  
節約觀者體魚屬有眸子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瞶孔  
疏日月令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鼈書傳云鼈如蜥蜴  
長六尺陸璣疏云鼈形似水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  
大如鵝卵其皮堅厚可冒鼓毛傳曰公事也爾雅釋  
詁云公事也爾雅及毛傳亦多差誤案燕禮樂正告  
歌備於公公者諸侯之通稱文王時殷世尙質故矇  
瞶告歌備於公而不以樂正歟所謂矇者矇矇略見  
故可奏公特目視不明之老稱歟視不明者聽必精  
故樂工用矇矇鼓鐘於樂音最著故言樂之倫理必  
曰鼓鐘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  
物楚椒舉曰先王之爲臺不過望氛祥孟子曰民之  
歡樂之樂其有麋鹿魚鼈毛詩序曰靈臺民始附也

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夫民心親附文王也久矣奚始於此餘贅辭爾雅釋宮云四方而高曰臺含神霧曰作邑於豐起靈臺左氏說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雍王制云太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頴宮康成謂辟雍及三靈同處在郊矣爲囿爲沼可知在郊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者九室室有四戶以茅蓋屋上圓下方外水曰辟雍夫文王追王詩作於後固可稱王至於辟雍事實文王豈有僭天子制耶殆文王創之後周有天下

黎澍詩傳卷十六

氏大四明叢書

約園校本

始定爲天子制歟亦猶大王立皋門應門後定爲制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大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今俗語下來謂後來也武步武也有前步而無後步者不繼也維周有後步夏有禹有啓而無繼商有湯

而無繼周有大王又有王季又有文王有武王如前  
步有後步相繼不絕故以下武爲喻而曰下武維周  
謂有後步者維周爾周世有哲王大王王季文王三  
后雖已在天在天謂已歿也而武王配於周京配合  
也其道與三后無異也周家世世以德爲務作求卽  
爲務之謂也維世世求德故永永配天命四海之內  
皆願望周有天下皆信周之必王季信也周成王業  
天下咸信其必言三后之心與武王之心一也一者  
德也四后之心與上帝之心亦一也與四海之心亦  
一也是一德之中無利心也無富天下之心也無動  
心也禹曰安女止是心也舜曰精一執中是心也湯  
與伊尹咸有一德是心也是固海內之所共服其言  
其行固海內所法式是心寂然不動如大虛感而遂  
通如四海微動乎意則愆則尤何式之有湯表正萬  
邦武王作式惟聖人王天下故天下咸師仰之世世  
繼德是永永能孝曰思者助辭歟其曰心思則所思  
者德心歟所思安止歟精一歟維是維則易曰乃見  
天則詩曰順帝之則詩又曰有物有則則者大公至

正中庸不可變改之則也三才之所同也故天下同心歸之媚武王雖諸侯而有天下成媚之者應侯之順德不知者以武王伐紂爲非順也知者以武王爲順德也使武王有毫釐不順之心則何以爲武王何以配天命何以配三后之德服事也大王王季文王順事殷商武王乃伐商其事不同也而曰嗣繼其服事昭明者其德同也其無利心無富天下之心同也寂然不動也故特曰昭哉嗣服真繼志述事也昏者以跡爲事明者以德爲事又曰昭茲來許許所也

昭其先祖之所自來者德也安止者也精一者也不動者也是謂來許是謂祖武是則三后之兆武也是則武王之所繩也繩循也循繩而往也詩人謂武王受天之祐於萬年者知周世德深入乎人心深入乎人心則深得乎天心故云也今武王有天下四方來賀是受天之祐也詩人謂豈特於今遐遠之方咸來佐助於後萬年亦無有遐遠而不來佐助乎毛詩序曰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不以武爲步武而曰武王則何以曰維周也不

曰昭其德而曰昭其功不明四后之心甚矣衛宏之  
害詩也如此

文王有聲通駿有聲通求厥寧適觀厥成文王烝哉文  
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築城  
伊減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適追來孝王后烝哉王公伊  
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爲翰王后烝哉豐水東注  
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鎬京辟靡自  
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考卜維王宅是  
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豐水有芑武王豈  
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蘇頌詩傳卷十六

皇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亟或作棘毛詩此篇聿並作適禮器作聿 聲聞譽

也文王有聲其聲甚駿美聿發語助也文王之所以  
有聲維求安寧而已求安民而已初無圖王之志其  
後雖不得已而有伐紂之事實無利心無私心一於  
求寧而已而卒觀厥成詩人贊之曰烝哉烝盛也爾  
雅釋詁雖以烝爲君然爾雅多差誤不可盡信烝眾  
也故因有盛義盛有大義聖人無心於成公業惟有  
志於安天下此文王之所以大也受命之義備見皇

矣無然畔援之章所謂天命卽大義之必不可得而已者是或因眾聖之啓告或因內志之聰明欲已而義不得已於是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邊密人徂侵之師以伐崇墉此卽受天命而行之有此武功也旣伐於崇作邑於豐天命也作豐邑當時人情事理必利害曲折文王因其義之所當爲而爲之皆天也使文王微置私意於其閒不由乎天則必不合乎人何以爲文王何以有成再贊曰文王烝哉所以大其功也亦以大其道也滅溝也有城必有城取土爲城因

以爲溝爲險匹兩也昔者作程今又作豐是爲兩非亟有所欲爲也乃追奉其所自來之孝道也周世世有道由道而行今更作豐亦由道而行雖欲以就王業亦以順民之所欲順天之所欲順義理之所當而作之也文王之心常安常止若亟其欲是人欲非天道也周世世不失其道謂之孝文王亦追此道而已王后亦謂文王也灌光潔也亦猶新臺之有泚有洒光潔如洗滌也文王旣追王其大臣後亦爲公侯文王與其臣潔濯豐邑之垣蓋凡百君臣同謀協議故

詩人言王公也四方咸歸故曰攸同也豐邑漸臨中國四方又咸歸豐邑城滅又崇壯險固國勢益強文王至是如插羽翰而飛不可得而摧遏矣此在奸雄以私意行之謂之術在文王由義理行之謂之天命使有毫許私意則得罪於天矣豐水東注於渭禹導治之功也因豐水思禹績曰王曰后曰皇曰辟皆大君之通稱尊而大之屢更其辭愛敬文王之志也鄭箋謂鎬京在豐水之東遂謂此章言武王未安觀文理猶謂文王也自鎬京辟靡以下則言武王矣康成

不善屬文故有此曲說豈平分此詩四章武王故斷之歟然古詩與後之詩不同辭以達意意止則止意未止則未止奚拘整整爲兒童態故鎬京外水如壁壑之故曰辟靡不必專言學後漢郡國志言鎬在上林苑中注云長安西南有鎬池豐鎬相去二十五里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餘一猶未盡服也至於武王則四方無思不服故武王有天下考成也卜宅鎬京成謀本於文王卜而得吉是龜正之文王已得吉武王成之而遷焉古者城邑宮室之制不侈費又

庶民子來共攻故易於遷得非四方會同日盛於昔  
故豐邑又不足以容人又人情事理利於遷鎬爲多  
故不得已而遷歟毛傳曰芑草也仕事也人士之仕  
皆從其事故仕事通稱歟古士事通稱詩陟降厥士  
保有厥土康誥百士播民和見于周皆以士爲事豐  
水猶生芑武王豈得有所事事猶生也言有滋生  
於昔以國勢益大而遷鎬猶滋生也祖父有成謀詒  
於孫成王以燕安羽翼之遷鎬謀於文王成於武王  
本於文王故以成王爲孫又以武王言之故又曰子

蕪湖詩傳 卷十六

四十四明較書  
約圖刊本

子亦謂成王也是詩言文王武王同心於安寧天下  
作豐作鎬皆所以奉天命慰人心也而衛宏作毛詩  
序曰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心卒其伐功也宏不  
明文王本志於永寧奉天命武王同道而以繼伐爲  
大旨失二聖之本心矣廣聲卒伐漢解贅語殊爲害  
道



慈湖詩傳卷十七

宋慈溪楊簡敬仲撰

大雅二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  
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  
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鬻無害以赫厥靈上帝  
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  
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  
后稷呱矣實覃實訐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

慈湖詩傳卷十七

一四明張書  
約園刊本

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穰穰麻麥矻矻瓜瓞  
嗶嗶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弗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  
實苞實種實裒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粟卽有郇  
家室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恆之秬秠是穫是  
畝恆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誕我祀如何或春或  
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戰惟取蕭祭脂  
取粃以載載燔載烈以興嗣歲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  
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  
於今

按此篇永樂  
大典缺卷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  
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  
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醢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臠或  
歌或嘏敦弓既堅四鍤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  
既句既挾四鍤四鍤如樹序賓以不侮曾孫維主酒醴  
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耆黃耆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  
祺以介景福

毛詩曰敦聚貌行道也鄭箋云苞茂也體成形也叢

華湖詩傳卷十七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生日苞泥泥有柔意歟蘆葦叢聚如兄弟會聚牛羊  
勿踐履愛之之辭泥泥和柔喻其親愛兄弟之情似  
之戚戚者親愛切至之心其閒兄弟之遠者往往以  
疏屬謙辭故曰莫以爲遠俱兄弟爾具俱也陳肆筵  
席老者則授之几毛詩曰設席重席也春官司几筵  
筵在下席在上鄭箋云御侍也謂敦史筮謂緝爲猶  
緝未安緝有比密之意老者之旁有侍御者比密焉  
毛傳曰斝爵也夏曰醴殷曰斝周曰爵箋曰進酒於  
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醕客客受而奠之

不舉也考之禮儀如箋所云洗爵奠辟錯舉互見毛傳曰以肉曰醢醢臠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罍箋云薦之禮非頹則醢醢也燔用肉炙用肝以脾函爲加釋器云肉謂之醢李巡曰以肉作醬曰醢周禮天官醢人注云醢汁也孔疏云用肉爲醢特多汁故以醢醢爲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之肉魚雁之屬爲之名也服虔通俗文云口上曰臠口下曰函說文函舌也按燕禮雖諸侯之禮其與王禮宜多相似歌必以琴瑟故此毛傳云歌者比於琴瑟今彈琴多

近罍則聲高此謂或罍疑指琴瑟也而釋樂云徒擊鼓謂之罍郭注引此詩詩云或罍然爾雅亦多差謬亦難盡信當兩存之以待來者董曰舊書作加殺定本作嘉唐改從定本孔疏云正饌以外所加嘉殺則脾之與臠毛傳曰敦弓畫弓天子敦弓鍤矢參亭已均中茲鄭箋云舍之言釋也孔疏曰敦與彫古今之異集韻彫音有作𠄎者冬官弓人爲弓唯言用漆不言彫蓋周公削之欲從質也周官之書周人不能盡行自洛都封建大事猶莫之行而況他乎敦弓未

必果音彫荀子曰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定  
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  
弓士盧弓孔疏以爲事不經見未必然也況徐氏敦  
都雷反不言彫先儒好異改字強音者亦多今闕疑  
以待來哲釋器云金鏃翦羽謂之鏃方言云箭自關  
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鏃關西曰箭考工記矢  
人爲矢鏃矢三分第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注云參  
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孔疏云輕重鈞亭四矢皆  
然故言四鏃既均周禮司弓矢殺矢鏃矢用諸近射  
田獵恆矢庫矢用諸散射注謂散射禮射也此詩禮  
射而曰鏃者詩言大略鏃矢通稱周禮八矢名物詳  
辨不必牽合也鄭箋謂將養老先射擇士王肅以爲  
燕射呂曰以詩之所敘考之儀禮王肅之說是也孔  
疏非王肅燕射之說謂燕射於旅醕之後乃爲之不  
當設文於曾孫維王之上豈先爲燕射而後酌酒哉  
從鄭氏以爲大射不知此篇乃成周燕宗族兄弟之  
詩非大射擇士時也按儀禮燕禮如鄉射之禮雖畢  
而飲未終舉觶無算爵獻酌尚多言酌大斗祈黃耆

於既射之後亦豈不可乎朱曰既燕而射以爲樂也連中者發矢必均齊有毫髮之差必不中矣安能四鏃皆中如樹射禮釋獲者取賢獲執以告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孔疏曰既句是引滿時也箋云射禮措三挾一个言已挾四鏃則已徧釋之朱曰不侮不以中病不中者也毛傳曰曾孫成王也醜厚也大斗長三尺孔疏云大斗長三尺謂其柄也先祈祀於黃耆尊幼之序也釋詁云鮐背耆老壽也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瘦背若鮐魚郭云背皮如鮐魚劉熙釋名云九十曰鮐背背有鮐文毛傳鮐背大老也箋云背有鮐文諸儒所言皆莫知鮐魚之狀毛傳疑焉惟曰大老雖釋詁亦莫釋其詳背有疾文隱藏不見亦非美談觀詩文未必謂背文老者髮黃則可見也豈以老壽者背多隆起若台耶爾雅作鮐則或以鮐魚之狀如老者之背耶台背其老壽者體狀可見於外者歟黃耆將受爵之時侍御者或引之於前或翼之於左右愛敬之至也祺猶祐歟介大也景明著也壽考維祺以介景福皆所祝黃耆

之辭歟毛詩序曰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  
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  
焉此序亦差黃耆言宗族兄弟之老者非外也祺福  
乃祈祝黃耆之辭豈成王自爲也親親而仁民仁民  
而愛物豈由愛物故能睦族耶序差謬多矣言辭似  
典雅而實不可考因鄭康成不知其爲衛宏作謂序  
在毛公之前遂尊之致悞後學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既醉以酒爾  
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明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

燕湖詩傳 卷十七

六十四明故書  
約園刊本

有倬公尸嘉告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  
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類維  
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其胤維何天被爾祿  
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  
以孫子

至矣既醉之詩非聖人不能作諸儒不知道阻滯不  
通大失厥旨是詩言公尸嘉告又言孝子執競祀武  
王之詩亦曰既醉既飽然則祭祀歟或曰既祭而燕  
也祭與燕不必深辯而其大旨則同以放逸不知道

者之心醉之飽之則酒也食也以不放逸道心醉之飽之則皆德也皆昭明融一之妙也是謂靜嘉是謂三才共貫百聖共由之道是爲福祿之本人情多因醉飽放逸故是詩首言醉飽以明德性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君子謂王也爾亦謂王也萬年蓋嘏辭以士大夫祭禮嘏辭推之宜有之此則因嘏辭而祝頌之贊詠之介大也景明著也爾雅雖以景爲大爾雅固多差悞殺者殺雜之薦折俎之類羣臣之所其饗將持也言爾我以別羣臣歎萬年所謂祝其壽考也此

君子萬年推福於與祭諸臣歎人心無體自廣大自昭明自融一意動而遷始昏始雜始卑陋故此以爲高因言高朗孔子曰心之精神是爲聖易曰君子以自昭明德此心之神未始不一動乎意始失其一故有始無終故此言令終俶始也其終如始也復吾心之本一也發明德性於是爲詳周祀先王先公言公尸尊祖也嘉告嘏王也其告維何當是受福於天眉壽萬年之類而此惟曰籩豆靜嘉何也至矣大矣惟知道知之籩豆有列靜乎嘉哉此嘏辭之所有聖人

取其要語以明道也此可以默會而不可以言宣可以略言而不可以詳說蓋有意則可以詳說無意則不可詳說孔子曰陳其薦俎序其禮樂而君子知仁焉者靜嘉之旨也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者靜嘉之旨也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而二三子猶以爲隱者靜嘉之旨可以略言而不可以詳說也非祕而不可以詳說也無可說者不可得而詳也朋友諸臣也書曰臣哉鄰哉與祭諸臣威儀肅雖彼此威攝齊明融合威儀無失隨時而中孔甚也至也隨時中節之至也朋友之所攝者靜嘉融明之心也威儀之所時者靜嘉融明之變化也君子有孝子此君子謂前王也此孝子謂今王也融明靜嘉之謂孝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然則此孝豈有匱竭耶宜其錫被爾類永永無窮爾雅云宮中術謂之壺郭注云巷閭閒道蓋東宮西宮南宮北宮有巷道也室家之壺言子姓異宮允嗣也福祚及其嗣有永也蓋由乎道者何所不利何所不通也僕附也其景命



之集不特於其躬又於其子孫故謂之僕及已爲正  
及子孫爲附盩正也女與士皆子姓也王能盩正其  
女士卽景命之延及於女士也又從其盩爾子孫卽  
景命之延及於孫子也於以明其道不絕則福祿亦  
不絕其道絕則福祿亦絕禹啟之後太康遂失邦者  
道絕也大王王季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不絕者以道  
不絕也毛詩序曰旣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  
子之行焉此序辭似雅正實失詩旨徒爲榛蕪以蔽  
大道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旣清爾殽旣馨公尸燕  
飲福祿來成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旣多爾殽  
旣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  
酒旣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鳧鷖在淵公尸  
來燕來宗旣燕子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鳧  
鷖在壘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  
無有後艱

按此篇永樂  
大典缺卷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右命之自

天申之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  
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  
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  
媚於天子不解於位民之攸暨

假樂中庸左傳皆作嘉樂毛詩假樂者嘉音之訛也  
嘉善和樂蓋君子之形容德性之光輝徒樂而非善  
固非德性之樂徒善而非樂亦非德性之善既嘉善  
而又和樂德性之光自然而然而初非有意於爲善又  
爲樂也德性之光輝合嘉樂一言庶乎形容之也此

蔡澗詩傳卷十七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惟有德者自知惟有德者知之非章句儒所能識也  
君子謂王也德性人所同有惟不昏蔽是爲君子卽  
嘉樂之容光其令德已顯著其言行政令令德益顯  
人猶民也人又足以包諸侯諸臣由此德此性而發  
無所不宜無所不通人心在是天心亦在是故受祿  
故天保佑之命之申而延之雖曰是天實自君子之  
德性千祿非千求也千字似千傳之微訛也闕疑則  
可箋謂千求則大不可十百爲千千祿百福言其多  
願王子孫蕃衍至於千億穆穆靜默之容皇皇聰明

尊大之容此亦言君子之形容德性之光輝也非有心於爲靜默爲精明尊大也德性無思而其容光自然有若是穆穆皇皇之象也君王通稱宜者善之之辭也不愆差不昏忘率由先王舊章由德性而發自己不愆不昏自率由舊章蓋自與古先聖王所施所行合也威儀抑抑謙抑之容令德之音秩秩不已人頌其善不一而足無怨之者無惡之者甫田鄭曰匹類也率由羣類眾欲而行無己私也凡是皆德性所發自若是也是固可以受福無疆而爲四方之綱不特爲四方之大綱而已又爲四方之紀紀者每事咸宜雖小事無一失也如萬紀之畢張也箋云燕者燕飲毛傳曰朋友者羣臣也泰誓曰友邦冢君酒誥曰太史友內史友呂曰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爲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此詩所以終於不解於位民之攸墜也方嘉之又規之者蓋皋陶廣歌之詩也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於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毛傳盛息也孔疏引釋詁曰息也

某氏曰詩云民之攸壻而爾雅疏無某氏曰何耶按  
咽許四反然則壻者咽之音而字訛歟詩此類多

駕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棗  
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篤公劉  
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宜而無永歎陟則在嶽復  
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韞琫容刀篤公劉逝彼百  
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  
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篤公劉于京斯依踰蹌  
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  
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  
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  
夕陽幽居允荒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  
止基迺理爰畎爰有來其皇澗遡其過湖止旅還密芮  
鞠之卽

按此篇以下承  
樂大典缺卷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饜館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鬢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豈弟君子民之攸壻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俾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  
酉矣爾土宇版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  
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弟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  
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  
弟君子四方爲則顛顛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  
君子四方爲綱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集爰止請謫王  
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傳  
於天謫謫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鳳凰鳴矣于

卷十七

十三

約圖刊本

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華華萋萋雖雖喑喑君子  
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  
歌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  
謹無良式遏寇虐懼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民亦  
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迷無縱詭隨以謹懼  
板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民亦勞止  
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  
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民亦勞止汔可

小惕惠此中國俾民憂世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  
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民亦勞止汔可小安  
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繒絀式遏寇虐無  
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  
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  
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治矣辭之懌矣民之莫  
矣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囁囁我言維服  
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

楚湖詩傳 卷十七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夫濯濯小子躑躑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焯焯不可  
救藥天之方儕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  
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天之牖民如  
堦如旆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  
多辟無自立辟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  
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敬天之怒  
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  
天曰旦及爾游衍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

命匪謀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  
彊禦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愆德女與是  
力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  
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屈靡究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  
魚然於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  
不明以無陪無卿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泯爾以酒  
不義從式旣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文  
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蟴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尙  
乎由行內異於中國覃及鬼方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

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其聽  
大命以傾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  
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  
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  
覺德行四國順之訐謀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  
之則其在于今與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  
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其明刑肆皇天弗尙  
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掃庭內維民之章

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質爾人民謹  
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  
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無易由言無曰苟  
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惠于朋  
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視爾友君子輯柔  
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  
子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辟爾爲德俾臧  
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  
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荏染柔木言緝之絲

蔡湖詩傳 卷十七

十六 四明叢書

約風刊本

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  
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  
搆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旣抱  
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  
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  
虐借曰未知亦聿旣耄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  
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  
適其德俾民大棘

苑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



兄填兮俾彼昊天寧不我矜四牡騤騤旗旐有翩亂生  
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  
頻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  
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  
生不辰逢天俾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覲瘠孔棘  
我圉爲謀爲惑亂况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  
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如彼逆風亦孔之僂  
民有肅心莽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  
食維好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蠹賊稼穡卒痒哀恫

中國具賡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維此惠君民人所  
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  
俾民卒狂瞻彼中林牲牲其鹿朋友已憎不胥以穀人  
亦有言進退維谷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  
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  
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大風有隧有空大谷  
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大風有隧貪  
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嗟爾  
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旣之陰女反

子來赫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  
回遜職競用力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  
晉雖曰匪子既作爾歌

倬彼雲漢昭回於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  
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  
既大甚蘊隆蝨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莫瘞靡神  
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上寧丁我躬旱既大  
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子遺  
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旱既大甚則

華湖詩傳 卷十七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  
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子旱既大甚滌滌山  
川旱魃爲虐如暎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  
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  
寧瘡我以旱潛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  
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旱既大甚散無友紀  
鞠哉庶正疚哉豕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  
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  
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

正瞻印昊天曷惠其寧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  
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暨暨申伯王纘之事于邑  
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  
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  
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  
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騶躡  
鈎膺濯濯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  
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邁王饒

蘇湖詩傳卷十七

十九四明叢書  
鈔圖刊本

于郇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時  
其粃式遄其行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  
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申伯之德  
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  
風肆好以贈申伯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  
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  
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方天子是若明命  
使賦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

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肅肅王命仲山甫  
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  
匪解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  
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人亦有言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  
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  
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  
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啾啾仲山甫徂齊式迺其歸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  
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其爾位朕命不易韜不  
庭方以佐戎辟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  
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綬章篚錯衡玄衮赤舄  
鉤膺鏤錫鞞鞞淺幟幃革金厄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  
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魚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  
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韓侯取  
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  
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

其盈門蹶父孔武雍國不到爲韓姑相依莫如韓樂孔  
樂韓士川澤訐訐魴鱖甫甫麋鹿嘖嘖有熊有羆有貓  
有虎慶旣令居韓姑燕譽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  
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  
伯實墉實壑實畝實藉獻其貔皮赤豹黃熊

江漢浮浮武夫洎洎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旣出我車旣  
載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  
瞻卬告成于王四方旣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  
民其渙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

蔡湖詩傳 卷十七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土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  
之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  
爲爾祉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於文人錫山土田于周  
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  
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  
治此四國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  
修我戎旣敬旣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  
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

就緒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釋  
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  
進厥虎臣闕如虓虎鋪敦淮濱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  
師之所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  
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王猶允塞徐方既  
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  
王曰還歸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  
民其瘵茲賊蝨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人有

卷四十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士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  
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  
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匪教匪詢時維婦寺鞠人伎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  
胡爲愚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天何  
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  
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  
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譬  
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

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昊天疾威天篤降喪瘼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天降罪罟蝨賊內訌昏椽靡其潰潰回遘實靖夷我邦  
泉臬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懷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維  
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裨胡不自替  
職兄斯引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溲  
斯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  
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尙  
有舊

慈湖詩傳卷十七

三十四明倫書  
約園刊本

按此篇以上承  
樂大典俱錄卷

慈湖詩傳卷十七

慈湖詩傳卷十八

宋慈溪楊簡敬仲撰

周頌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  
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於者歎美之辭穆者深遠之貌清者潔清也大抵皆  
贊美之辭相助祭者顯者儀物顯著肅敬雝和毛詩  
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  
又王焉鄭康成不知衛宏作序意毛公之前已有序

慈湖詩傳卷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悉尊信之故箋謂顯相爲諸侯案士虞禮祝辭哀子  
顯相則凡助祭之人皆可以言顯相不止於諸侯也  
言多士秉文之德不及諸侯者諸侯被文王之化淺  
也成人有德小子有造非文王能強人以其所無也  
人皆有德性文王有以感發之秉猶秉彝之秉非強  
力外取言不失爾對猶配合也夫文王大聖而多士  
卽能秉其德配合在天之靈者孟子曰聖人先得我  
心之所同然爾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感而化之非  
由外鑠駿敏也美也奔走在廟執事也肅雝濟濟駿



敏不亦顯乎不亦順承乎承文王之德也射厭也文  
王之道士民之所共由中正平常本所固有何厭射  
之有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  
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天之命天之道也不知道言謂命自命道自道周公  
作是頌知天命之不已不已不怠也穆者言其深遠  
不可測於者歎美辭天道變化至如今不已也天雖  
無聲無臭不可測知而文王之德即天德也故中庸

慈湖詩傳

卷十八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引此詩曰純亦不已文王之德文王之心也孔子曰  
心之精神是謂聖心無形體清明無際純一無二天  
人道殊其迹則一惟純故不已中庸曰聖人之道發  
育萬物惟天人一故能發育孔子曰天之經地之義  
明三才一致也是故天命之不已即文王之不已文  
王之德不亦顯乎文王之顯著即天命之幽穆文王  
之心即眾人之心即千萬世之心孟子曰堯舜與人  
同爾此曰我其收之曾孫篤之者以其一故也我者  
周公自謂也文德假大盈溢以及我我收受之曰溢

曰收當默通其意無執其辭孟子嘗言說詩者不以辭害志此之謂也曰溢曰收不可以二言不可以思爲言惟心通內明者自知自信駿俊也惠順也曰駿曰惠曰顯曰純曰穆皆所以贊說斯道而非五也如玉曰白曰瑩曰潤而無二玉也如金曰黃曰剛曰利而無二金也曾孫謂成王也成王未能收也篤之斯收之矣篤卽收卽純知篤與收與純之一者可以觀此頌矣何則道無二道也百姓日用者無二也衛宏作序曰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失周公之旨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筆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文王之典則卽文王之道後王之道其維清乎清者不動乎意者也禹曰安汝止之謂也舜曰惟精惟一之謂也詩曰不識不知之謂也易曰無思無爲之謂也卽孔子毋意之謂也不動乎意非木石然也中正平常正直之心非意也忠信敬順和樂之心非意也書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此之謂也於平常正直之心而起乎意焉不直焉正焉則渾濁矣非清也人性本清明起乎意始昏不起乎意則未始不清明清明

無體無我如水如鑑文王由是清明而發諸云爲是  
謂典則武王由是清明而緝熙之念慮云爲無一之  
墮乎意無一之不清其緝理密矣虛明和融是謂熙  
矣如水鑑照物不動乎意自無一之不理矣自無一  
之不合乎文王矣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肇始也  
始禋祀昊天上帝而文王配焉迄至也亦有終義武  
王至是功成皆緝熙文王之典所成也是爲周之禎  
祥在此緝熙之中不在乎犧牲幣玉之間犧牲幣玉  
所以致其禮行其誠而其所以致夫禎祥者在道而  
不在物也

卷十八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  
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  
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毛傳曰烈光也文文德也辟君也辟公諸侯也烈文  
贊美之辭諸侯助祭先王降福于王有嘏辭焉王不  
專有其福祭訖而燕諸侯所以均其祉福于諸侯也  
曰錫云者先王錫之也載見之詩曰烈文辟公綏以  
多福亦猶是也毛詩序曰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

也惠有順義又有愛利之義辟公獲茲祉福其惠我於無疆乎無疆猶無窮也諸侯能修德任賢如後所云則自然順事無違忠愛於王王室受其惠又願其子孫永保祉福其有不順不德則禍亦隨之是謂不克保其福祉毛傳曰封大也戎大也無封大侈靡于爾邦爾不封靡則王其崇之矣崇謂慶賞之左傳封豕長蛇封豕大豕也念爾祖考有大功故有國繼其序者當益有以大之皇大也爾欲競強乎莫競于用人所用得其人則四方皆聽爾之教令是謂訓之自

蔡邕詩傳卷十八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方伯而下凡有屬國皆當奉王命以教訓屬國爾欲顯著乎莫顯於修德爾有德則百辟咸儀之矣於是歎美之曰於乎爾若是則先王將不忘女益錫女以祉福矣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先王之所以錫之祉福以爾己德之足以致之也然則烈文之詩諸侯助祭祭訖王燕諸侯之樂歌乎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祖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天作祀先王也而衛宏作毛詩序并言祀先公不可

信也先公尊太王卑今也於先公之前專頌太王而  
下之美其理也哉宏序差謬不可盡信何止此宏豈  
拘於七世之廟祀必公叔祖類以上故云乎然天下  
事自古及今斷不可以執一論觀此頌則特祀於太  
王廟之樂歌與祀有特有祿祿則羣廟之主合祀於  
太廟毛傳曰作生也箋云高山謂岐山也太王去邠  
遷岐初治此山治荒曰荒亦猶治亂曰亂治擾曰擾  
厥彼作矣彼謂太王初作治此山建置社稷宮室庶  
司至文王益廣其治康之功彼祖矣謂太王亡矣祖  
逝也岐山有夷平之行言岐所以言太王也夫道平  
夷而已矣動乎意則失之故孔子之母意禹之安女  
止人心卽道故書曰道心記曰中庸洪範曰王道平  
平王道正直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斯道甚平  
夷甚易簡而自古學士大夫多求諸意舍其本性之  
善而外求其故外起其意故自有而自不知自不信  
故孟子謂之自棄而諄諄言必稱堯舜孟子深信其  
平夷故也子孫言王季文王而下也子孫保而守之  
無敢逸也動乎意則放逸放逸則失之矣夫道一而

已矣夫道心而已矣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  
然爾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  
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紂大惡人心怨苦之文王武王有盛德人心歸之則  
天命固在二后矣文王本無伐商之志往往以眾聖  
贊輔紂惡滋熾惻斯民塗炭義不得而已是天命在  
周文王武王不得而違始有安天下之志是謂受故  
遏密人伐崇侯度鮮原作豐邑成就王業不敢康寧

命不本於彼蒼乃基本於二后之心凡二后之心夙  
夜念慮云爲動靜無非所以成天命也是基命之心  
寬宥精密其寬宥廣大而無外其精密無思而無爲  
蓋人心卽道故曰道心此心無體而神用無窮有體  
則有限量故曰寬宥有體則可知無體則不可知故  
曰精密人皆有此心動乎意則昏昏則蔽蔽則立我  
立私不宥不密二后不動乎意卽禹之安女止動靜  
云爲如天地變化日月之照臨無所不思而非動乎  
意也無所不爲而非動乎意也曰宥曰密所以發明

乎是也孔子嘗引以明無聲之樂使二后之成王業一動乎意則私矣蔽矣天命將去之何以基命於是歎美之曰於是其念慮云爲無一之或動乎意無一之或失其道緝理無差熙和順洽意消而道心自明心明而時措自宜舜命禹曰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惟精一則中矣此聖人緝熙之功也單盡也有一念慮動乎意則猶未單厥心也有一云爲未中乎節則猶有未單厥心也人心本廣大清明無所不照微有所蔽則亦微有所不盡苟有所不盡則於清

楚潮詩傳卷十八

八四明叢書

翰園刊本

安天下之功亦有所不盡二后單厥心故其靖安之功霈然有餘裕矣肆者霈然有餘之意毛詩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案孝經孔子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二詩惟言二后何耶衛宏作序固多差誤未必果郊祀之詩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  
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邁往也時邁其邦巡守諸侯也王者天之子得乎天  
道而後可以居天位是故王者無私惟天道而行之  
故天右序有周右助也序者王宅中諸侯環屏皆序  
順也雖人道之序順實天道之序順也道無二也二  
則違矣安能王薄略也言語助也震威之也立政曰  
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知巡守

楚辭詩傳卷十八

九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以師行也震疊舉而莫敢妄動故震疊文武不可偏  
廢諸侯不能皆賢其有亂德不可告教則誅君弔民  
義之不可已者也懷柔百神致禮於百神也毛詩序  
曰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謂燔柴告天以巡守而至  
又望秩山川也蓋繼虞書之言此言百神又不止於  
山川矣首言昊天則柴可知矣不繼言百神河嶽而  
言有序震疊者欲急明巡守以師非私也奉天道而  
行也自西周東行巡守必經大河喬嶽也毛傳謂嶽  
岱宗周禮五嶽毛傳何止於岱也允信也后猶王也



武王初有天下初巡守遠方諸侯於是咸信武王之  
王天下矣昭明有周明今王爲周矣式更也義見式  
微不特明昭今王爲周又昭明次序在位諸侯謂從  
行公卿欲四方知大臣名德諸侯咸順無所誅伐則  
干戈無用而戢斂之矣弓矢無用而橐藏之矣武王  
本心之所求者懿德而已干戈非所尚也時是也肆  
陳懿德於是夏歌之中夏歌有九歌何以名夏夏大  
也由道而行是爲大也允信王心之保守斯道而無  
失也周禮鐘師鄭注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  
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  
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人皆爭競求己之強而得其所競者千無一萬無一  
至於武王則得其所競矣故曰執競蓋惟無競者能  
競而競者不能競故古志曰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  
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武王中虛無我豈  
以伐紂爲己利哉天下萬世皆信武王之心無一毫  
爲私也武王之心信於天下故武王之功烈天下無

能與競武王不爲私惟成康濟斯民之功其心甚顯  
明人皆信之不亦顯乎其爲民不爲己之心甚明也  
故上帝大之皇大也大武王之心也彼謂武王也奄  
有猶曰盡有之也四方諸侯咸服之也中虛無我故  
清明無所不照鐘鼓磬筦祀武王以樂也嚶嚶之聲  
供將將之聲情降福嘏主祭也穰穰如禾藁之多也  
簡簡如竹簡之多也爾雅曰簡大也未必然也爾雅  
多差誤威儀反反每每反願至謹也有獻有酢有酬  
故醉飽福祿來反者明福祿由己德所致非自神也

出乎爾反乎爾毛詩序曰執競祀武王也孔疏云祀  
武王之樂歌也魯語叔孫穆子聘於晉曰夫樂先金  
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后也韋注曰肆夏一  
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此三夏曲也周禮鐘  
師鄭注曰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  
文也

思文后穆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  
命率有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文者事業之可觀也卽堯文思之文也卽文王之文

也道不可見惟發諸事業乃見之思語助也后稷德配天故周郊后稷以配天天人本一人心動而昏始異是故聖配爲貴克配非有他也不失其本心而已矣教民稼穡民得以立莫非后稷之道也極至也道之異名也曰皇極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爲民極道不可以復也故極聖人知眾人必以后稷稼穡之事爲淺者不知其爲道故大爲之言曰極此頌武王或周公所作也非聖人不能爲是言道無精粗一貫無二天人亦一事理無殊是道大同人自異意不起乎

蔡湖詩傳 卷十八

士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意本圖本一孟子曰舜麥趙岐注云舜麥大麥也說文云麥周受來牟也一麥二峰象其芒刺之形廣雅云來小麥也牟大麥也說文齊謂麥曰楚鄭箋乃引僞黍誓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謂此來牟鄭未知僞黍誓乃張霸所爲故信之來牟亦見臣工篇曰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草木之變昔所無而今忽有世雖有之而此來牟忽生足以濟民此天也事物之變無非天者而況於忽生濟饑之來牟乎后稷始獲此來牟遂以貽種甄遂廣布其種不閒中國四

裔率徧也是上帝命后稷徧養其民無此疆爾界之聞而后稷與天合也既言配天又言極又言無此疆爾界之廣大而卒曰陳此常道於是夏歌之中者何也夫道一而已矣平常而已矣聖人慮天下後世求諸高遠而反失之故又曰常箕子曰王道平平孔子曰中庸皆言道不離乎日用庸常也平直而非遠也聖人慮人以爲淺故大之又慮人以爲高故曰常皆所以啟人心之蔽而明道也夏歌有九夏大也亦見時邁毛詩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畚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眾人庠乃錢錡奄觀銍艾

毛詩序曰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孔疏云將遣諸侯不直戒其身戒其卿大夫以警切之毛傳曰嗟嗟敷之也工官也嗟嗟歎息之辭重農事憂切也公公家也敬爾在公之事蒼頡篇釐賜也王賜爾成法有道焉其有未明則來咨詢深人其中得其法意而行之而後可大抵法簡而意深長不可盡述故須咨詢

茹入不可草草詩云柔亦不茹茹入也舜飯糗茹草  
謂食而入也萊茹柔而易入故茹有入義鄭箋云保  
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  
之御閒莫晚也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諸侯朝周之  
春故晚春遣之敕其車右以時事急教農也介甲也  
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孔疏云月令說天子親  
載耒耜措置之於參乘之人保介之與御者二人閒  
君之車上止有御者與車右二人而已今言保介與  
御明保介卽車右也不敕御人偏敕車右者以御人

齊湖詩傳卷十八

十四國朝叢書

約圖刊本

本主於御車不主輔君故專敕車右言保介之御閒  
者以人君左載御在中央明其遠君措之故繫於車  
右月令季冬命民修耒耜具田器農書稱孟春耕者  
急發毛傳曰二歲曰新三歲曰畚蓋本爾雅釋地田  
一歲曰菑二歲曰新三歲曰畚郭注云今江東呼初  
耕地反草爲菑易曰不留畚詩曰於彼新田此臣工  
詩謂諸侯反國時維莫春亦何所務求猶務也新田  
當如何畚田當如何於歎美也皇尊大之也歎美尊  
敬今茲來牟之麥乃本於后稷之時上帝神化之所

生至於今種藝滋盛然實受天之明命今當耨而糞  
之將受上帝粒食之賜必明昭其本於上帝之命故  
迄用康年迄終也康樂也民足於粒食而樂亦曰樂  
歲卽康年也意謂康年乃本於上帝使民敬天亦導  
民之良心也毛傳曰耨具錢鈔耨耨耨也孔疏云  
耨具釋詁文說文錢鈔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鈔宋仲  
子注云鈔刈也然則鈔刈物之器也說文云耨田器  
也釋名云耨鋤類也耨迫地去草也世本云垂作耨  
釋器云斫斫屬謂之定李巡曰鋤也郭璞曰鋤屬廣  
雅曰定謂之耨呂氏春秋耨柄尺其耨六寸所以閒  
稼也高誘注云耨芸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間此云耨  
耨當是一器釋名云鈔穫禾鐵也說文云鈔穫禾短  
鎌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鈔一耨一鈔夫鈔旣  
爲穫刈之器則鈔不得爲刈宋仲子注未必然而孔  
疏遠信之何也意錢者耨端之金歟後世錢貨其體  
圓取此爲名歟王氏曰戒使眾人各耨乃錢耨以治  
田奄忽之間已觀銍艾矣其謂農事不可緩之意歟  
是頌專於務農者孟子謂仰事俯育之足然後可以

驅而之善救死不贍則奚暇治禮義哉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是故稷爲大官其言藉禮甚詳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耜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斃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毛傳曰雝澤也客二王之後故衛宏作序曰二王之

齊湖詩傳卷十八

十六四明叢書

新園刊本

後來助祭也案周禮小行人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

擯小客則受其蔽而聽其辭又掌客之職凡諸侯之

卿大夫士爲國客蓋周禮以諸侯爲賓其使者爲客

況頌言諸侯必曰辟公凡辟公之使其辭隆重有客

之詩其辭略於以驗禮文之有閒毛傳亦有差誤不

可盡信大行人凡諸侯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

及其大夫士皆如之則國客亦有饗食之禮此其樂

歌歟王氏曰西雝蓋辟雝也辟雝有水鷺所集也朱

曰先儒多謂辟雝在西郊故曰西雝鷺振羽飛集潔

雅可愛此愛敬國客故以振鷺比客客既愛敬之又從而勉之曰在彼居國無惡之者來此王朝又無厭敬之者人無不愛敬庶幾夙夜進德無怠不特始有譽而終亦譽又願其終譽永久不已戾止也止語助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毛傳曰稌稻也廩所藏盭盛之穗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孔疏器實曰盭在器曰盛禹貢百里賦納總卽禾稼也二百里賦納錕卽穗也而地官廩

樂府詩傳 卷十八

十七四明叢書

雜園刊本

人職掌萬民之食三釜四釜皆米事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則亦藏米可知王氏曰利高燥而寒者黍利下溼而暑者稌多黍多稌無所不利也此酒非三酒澄酒在下者五齊亦通稱酒醴齊濁禮之所尙故以祀祖妣凡言祖則妣從可知此必言妣者以周特祀姜嫄大司樂特享先妣生民闕宮言姜嫄特異言百禮則不止於祀祖妣箋云烝進畀予也祭而神降之福孔皆皆降福也是頌豐年報祭之樂歌也毛詩序曰秋冬報也言秋未安以時考之周建子今之



八月爲周孟冬豐年之報勢在冬矣諸儒考春秋不詳者多謂周用夏時非也周雖不廢夏時而朝廷大禮則用周正 孔皆補音舉里切苟勸東西廟頌賓之初筵藹藹濟濟既朝乃晏以洽百禮□以位敘或廷或陛登儼台叟亦有兄弟胥於陪寮憲茲度楫觀頤養正降福孔偕楫古讀如杞後漢李膺傳時爲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磬祝圉旣備乃奏簫管備舉嗶嗶厥聲肅雝和鳴先祖

楚湖詩傳 卷十八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曰有瞽有瞽言瞽之多也案合止祝敵出益稷孔誤作皋陶謨爾雅邢疏本鄭注及此詩孔疏皆謂敵所以止樂今太常寺樂合以祝止以敵於聲音序次爲宜況益稷篇合止祝敵文理亦合爾雅多差誤蓋從竹是古用竹爲之所謂木長尺者謂鉏鋸之木爾孔氏云柷籥圉敵古今字耳釋樂云大磬謂之鞀郭云鞀形似犁館以玉石爲之釋樂云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箎大管爲鞀其中謂之篴小者謂之箛郭云編

二十三管長尺四寸筚十六管長尺二寸簫管長尺  
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爲箎六孔邢疏云風俗通  
舜作簫其形參差以象鳳翼十管長二尺博雅曰簫  
大者二十三管無底小者十二管有底李巡曰大簫  
聲大者言言也小者筚筚小也簫一名籟小師注云  
管如笛形小併兩管吹之聲音生於人心樂官之心  
肅敬則音亦肅敬心離和則音亦離和其心之不肅  
不和者其音亦不肅不和毛詩序曰有瞽始作樂而  
合乎祖也謂合諸樂而奏之故曰先祖是聽是詩適  
有四方之使者至觀此大樂之成故曰我客戾止永  
觀厥成曰永者言繼此永用此樂亦善頌美辭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鱗鱮鯉以享以祀以

介景福

釋魚云鯉鱣鱧鮎郭璞注云鯉今赤鯉魚鱣大魚似  
鱣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  
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鱧今鱣額白魚鮎別名鯢  
江東呼爲鮎夷邢疏曰舍人曰鯉一名鯉孫炎曰鯉  
一名鮎則是舍人以鯉鱣爲一孫炎以鯉鮎爲一魚

郭氏以爲四魚者如陸璣之言又以今語驗之則鯉  
鱣鰻鮎皆異魚也故郭氏云先儒及毛詩訓傳皆謂  
此魚有兩名今此魚種類形狀有殊無緣強合之爲  
一物是郭氏所以異也爾雅固多差難盡信然鮎魚  
身圓長而首鯁匾故亦名鯁歟鄭箋亦云鯁鮎鯈白  
鯈也釋魚云鯈鯉鮎郭云卽白鯈江東呼爲鯈邢疏  
云詩頌曰鯈鮎鯉鯉是蓋鯈鯈音義同鮎揚也釋見  
小雅魚麗介大也景明著也箋云介助也毛詩序曰  
潛季冬薦魚春獻鮎也孔疏云潛詩者季冬薦魚春

祭湖詩傳卷十八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獻鮎之樂歌也月令季春薦鮎於寢廟天官漁人春  
獻王鮎

有來雖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  
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  
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旣右烈考亦右文  
母

諸儒紛紛異同謂烈考武王者以武王宜稱烈又洛  
誥曰烈考武王故也然此文連文母則烈考爲稱文  
王文王之功業亦光烈矣若謂武王則文理殊不安

烈考皇考皆文王也特更辭爾毛詩序曰禘太祖也祭法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也鄭箋亦因之謂皇考文王然武王之時王季太王公叔祖類亞圉高圉之廟猶在則文王未爲太祖此頌惟可言武王祀文王爾未可言太祖孔疏謂於禮當諱而經曰克昌厥後乃四海歌頌之聲非廟中之事及採得之後卽爲經典詩書不諱故無嫌爾烝民云四方爰發亦此類然孔何以知詩文於廟中則諱乎禮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此詩也文也禮不諱不可以後世多諱之俗意

古者之亦然雖和緩也肅肅敬也相助也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不言也於歎美也廣大也牡明非牝也故又曰騂牡曰玄牡曰白牡曰瘠牡肆盛也假大也緩安也燕亦安也文王知人所用皆宣力明哲之人後嗣賴以爲輔又文王之爲后有文德足以深入人之心又有武功足以服人之心道兼文武故後王依賴以安文王安民民安則皇天亦燕安天心不可見以人心見之人心卽天心於是知燕及皇天文王所遺有宣哲之人又有文德武功之遺業其道燕及

皇天故能昌其後祭有嘏辭綬我眉壽介助我以繁  
多之福祉皆嘏辭之所有也王禮嘏辭雖無見口而  
少牢饋食禮嘏辭有眉壽受祿之辭此詩其武王受  
嘏之樂歌歟石助也不特蒙右於烈考亦蒙右於文  
母文母大妣也此句法與我將伊嘏文王同謂蒙嘏  
於文王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倬革有鶉休  
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  
多祐烈文辟公綬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慈湖詩傳卷十八

三三四明發書

一約園刊本

嘏公士切韓愈元和聖德詩飲沃羶鄉產祥降嘏鳳  
凰應奏舒翼自舞字以古得聲毛傳載始也爾雅釋  
詁哉始也載哉義同陽陽言有文章和在軾前鈴在  
旗上倬革有鶉言有法度王曰諸侯來見則曰求法  
度文章以歸治其國家也鄭箋鶉金飾貌釋器云轡  
首謂之革李曰思皇與思皇多士同是天子之享其  
福也又言光大文章之諸侯綬以多福君臣皆受其  
福也按以上原本脫今補眉壽多祐知先王嘏今王之辭有是  
也皇大也祐福也昭考旣嘏於嗣王復以遍及於諸

侯謂獻酬及燕歎故光烈文德之辟公均綬以多福  
雖然福非自外至當自求多福俾緝熙使自求也使  
緝治也緝則鉅細無失矣今蒙福嘏未保其後不雜  
以福故使自此緝熙無失則福嘏純一不雜矣序曰  
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  
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  
淫威降福孔夷

毛詩序曰微子來見祖廟也殊未安夫始見則於廟

楚湖詩傳卷十八

三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矣詩言宿宿信信是四宿也薄言追之是追止留燕  
非朝中之辭也又淫威非所宜言於微子之前是頌  
殆燕饒武庚之使者樂歌也衛宏作序差誤之迹良  
多不可盡信殷尚白馬知其殷後周禮四方之使者  
曰客諸侯曰賓詳釋見振鷺周不廢殷祀使得用殷  
禮故白馬曰亦者不特其君白馬其臣亦白馬毛傳  
萋且敬慎貌孔疏謂敦彫古今字旅眾也使客之屬  
眾也雕琢儀物文辭之美也爾雅釋訓曰有客宿宿  
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箋曰繫絆也毛傳謂

欲絆其馬而留之禮備客歸追而留之又問其左右而綏安之恐其有不安便故不肯留也禮所以著誠也此頌所以道王愛敬客不已篤厚之誠心也故禮有追餞非虛文也此追餞國客之樂歌也夷平也孔甚也夫既有淫威今則降福甚平言無彼此輕重之間所以慰安武庚之使者也淫威謂伐紂也掌客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三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大行人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殷後爵上公故其臣下二等於四宿而歸歟

楚辭傳卷十八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過劉耆定爾功

楚子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武頌無此二章後乃析而爲資爲桓殆秦火之後毛詩錯置之而杜預謂蓋楚歌之次第亦曲矣於耆歎美之辭皇尊大之稱烈者功業之光顯武王之烈人無得而競也天下莫與之爭矣允也文王之文德天下信之文王初無取天下之心帝謂文王無然畔援誕先登

于岸蓋眾聖贊起文王始赫斯怒以遏徂旅而猶事  
殷然其計安天下則文王已開之矣嗣子武王受之  
既勝殷則竭止劉殺歸馬放牛示天下弗服定者安  
定之云爾楚子引此詩者定爾功亦言其不尙威武  
之意文王武王無二心也無二道也其心皆在於安  
定天下之民非私於己也非私其怒也耆老也有終  
極之義謂終定爾功其功乃安定之公文王開於始  
武王成於終故曰耆若夫後世動於己私過於劉殺  
何功之有毛詩序曰武奏大武也然則武王作此樂

整湖詩傳 卷十八

三五 四明叢書

續園刊本

至成王時周公作此頌而樂歌始備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嬖嬖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  
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  
思不忘

毛詩序曰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箋云閔悼傷之  
言也造猶成也嬖嬖然孤特在憂病之中武王卽王  
位未久而崩是家業不造成於乎歎辭皇考武王也  
武王上壽永世克盡孝道謂能繼志述事尤有天下  
皇祖文王也文王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言陟



降言文王動合天道如陟帝庭奉帝命降而行之天下當時人稱美文王斯言盛行故多見於詩訪落又曰紹庭上下陟降厥家此頌乃嗣王免喪見於武王廟故首言皇考因上及皇祖文王以文武二后道同功並世接親近也皇王兼稱文武也今予小子繼序不忘文武之道思語辭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毛傳曰訪謀落始時是率循猶道判分渙散也釋詁云艾歷也郭璞云長者多更歷子謀其始率循昭考武王之道歎曰悠哉悠悠未濟之意朕未耆艾未有所經歷子將有所就而繼有三監淮夷之叛周道分散親族離渙予小子未堪家多難所願武王昭繼文王上下帝庭之道陟降我家以保右我大雅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頌云念茲皇祖陟降庭止此上下猶陟降也謂陟於帝庭奉帝命降而行之天下此則願武王昭繼其道降於我家休矣者願佑我以休祥保

我身使安明我心使不昏明之爲言亦欲啟成王之心釋其疑也是頌成王祀武王有所祈也而毛詩序曰嗣王謀於廟不曰祀何也衛宏作序多鹵莽訪云者謂成王始訪聞詢謀不謂今也爾雅多差艾未必果訓歷謂朕未嘗艾謂幼沖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朱氏思語辭也李曰鄭氏以爲變易之易不如杜元

燕湖詩傳 卷十八

二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凱以爲難易之易左傳引命不易哉元凱注奉承其命甚難毛傳曰士事也桓頌康誥亦以士爲事天昭顯可覩而命不易保無曰高高在上未必監察于下也天神降監人事復陟而升日日監察於此自敬之至是一節所以致戒於王也於是又言王致答謙辭曰維予小子不聰明惟敬而已日日進而就之至於月而浸熟將持漸固謂稍能持執不失也緝而治之漸有光明爾其彌我仔肩之任示我顯德行予將學焉敬言進德之大要緝言緝密學患疏略行必本於

德不可務外而不由中空言無所據必明示以顯德行當時大臣必有進戒之言如右王亦必有致答謙辭自序及求輔之意略如右作爲樂歌以燕羣臣與其言敬若緝熙言示德行其教者致教之辭歟抑王親聖賢之教自能爲此辭與夫燕而聞是歌自然感發君臣之德意潛釋非心毛詩序惟曰羣臣進戒嗣王猶未盡其旨也箋云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孟子佛士亦輔弼也拂佛通諫則拂逆之矣說文仔克也所以荷任者肩也時猶我也示我之違使我克勝其肩任社稷民人之任重也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并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拊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於蓼

此成王悔過之詩也毛詩序曰嗣王求助未得其情草之相比曰并竹之相比曰并今俚語相并比曰連并曰成并當日成王惑於管蔡之流言而疑周公後天大雷電以風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啟金縢之書將卜而得周公代武王之說王始感悟始不疑周公始悔昔者信管蔡之非蜂喻管蔡王與管蔡連比是

拜蜂也王惑于管蔡故管蔡依王以作亂幾危社稷  
是王自取辛螫也蜂螫毒人摧之痛如辛故曰辛螫  
王曰予其懲創前事而愆愼後患懼後有若管蔡之  
類爲患故加愼也莫如予之拜蜂自求辛螫肇始也  
始信彼桃蟲雖至微後乃拚飛維鳥武王崩子幼冲  
未堪家多難而又集于蓼蓼味辛亦猶蜂螫之辛更  
辭叶韻故又曰蓼其意則同鄭箋云鶴之所爲鳥題  
肩或曰鴉皆惡聲之鳥孔疏曰定本集注皆云或曰  
鴟皆惡鳥也月令季冬征鳥厲注云征鳥題肩齊入

楚湖詩傳 卷十八

三九四 朔叢書  
約園刊本

謂之擊征或曰鷹然則題肩是鷹之別名與鴉不類  
諸儒又以鶴爲巧婦與題肩又不類箋以三者爲一  
其義未詳 按原本鄭箋以下缺今補入 郭璞注云桑飛卽鶴鴉也  
又名鶴鷺亦名巧婦江東呼布母案爾雅云鷓鴣鴉  
鴉屬非此小雀明矣說文云鷓鴣桃蟲也毛傳謂拜  
蜂摩曳也蓋本於釋訓粵冬擊曳也毛義未安成王  
悔過如此明白明以告人自怨自艾此其所以爲賢

王也

載及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

亞侯旅侯疆侯以有噲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庶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飴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芟所銜反澤補音一讀直格切一讀徒各切畛之忍反補音之人切張衡東京賦殿未出乎城闕旆已反乎郊畛盛夏后之致美爰蒸敬於神明毛傳曰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畛場也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

楚湖詩傳 卷十八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旅子弟也疆疆力也鄭箋云載始也隰謂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徑路者疆有餘力者周禮曰以疆予任氏以謂閒民今時傭賃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爾雅侯維義同語助也下溼曰隰不必留水故無畛徂往也澤澤耕田有水也李曰噲者眾人飲食之聲也毛傳曰士子弟也箋云饁饋饌也依之言愛也思語助也士夫也曰媚曰依言夫婦親愛也毛傳曰略利也問之田家曰耕罷略去耜端之積土爾非略而利之孔疏曰王肅以俶爲始載爲事箋云實種子

也正舍也活生也穀種浸而芽蘖乃播布之釋訓曰  
繇糲生也邢疏云舍人云穀皆生之貌載芟云驛驛  
其達箋云達出地也毛傳曰傑苗厥然特美也庶耘  
也箋云傑先長者厥厥其苗眾齊等也簡謂厥者飽  
厭充盛之貌歟孫炎曰縣縣言詳密也郭璞曰芸不  
息也王氏云芸者其眾縣縣然不絕也濟濟者刈穫  
齊整不亂有序也其積厚而其實多萬億及秭宜其  
積實也所積少則虛矣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  
妣以洽百禮釋見豐年毛傳曰餼芬香也椒酒餼也

胡壽也考成也孔疏引左傳僖二十二年雖及胡者  
諡法保民耆艾曰胡胡爲壽也釋詁云考成也蕩曰  
雖無老成人今爲酒有用椒者夫年豐爲酒醴烝畀  
祖妣以洽百禮又酒餼然其香豈不甚美豈不爲邦  
家之光胡考之寧者神降福嘏也毛詩序曰載芟春  
藉田而祈社稷也差誤良多是頌首章似藉田其後  
非矣亦非祈社稷情狀周禮右社稷左宗廟今首言  
烝畀祖妣則知非祀社稷也社稷尊於宗廟此乃百  
禮之一爾熟玩始末其蜡祭之樂歌與蜡亦農事之

祭也序陳農事之勞勤又言噲媼婦依士亦近於  
戲樂且者苟且也蜡所以戲樂疑苟且徇俗故曰苟  
且先聖王雖本因俗然既制而爲禮後王尊行不廢  
非苟且也匪今始有今禮乃振古如茲爾雅釋言云  
振古也振其墳之訛歟墳長久之義也詳釋見大雅  
桑柔此曰久古如茲爾熟玩辭情依然蜡祭之樂歌  
也孔子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此蜡之道也

夏夏良耜傲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  
筐及筥其饌伊黍其笠伊糾其耨斯趙以薺茶蓼茶蓼  
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揜揜積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如  
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穀時稔牡有秣其角  
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楚湖詩傳 卷十八

三十四明叢書

射圃刊本

郭曰夏夏言嚴利也箋云良善也筐筥所以盛黍也  
毛傳曰笠所以禦暑雨也趙利也箋云有來視汝謂  
婦子來臨者其笠糾結而成者耨鋤類釋見臣工  
說文云薺拔出草也毛傳曰蓼水草也釋草云蓼秀  
葉郭璞云以蓼蓼朱曰今人取以藥溪取魚故又  
曰茶毒毛傳曰揜揜穫聲也墉城也粟粟實也其積

厚實也載芟云有實其積釋獸牛屬黑犗犗毛傳曰黃牛黑犗曰犗社稷之牛角尺角稍長故有犗然之勢古之人謂社考以上也皆重農事皆報社稷今似續古人遵行其禮亦猶載芟云匪今斯今振古如茲大抵聖賢好古遵古故必及此毛詩序曰良耜秋報社稷也言秋未安秋方刈報在冬耳今八月乃周之孟冬

楚湖詩傳卷十八

三四明疏書約園刊本

絲衣其紕載弁俵俵自堂徂基自羊徂牛禴鼎及甬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躋躋王之造載用有爾實維爾公允師

於者歎美之辭王師周公之師王謂文王武王也師眾也自文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武王卽位猶須暇之猶觀紂惡之或悛也是謂遵養時晦鑠光也人心歸周王師義勇豈不有光至於紂惡滋熾人心滋憤天下咸願武王必伐纣和也人心歸周咸和而純一故天下大介助武王不止於三分有其二



而已人心之大助卽天命之大助武王於是不得不  
順受其大介曰龍者如龍之奮飛變化也下文躊躇  
亦有龍之象奮武也於是大有所造爲而往伐或曰  
龍寵也承天寵而受之長發亦云荷天之寵鄭箋曰  
載則也允信也載猶則爾大抵語助也惟王有造故  
今成王得爲之嗣故曰有嗣實惟文王武王大公足  
以信於師眾咸信文武志不私於己亦猶湯四海皆  
曰非富天下也而爲匹夫匹婦復讐也毛詩序曰酌  
告成大武也朱曰內則十三舞勺卽此詩也學業其

謹諸始哉諸儒自不究詩序之是非一從其說厥後  
卒至牽強穿鑿而不可解酌之序曰言能酌先祖之  
道以養天下詩中無此意桓之序曰講武類禡也詩  
中無講武之意又曰桓武志也益乖矣武王之公允  
信於師眾徂往伐紂維求安定斯民爾用武非武王  
之本志也賚序曰大封於廟也詩亦無此意求寶意  
不得不得不爲曲說爾般序曰巡狩而祀四嶽河海  
詩近似矣而實非何謂翁河何以言允猶下文全不  
類巡狩詩序自關雎以來其差謬累累是四篇者其

大武樂章之異名乎酌者酌時而行也時晦時純熙  
靜勦隨時酌而行之也恆則取諸桓桓賚者以敷邇  
當時之人皆釋思周德思願武王之伐紂出民於水  
火之中武王往伐維求安定斯民是大賚於四海也  
般者武王率師而東陟其高山及墮山又及喬嶽渡  
孟津故詩人卽河取喻天下咸知文武大公而非私  
猶道也允信之道也如彼翕受河流人心篤信畢趨  
敷天之下哀眾其時之對向周王而不違去者不期  
而皆伐若是其眾也是時樂武王之必伐樂水火之  
今出其樂可勝旣耶故曰般樂也左傳宣十二年楚  
子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輔時綏  
思我祖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然則前之武  
與此酌桓賚般皆武樂異章之名而毛氏錯置之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  
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聞之

武王伐紂萬邦咸綏安屢年豐登其以人和故天地  
之氣亦和敷天旣命武王伐殷又錫之以屢豐年故  
詩人謂之天命匪解謂天命浚錫勦勦而不懈也桓

桓者武德所有植立也武王能保有其事四方征伐  
滅國五十克定厥家功成業定是謂植立是詩序武  
王伐紂已後之事詩人歎美武王之德蓋與大通其  
桓桓征伐無非天道皇大也大矣哉天以武王伐殷  
也開伐也敬之亦以士爲事亦見康誥餘釋見酌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釋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  
命於釋思

止詰助也文王本無伐紂之心後以紂惡滋熾民久  
苦其毒羣聖賢贊文王之安三分天下其時歸文王

楚湖詩傳 卷十八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密人無道助紂爲虐文王曰天命也始修王業既勤  
勞矣大勳未集武王應受此志而繼行之敷遍一時  
之人皆釋思周德思願周伐紂思之不已曰釋武王  
不得已而往伐徂往也維求安定斯民爾非私於己  
也時是也是周之天命也天命周往伐也夫周之所  
以致天下之釋思不已者何也是道甚美也大公無  
私天之道也使文王武王有一點動乎私之意則安  
能致天下之釋思於歎美之辭也餘釋見酌言時是  
多通用蓋記音異爾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隄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衷  
時之對時周之命

於歎美也皇大也歎美尊大周王伐紂其時東伐升  
陟高山隄山喬嶽渡河而伐紂其致天下允信之道  
如翕河流畢赴會伐歎天之下衷歎其時之對向於  
周者畢會是周之天命也時是也必曰命者時非武  
王之私心皆天道天命也爾雅釋山云巒山隄郭璞  
曰山形長狹者荊州謂之巒詩曰隄山喬嶽餘釋見  
酌

慈湖詩傳卷十九

宋慈溪楊 簡敬仲撰

魯頌

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駟駟牡馬在駟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駟有騂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驪有騶有雒以車釋釋思無斃思馬斯作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驪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祖

慈湖詩傳卷十九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才柏梁臺七言才與時叶易林履之巽曰蹇驢不才駿驥失時明夷之觀曰德積逢時宜其美才舜南風之歌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史記龜策

傳天地合氣以生百材陰陽有分不離四時按韻補有陸雲

詩咨子頑矇叢爾弱才沈補音才前西切醇疑前移靡元渚挹底雲淇四語

切邪補音祥余切不正也太玄法首邪與率叶羨首邪與夫叶班彪北征賦邪與圖叶班固王汲贊邪與徒叶急就章邪與胡叶 毛傳不言僖公而衛宏作序曰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

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乎季孫  
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衛宏固多妄而此序  
若有所據者鄭云史克魯史也孔疏云僖公既薨之  
後魯請爲作頌既爲天子所許而史官名克者作以  
左傳文十八年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故知史克魯史  
然熟觀是頌殊無追頌情狀餘頌亦然安知非僖公  
末年公兩朝于王所後王使宰周公來聘時邾安知  
非作頌以陳公之美而請錫命邾晉大夫爲武公請  
命于天子之使而作無衣亦此類爾以春秋觀魯君

其夫道不一以詩觀魯君其得乎道亦不一明道不  
在遠人心卽道順則正不則邾毛傳曰駟駒良馬腹  
幹肥長也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  
林外曰坰鄭箋云必牧于坰野者辟民居與良田也  
周禮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釋畜云  
驪馬白跨驕孫炎曰驪黑色也白跨股腳色也郭璞  
曰跨髀間也釋畜又云黃白皇孔疏云其驪與黃爾  
雅無文月令孟冬云駕鐵驪檀弓曰夏后氏尙黑戎  
事乘驪毛傳曰黃驂曰黃王氏曰彭彭張也車雖彭

彭張大馬能以之以者負之而行也魯君思慮政事無有窮限言勤思廣博以至於思牧馬有驕皇驪黃之臧善斯此也釋畜云蒼白雜毛雖黃白雜毛駉毛傳曰赤黃曰駉蒼駉曰駉係係有力也孔疏云駉駉爾雅無文周人尙赤而牲用駉牝禮稱陽祀用駉牲是駉爲純赤色言赤黃者謂赤而微黃其色鮮明者也上云黃駉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駉謂赤而微黃此其所以異也蒼駉曰駉謂青而微黑今之駉馬也顧命曰四人駉弁注云青黑曰駉思無期限

常常動思也才者驚之反才猶良也釋畜云青駉駉驪白馬黑鬣駉孫炎云驪色有淺深似魚鱗也郭璞云淺深班駉隱氈今之連錢驄禮記曰夏后氏駉馬黑鬣毛傳曰赤身黑鬣曰駉黑身白鬣曰雜孔疏云駉雜爾雅無文釋畜云駉馬白腹駉駉白駉郭璞云駉赤身黑鬣釋釋行不息也魯君思政理無厭敦作動作也言其善行也釋畜云陰白雜毛駉舍人曰今之泥驄也樊光曰駉者目下白也孫炎曰陰淺黑也今嚴發人皆以陰爲因亦猶咽咽卽淵淵釋畜云形

白雜毛駮郭璞云卽今之縹白馬也釋畜云二月白  
魚郭云似魚目也毛傳曰豪骭曰驪駮戶宴反孔疏  
云驪爾雅無文說文云骭骹也郭璞云骭脚脛然則  
駮者膝下之名釋畜云四駮皆白驪無毫骭白之名  
傳言毫骭白曰驪者蓋謂毫毛在骭而白長名爲驪  
也驪則四駮雜白而毛短故與驪異也孔疏此說少  
思爾何其曲也毛傳止曰毫骭白不曰皆白自與驪  
不同何必曲解祛祛猶去去也魯君所思無邪僻思  
馬能如此徂往也諸儒因孔子蔽三百篇以思無邪  
之一言而疑思無邪之高遠甚矣道之不明也自諸  
儒不省中庸不出日用庸常而道始不明矣洪範曰  
王道平平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書曰彝曰常而諸  
儒白不悟矣

有駮有駮駮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  
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有駮有駮駮彼乘牡夙夜  
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  
兮有駮有駮駮彼乘驪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  
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于胥樂兮



毛傳曰駟馬肥強貌孔疏云四馬曰乘魯君燕羣臣以車來此言于乘之馬悅其臣故亦悅其馬而見諸詩稱臣夙夜在公之勤又稱其在公明哲無所不明故曰明明鷺潔白羣飛可愛故以比羣臣來燕威儀濟濟愛其臣故取可愛之物喻之燕羣臣有樂故鼓咽咽鼓音也本淵淵方音訛而爲咽隨方音皆可醉而起舞者禮樂之事士大夫所習學燕而醉亦舞舞與鼓節相應故連言之鼓而舞所以相樂也胥相也皆也黃釋見駟釋畜云青驪駟郭璞云今之鐵驄自

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相與所祝之辭也有年豐年也詒遺也毛詩序曰有駟頌僖公也君臣之有道也此序固無害於道然舉天下古今之人皆可言有道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僖公羣臣亦有時乎無道見諸春秋若此頌所言無失道者亦可以言有道但恐衛宏本心未必明此以他序知之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所其旂茝茝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躡躡其馬躡躡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

教思樂泮水薄采其芻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  
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  
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  
伊祐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  
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濟濟多士克廣德  
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訥  
在泮獻功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既  
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鬪彼飛鵠集于  
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

齒大路南金

陶補音夷周反易林遁之既濟曰鉉基逢時稷契臯  
陶貞良得願微子解囚顏師古漢書注凡繇皆讀爲  
由獨於臯陶作士正五刑乃云繇弋昭反蓋未盡也  
先儒謂秦人猶搖聲相近云猶卽搖也古今字爾吳  
如字又音話訥音凶逆補音宜腳反苟勛正旦大會  
歌明明天子臨下有赫四表宅心惠浹蠻貊柔遠能  
邇孔淑不逆來格祈祈邦家是若 王氏曰思發語  
辭也鄭箋云辟雖水外圓如璧泮半水王制天子辟

雍諸侯泮宮芹水菜也方言云戾至也止其語助歟  
言亦語助魯人樂泮宮而從容焉薄采其芹而魯君  
至矣觀其旂棨棨然車馬之鸞聲噦噦然魯人無小  
大皆從公而往泮宮邁往也藻釋見采蘋躡躡馬足  
高也馬高者爲美魯君語音清明故曰昭昭魯人愛  
其君故云釋文之繞反非蓋拘於協韻如字亦協色  
者顏色和美也和顏笑語無所有怒維教之毛傳曰  
茆萑葵也鄭小同云江東名之萑菜生陂澤中草木  
疏同或名水葵孔疏釋文同曰萑菜永錫難老者獻

酢所祝壽考也亦猶祭禮嘏辭眉壽萬年也後世亦  
有以酒爲壽人言道理有長有短俗曰從長魯侯從  
羣臣所謀之理長者順之用以屈此羣醜羣醜謂淮  
夷叛亂之眾也醜類也穆穆淵默也考之春秋魯君  
每每失道而此曰敬明其德者亦非誣也人惟自善  
其德自明自敬維勤乎意始昏始失如雲翳太虛及  
雲斂則太虛清明如故矣是故人心善惡是非雜錯  
是頌亦稱其善者是者爾是則是道非則非道其敬  
明其慎儀誠可以爲民則誠有文誠有武允信也誠

也假者格音之微轉也卽格也至也烈祖周公魯公  
歟魯君之德昭格之非徒祭而蒙嘏辭乃自求多福  
祜福也言魯君修己故致祜也旣作泮宮未幾而淮  
夷服上言明德謂有德故能服之鄭箋云誠所格者  
之左耳淑善也囚所執獲者聽獄之寬平者卽臯陶  
之心也故言問譽淑善如臯陶古者士君子皆從軍  
旅故克廣魯君之德心亦承上獻囚寬平之意不吳  
譁不肆揚此文武周公之德化亦魯人德性之所自  
有也不吳亦見絲衣桓桓武德之貌于征謂往而征

之淮夷在魯之東南釋詁云烝進也烝烝進進也皇  
大也軍旅盛大也不告于訕不以凶敗聞也獻功以  
有功聞也觶者角弓弛而觶曲也搜索其矢而束之  
淮夷服我哉兵也戎車孔博以人不在車而寬博也  
孔甚也無數不厭倦也謹終如始用師之道也驕情  
者敗雖克淮夷甚淑善而不暴逆苟克勝而不淑善  
或暴逆不順乎道則道雖始善而終敗矣今孔淑不  
逆則其道益固不驟敗也故淮夷卒於得其心故以  
鴉食我桑黈懷我好音爲喻黈桑實也鴉雖惡鳥甘

我桑黹而食之喻心服我以好音語寬諭之而彼心  
懷服也說文云憬覺悟也毛傳曰琛寶也元龜尺二  
寸賂遺也南荆揚也禹貢荆揚貢金三品琛或作琛  
箋云大猶廣也廣賂者賂君及卿大夫也毛詩序曰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未盡詩旨

闕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  
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穰稊稷  
藂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  
土纘禹之緒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楚湖詩傳 卷十九

九四明嚴書

初園刊本

至于文武纘太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  
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  
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  
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  
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  
是饗是宜降福旣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  
而福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魚載羹邊豆大房萬舞  
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  
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

千乘朱英綠滕二子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纓烝徒增  
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  
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壽而艾  
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  
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  
有鼻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  
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  
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  
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  
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翳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  
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卷十九

十四明叢書

詩經刊本

多補音一讀章移切廣雅祇也

按原本祇誤多

周公無祇悔

九家本作多論語多見其不知量本亦作祇揚雄翼

州牧箴仰觀前世厥用孔多初安如山後傾如崖故

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何晏景福殿賦鮑如蜿虹赫如

奔螭南距滎陽北極幽厓任重道遠厥用孔多一讀

當何切集韻亦有章移切嚴補音魚杕切邦補音卜

功切繹補音弋灼切宅補音達各切嘏補音果五切

母補音滿罪切有補音羽軌切斷音短度待洽反尺  
補音勑略切十寸也後漢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  
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  
方全疋帛額逆各切帛樸各切王褒僮約讀券文訖  
窮咋索乞乞叩頭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  
審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穿額早知當  
是爲王大夫沽酒真不敢作惡搏逋莫切陌莫各切  
額逆各切烏補音七約切碩補音常約切下同奕補  
音弋約切揚雄太常箴翼翼太常是爲常伯穆穆靈

祇寢廟奕奕陸機七徵敷延表之廣庶矯陵霄之高

閭秀清輝于雲表騰藻蔭之奕奕

按韻補有此四句今補入

祖考頌遠除尋軌崇基式廓昭明有家祖廟奕奕伯

逋莫切且碩補音同上孔碩讀 毛傳曰孟仲子曰

闕宮祿宮也血清淨也枚枚鑿密也毛傳先謂闕閉

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是以大司樂饗

先妣故曰先妣而曰常閉而無事何也孔疏謂大司

樂云舞以大饗以饗先妣則先妣之廟有祭事矣且

立廟所以祭神而云閉而無事者案祭法王立七廟

五廟皆月祭之二祧饗嘗乃止彼文據周爲說其言不及先妣先妣立廟非常而祭之又疏月朔四時祭所不及比于七廟是闕而無事也莊三十二年左傳稱公見孟任從之闕謂閉戶拒公故闕爲閉也毛傳孔疏甚當時情但闕宮之名蓋世所稱非本立是名諸儒爾魯有姜嫄廟蓋考是頌之不審是頌惟言僖公之头推其本始故及姜嫄因稱其廟曰闕宮實實枚枚中言其美使是頌專言姜嫄廟新廟奕奕謂姜嫄廟則所謂路寢孔碩者何耶下言松柏斷度尋尺

蓋修治路寢并修羣廟奕奕明煥亦以爲僖公之美故言之以修治非大功故言於卒章毛傳以新廟爲闕宮廟則未安夫闕宮之廟已新作於僖公之初年常事亦不足稱頌况文承路寢之事情非闕廟蓋路寢孔碩與役特盛故首言至於廟則略修飾而新之故言公子奚斯董其役至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以此略飾而不大治故壞歟鄭箋謂上新姜嫄之廟非也鄭不善屬文於此益驗况是頌前篇蓋美僖公辭情甚明非專頌姜嫄也此尤見康成之不善屬文不



省文意不相接應毛傳謂常閉而無事蓋言其大常非絕無祭事也實實壯實也不回者言正直而行不回邪也上帝是依履帝武敏歆也彌滿也滿十月卽生不遲內宰鄭司農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穉毛傳曰先種曰種後種曰穉釋草云秬黑黍李曰菽大豆后稷幼而好種菝種菝糶豐茂穎粟此降福之始後爲后稷之官教民稼穡百穀豐熟奄有下國則天降福多矣奄盡也下土猶下國言盡下土皆有黍稷移種穉菝麥稻秬也禹治水后稷續繼其緒而稼穡焉大王避狄而居岐陽邠人從之如歸市以大王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而去之一言也王業自此始故此曰實始剪商屆至也武王至於牧野卽天致牧野此明武王之心一無己私皆天道也無疑貳無虞度而懼上帝臨護文敦厚也旅眾也武王遏劉止殺厚恤商之旅有道如此萬姓悅服故所至皆克濟厥功咸皆也毛傳曰王成王也元首宇居也鄭箋云叔父周公也成王告周公欲封伯禽魯公乃策命伯禽加賜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王制名山

大澤不以封諸侯附庸則不得專臣也法不得有故  
謂之賜降福既多云者

按原本王制以下缺今補入

亦猶少牢饋

食禮之嘏於主人曰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  
萬年勿替引之也魯國于東使永保東方常常不絕  
詩人因是廣其祝頌祈願之辭不小虧不大崩不震  
動不騰踰此又言保其德也箋云三壽三卿也王氏  
曰壽考之三卿爲公朋也朱曰三壽未詳或曰願公  
壽與尚陵等爲三也公車千乘者按司馬法成方十  
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明堂位謂  
方七百里此張大之辭非事實明堂位之誣誤多矣  
此不可信孟子謂周公之封于魯方百里子產亦曰  
諸侯一同三子所見乃事實周禮諸侯封疆方四百  
里者蓋周公懲三監淮夷之亂新封諸侯勢懼於不  
敵故增武成三等之制著之周禮蓋武王始則因古  
制不變然自唐虞萬國歷夏商及周強陵弱大并小  
何止於百里矣殷止三千諸侯至孟津者八百國耳  
餘雖有未至大概又少于殷可見大益并小新封百  
里之國七十里五十里之國力將不敵周公知其不

可不變故增其制蓋欲益周公之所封以藩屏周室所增多者殆亦附庸并計焉是頌雖曰賜之附庸亦不及四方百里之地矣至戰國之時孟子唯曰今魯方百里者五爾侵并至是尙無方七百里而況於始封之時乎成王不能行周公之制大司徒地中建王國是卽洛邑成王終不能遷而安於西都則周禮一書之不盡行者有矣今以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計之則方百里之國唯有百乘而此曰有車千乘者以此頌不用司馬法出軍之制而言魯地實有之數古者出軍非竭作而出之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而司馬法成方十里出車一乘則又寬僭國方百里方里而井井九夫方百里則爲方一里者萬爲九萬夫大約三分去一以爲山林川澤城郭宮室途巷餘六萬夫又以不易一易再易之地通之則六萬夫之地實三萬夫正應夫三爲一屋之義凡三夫之地實一家也則方百里實有三萬家以家一人計之則三萬故曰公徒三萬以大司馬全賦之制計之上地可用者家三人中地家二人下地家一人今通以中地計之

則三萬家爲七萬五千人正應千乘每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共七十五人之數詩人所言亦不過

制矣毛傳曰朱英矛飾也滕繩也重弓重於嚮中也

按原本中誤作弓

箋云備所壞也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

持矛中人御小戎云竹閉緹滕又云交韞二弓孔疏

云二牙共束以綠繩宣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

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敢樂伯

在左而云左射是左人持弓也成十六年晉欒鍼爲

右按原本誤作左

曰持矛哀二年衛太子爲右曰備持矛焉

毛傳曰貝胄貝飾也朱紱以朱紱綴之增增眾也箋

云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斬孤竹又南艾荆及羣舒

無敢當之詩人旣鋪張公之功又致其所願申言俾

爾昌熾壽富髮將曰則黃台背釋見大雅行葦老壽

之狀也胥相也相與試驗氣力神色以知壽考詩人

又重複申言所願昌大耋又萬有千歲眉壽無有所

壽萬有千者萬而又千也有又同朱曰燧與贍同毛

傳曰龜山蒙山奄盡也龜蒙二山則盡有之餘東境

甚廣大魯雖不盡有而大略無不順而相違者荒略

也至于海邦及淮夷來同無有不率從者此魯侯之  
功也毛傳曰嶷山繹山禹貢徐州之地魯之所宅雖

不盡有大略包荒之矣毛傳曰南夷荆楚也

按原本楚訛夷

蠻貊蓋外域之通稱此謂淮夷之外又有餘蠻貊故  
云若順也言之順應曰諸大略無相違異者魯侯是  
若謂莫不惟魯侯是若謂順魯侯也雖有福嘏而雜  
之以禍災非純嘏也僖公在位久故是頌多言壽毛  
傳曰常許魯南鄙西鄙箋云許田魯朝宿之邑常或  
作嘗在薛之旁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六國時

春秋傳卷十九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齊有孟嘗君食邑于薛曰復周公之土是嘗失之矣  
往者鄭以璧假許田至是復耶居云者欲其永止之  
意耶燕安也令善也其妻令善其母壽考其大夫士  
宜咸是有謂保有之釋文曰兒齒落更生細者也毛  
傳曰徂來山新甫山也八尺曰尋桷椽也孔疏曰桷  
與椽是椽之別名奚斯公子魚也有鳥者圓而無琢  
痕如鳥也毛傳曰曼長也碩大也萬民是若民咸順  
之無忤也公之正寢曰路寢路者無所不通如路也  
路寢通接外事君雖居宮中貴乎通達而無壅蔽也

衛宏作序曰闕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不盡詩  
旨

慈湖詩傳卷十九

大  
四  
明  
叢  
書  
約  
園  
刊  
本

慈湖詩傳卷十九

慈湖詩傳卷二十

宋慈溪楊 簡敬仲撰

商頌

猗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綏  
我思成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  
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數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  
擇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  
湯孫之將

那衛宏作毛詩序曰那祀成湯也自微子至於戴公

慈湖詩傳卷二十

一四明叢書

約畧刊本

其閒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  
大師以那爲首今所存五篇而衛宏尙言十二篇何  
也 數補音弋灼切奕澤並同上切昔補音息約切  
古也昔有三音一如交錯之錯類篇倉各切注引周  
官老牛之角沴而昔一如鳥鵲之鵲說文鵲寫昔三  
字同音一如侵削旁紐削轉爲昔故昔削互用楚辭  
大招昔與作澤客叶左思魏都賦昔與魄叶又詠史  
詩昔與壑叶左貴嬪楊后文昔與閣叶澤徒各切客  
克各切魄白各切用韻皆與詩同特不知於前三音

之中當爲何讀詩韻多得之旁紐今定讀如削夕補  
音祥禽切左貴嬪傷后文思媚皇始虔恭朝夕允釐  
中饋執事有恪 毛傳曰猗歎辭那多也鞀鼓樂之  
所成也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懸鼓明堂位曰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懸鼓毛詩鄭箋云置讀曰  
植金縢曰植璧夫璧不可植也唯可置之而已故徐  
音置然則植置通用歟故鄭讀此置曰植楹謂之柱  
貫中而樹之也鞀則楹鼓之小者加兩耳搖之耳邊  
自擊故曰置立然則音義置植皆通歟或欲作樂先  
設置歟爾雅釋詁云那多也此那與專指鞀鼓非謂  
大鼓也而箋謂鞀與鼓爲二未安下文奏鼓簡簡則  
大鼓矣康成不善屬文而好拘故分鞀鼓爲二簡簡  
聲辨而不雜如簡也衍樂和也箋云烈祖湯也湯孫  
太甲也是頌始作則太甲時也後世亦可用之亦可  
稱湯孫假格也假格音相近記者不同也格至也來  
也湯孫奏樂以來其神歟綏安也神其安我所思而  
成之歟湯孫思得烈祖之神至而享之也淵淵鞀鼓  
之音小嘒嘒亦小貌風云嘒彼小星比管聲小矣平



者不焦急

按原本誤作意

又不緩濁也和則眾音諧協舒暢

中平也鼓管皆依磬聲於歎辭赫盛也於是告湯孫

曰此樂盛矣穆穆者和靜微遠之音毛傳曰大鐘曰

庸鐘鼓餘音未已而又續是謂釋如也教釋也奕盛

也舞者多而盛也周禮謂四方之使者曰國客此雖

殷禮或當同歟不然則殷不異賓客此謂諸侯歎然

殷頌言諸侯曰龍旂十乘曰多辟其辭則重矣夷平

也懌悅也和乎而樂也箋云亦不夷懌乎言夷懌也

自古在昔之先民有所作爲溫恭朝夕執事有恪言

卷二十一

三四四書

初國刊本

今與祭之人亦然詩人於是又曰顧我今烝嘗之祭

乃湯孫之所將奉也將奉出於誠敬夫溫恭也恪也

將也皆此心也此心道心也祖考之所以來格者此

也既和且平者此心所同自古先民之道皆此也所

謂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者此也一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

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暇假無言時靡有爭綬我

眉壽黃耇無疆約軼錯衡八鸞鶴鳴以假以享我受命

薄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子烝

嘗湯孫之將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禧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肇首此史記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帝

釋名傳卷二十

四四明叢書約圖刊本

舜命契爲司徒封於商毛傳曰玄鳥鳳也諸儒習於孔子不語怪神而不肯信姜嫄履帝武敏歆簡狄吞玄鳥之卵而生商之事夫天地閒怪神之事何所不有簡冊所載耳目所及若是者多矣予不語怪神乃門弟子所記孔子亦未嘗斷然曰天下無怪神之事生民玄鳥之詩孔子取焉諸儒則穿鑿爲說強使之無孔子未必如此諸儒爲說終不若詩文之明白坦夷道無所不通故變化無所不有惟知道者信之持難於言以天下執己見執迹不化者多雖告之多疑

故孔子不言爾自簡狄至湯歷年久矣故謂命玄鳥降  
生商之上帝曰古帝是時古帝已命湯武域有四方  
矣湯者契後世之孫生契所以生湯也域謂包有之  
也四方咸命湯后奄有九有蓋湯得四方之心故四  
方咸戴之欲以爲王九有九州也奄盡也猶言域四  
方也特更其辭爾人心所歸卽上帝之所命民爲貴  
君爲輕故此謂方命厥后商之先后所以受天命繼  
繼承承不危殆者以有武丁孫子繼其後也武丁爲  
先后之孫子兩言武丁孫子贊美不已也武丁高宗

慈湖詩傳卷二十

五四明叢書

初園刊本

有武功故曰武王靡不勝易曰高宗伐鬼方說命曰  
惟甲冑起戎惟干戈省厥躬知高宗有武功伐而克  
之曰勝建龍旂者十乘謂諸侯來助祭也大禋是承  
祭以黍稷爲重也鄭箋謂諸侯奉承而進之未安奉  
黍稷主婦之職攷特牲按原本作時杜誤少牢禮則然天子  
祭禮不存今獨以此文承龍旂十乘而遂以爲諸侯  
則難詩文固多承連而意別者諸侯助祭爲賓於奉  
糝非其類韓詩云大祭也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者高  
宗能安民民安其居故云也肇始也帝小辛帝小乙

之時殷道衰雖不至危殆而四海之心不悅服諸侯  
來朝貢者鮮矣至高宗始能得四海歡心始能統域  
四海四海諸侯來假假格也格音之訛也至也謂朝  
貢也祁祁盛貌箋云員古文作云河或作何字訛也  
箋云所云惟何乎言殷王受命皆宜百祿是何謂擔  
負天之多福箋意謂來假者所云也稱頌歸美之辭  
也景明也明言也云言也後篇何天之休何天之龍  
皆擔何之義也衛宏作毛詩序曰玄鳥祀高宗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

蘇詩傳卷二十

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疆幅幘旣長有域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撥受小國  
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旣發相土烈烈海外  
有截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  
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  
何天之休不競不綵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受  
小共九共爲下國駿厯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  
不難不堞百祿是總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  
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遠九有有截韋顧旣伐昆  
吾夏桀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子卿士寶維

阿衡竇左右商王

方補音方字絕句慎音員城音嵩撥韓詩作發相意  
亮反球音求何上聲下同隸音求道在囚反共音蒸  
厖莫邦反黹奴版反藁五蒿反阿衡補音戶郎切史  
記商紀敘傳緩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  
衡荀卿賦篇以能合從又善連衡下覆百姓下飭帝  
王晉樂章陟帝位繼天正玉衡化行象神明至哉道  
隆唐虞

按原本無荀卿賦篇晉樂章二長今從韻補增入

漢書霍光敘傳遭

家不造立帝廢王權定社稷中配阿衡左右並去聲

七十四明樓書

約國刊本

潛深哲明商先王有是德性人所同有物欲遷則  
昏昧淺近故謂聖賢潛哲商不失潛哲之德故其發  
祥也長詩人推本洪水茫茫禹敷治下土盡力溝洫  
故地形方正不特畿內而已畿外之國皆修理其疆  
畔不言小國獨言大國者有城大國也將大也有城  
之女簡狄契母也毛傳曰幅廣也鄭箋曰幘當作圓  
圓謂周也箋意謂內廣而長其間有城之國方盛大  
其女生契堯封之於商天也故曰帝立其子而生商  
毛傳曰玄王契也桓大撥治也簡狄取玄鳥卵吞之

而生契故曰玄王桓者有才力之謂撥者分撥也契  
治五典五典分撥不亂又畿內外之地不勝其多契  
一一辨治故曰桓撥畿外侯國皆當施教而達之諸  
國皆聽命於契契受諸國之請則以是道達之自是  
內外率循是教而履行之不踰越所教於是遂往審  
視之則既皆興發而率履焉其躬視與使其屬視則  
不可必也文王厥厥生生卽興發也謂善心興起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其義同周官大司徒布教于  
邦國都鄙使各以教其所治民相土繼其職業雖海  
外之邦亦截截整整不越教典自契以來繼世皆不  
違道故天命亦不違商至于湯齊同尊湯而神之如  
自天降適當興王之時不遲也湯之德性則聖矣孔  
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而因物有遷者不勝其多矣  
多不足以言之其不遷者則不失其本性之聖是謂  
聖人而庸人皆不得言聖矣聖生敬敬者不慢易不  
放逸之名意動卽謂之放逸不動乎意則不遷不放  
逸是謂敬禹曰安汝止敬也舜曰惟精惟一敬也伊  
尹曰欽厥止敬也止者不動乎意也如此則進德無

疆矣故曰日躋躋升也進也德性清明本不可以升  
降進退言之以眾人遷於物動乎意滯陷而不能進  
乎善故以不滯陷而通達無阻者謂之躋升舜言惟  
精惟一以其進德亦有未精一者故也不精不雜不  
一則有閒閒則雜雜則閒閒雜則遷卽動意也然則  
聖人之進德也至矣非思慮之可言非云爲之可執  
詩曰日躋易曰進德皆因人之常言而言不可執躋  
進爲有意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  
志湯進德如此固自知可以昭格于天而湯心遲遲

不動乎意惟祇敬上帝而已祇敬上帝之心正心也  
惟祇敬而不動乎意若夫急於昭假急於事功是動  
乎意而遷也何以爲聖敬何以能昭格至矣哉遲遲  
兩言足以形容聖敬日躋融怡怡不遷不動之道  
心矣維其若是故帝命湯作式于九圍九圍九州也  
亦曰九有小球大球小國大國朝聘之玉也旒者冕  
之旒以絲綴之旒在目前目所正視爲下國所瞻覲  
尊敬也小國大國如此尊敬是天之休命至也故曰  
何天之休謂諸侯歸湯猶未伐桀之時也不競心無

所競也不求心無所求也無所競無所求不動乎意  
而遷也不動乎意故不偏於剛不偏於柔敷政優優  
寬裕從容不迫急也湯之心雖遲遲優優而百祿之  
來則道急也王氏曰小共大共小國大國所共之貢  
也夫湯未伐桀未正天子之位而諸侯已如此其貢  
故殷爲下國之駿厖駿俊也厖厚也諸侯歸仰則湯  
爲俊咸其貢焉則殷國爲厚矣下國畢共是天之龍  
我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云詩受小共大共爲下  
國帽蒙何天之寵傅奏其勇毛詩作何天之龍箋云

龍當作寵敷徧也諸侯之來致其朝貢者與凡臣民  
咸進伐桀之謀是謂敷奏進也眾進勇說而湯不爲  
震動亦不以爲難而有懃心亦不懼而竦嗚乎湯之  
道心安止不動雖若此大事亦不微動此其所以爲  
聖也百祿自總集於湯及其終也湯之下民之罹毒  
也深使伊尹五就桀以補之終不可變又諸侯之咸  
歸天命之既至不得已乃奮其武德軍載其旆秉  
鉞有虔虔敬也雖武而非肆也如火烈烈莫有敢曷  
者湯至是行其義亦非動乎意也如四時錯行如日



月代明也此惟得道者自知自信而未得乎道者終疑也毛傳曰苞本也朱曰藥旁生萌蘗也言一本生三蘗也本則夏桀藥則章也願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湯既正不義桀與三蘗皆不得遂其意九有皆截然無爲亂敗道害民者惟苞有三蘗當除去故既伐章願遂伐昆吾夏桀箋云章豕章彭姓也願昆吾皆已姓也釋文云漢書古今人表作章鼓毛傳曰葉世也爲義未明人自少至老歷年之多如葉昔湯之中年始震動業業於平亂安民信乎爲天所予天又降生卿士曰阿衡伊尹也阿安也衡平也伐桀之謀本於伊尹相湯伐桀伊尹有安平天下之功故號阿衡曰卷阿曰阿邱曰阿旁皆人之所安也衛宏作毛詩序曰長發大禘也劉曰功臣與祭故言伊尹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深入其阻哀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續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

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陟  
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栢有槩旅楹  
有閑履成孔安

撻擊也殷之武威撻擊以伐荆楚深入險阻荆之旅  
眾恐懼保聚也截然不敢微動此湯孫之功緒也衛  
宏序曰殷武祀高宗也毛無傳然則孫不知何王鄭  
箋云氏羌在西方饗獻也周語曰夫先王之制邦內  
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  
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饗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

月祀時饗歲貢終王終謂世終也箋云世見曰王昔  
成湯之時自彼遠夷氏羌猶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  
王享者曰享于商王者曰來朝于商王每每曰商  
是其帝也女荆楚居國南鄉不爲甚遠而不享不王  
也明其有罪而伐天命眾多之辟建設國都于禹績  
之中辟君也謂諸國之君也來辟猶曰來王曰歲時  
來朝覲勿使子適于禍也若不來享不來王則王朝  
不得已而征伐是使子適于禍也適往也往入于禍  
患之中也惟當務農勸率稼穡不解周公作無逸首

言知稼穡酒誥曰惟土物愛厥心臧蓋稗穡之心正  
心也非放逸之心也古聖賢深知治亂之機在此故  
云夫天命降而監察下民甚嚴言有罪則有災其有  
不僭越不淫濫不敢怠荒則天命下國大建厥福毛  
傳曰封大也孔疏引定四年左傳封豕長蛇爲證商  
邑翼翼言宮室之盛如鳥羽然四方之所仰是爲極  
如屋極然其所以致四方之歸仰者以有道德之聲  
靈感服之也赫赫厥聲濯濯厥靈蓋以言夫不可形  
容之狀甚矣道德之甚且靈也夫道德正而已矣而

蘇湖詩傳卷二十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下同心之所服焉商之賢王饗國久長見諸無逸  
曰壽考且寧惟其壽考故德業益固以保安我子孫  
升彼景著之大山掄材焉松柏丸丸然圓而直乃斷  
而遷之方正而斲之虔敬不敢慢易以松爲椽桷而  
長旅眾也楹柱之眾其閒空立者有閑之意廟有廢  
朱曰此蓋廟始耐而祭之詩也安所以安其神自封  
建厥福已上其所廟之王在昔訓辭之所有乎高宗  
多征伐衛序曰祀高宗或然

慈湖詩傳附錄

壽鏞案慈湖解詩往往別書心裁而得其深奧攻媿答楊敬仲論詩解見於攻媿集卷六十七欲反覆論辨以歸至當也因取集中答書附錄於詩傳之末袁清容稱其經訓小學精据可傳信於此益見矣

樓鏞答楊敬仲論詩解

鏞蒙示教詩解以病故相仍近始讀竟荷開發鄙陋至多感歎擊服之餘恨未得一遂請益于門下若夫發明

慈湖詩傳附錄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邪之思一貫之旨天人同心大道至平古說難盡信雖載之左傳者亦不可據爾雅亦多誤大學所引亦有牽合詩序多失經意釋文多好異音詩人諷詠或有包于事實制度名數不盡合于禮典先王皆在商世難拘以周禮文王以服事商不應作禮樂如此類未易概舉皆前輩之所未發者尤用服膺然惟尊意每不自以為足而欲人之言鏞亦不能自已欲效所見試陳其甚明者正欲反覆論辨以歸至當非特相與之厚非愛此書之深不及此也

萬覃○毛詩傳曰覃延也其義未安覃本義深也覃葉大而蔓小故墜焉而深下俗謂墜下曰覃徒紺切而廣韻集韻無此字音釋文徒南切方音不同不可知也而謂延也則未安曰覃及鬼方由中國而覃及之則中深旁淺實有覃義實覃實訐后稷之聲深廣也故水中深旁淺曰覃加水以別其字先儒徒因葛推義釋覃曰延然施卽延也無乃重複乎大田以我覃耜覃者深也耜宛然有微深之狀故曰覃耜毛傳殆未親見耜徒見易有剡木爲耜之義故以覃爲利後儒求其說而不獲又

密湖詩傳附錄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轉音爲剡又轉字爲菘今正其字義平聲如字

覃爾雅釋言流覃也覃延也郭注皆謂蔓延相被及說文覃長味也从旱臧省聲詩曰實覃實訐徒含切又覃篆文覃省潭說文从水覃聲集韻一說楚人名深曰潭潭字在六書中爲形聲如江河之从水而工與可止取其聲而無義潭从水覃亦取其聲非有義也潭有深義今之言潭潭是也覃卻無深義字書凡有意者如人爲爲僞人言爲信之類皆入會意之科王荆公字說所以不能傳者往往以形聲諸體皆人

會意故有牽合強通之病以葛之蔓延故施于中谷亦未爲重複也覃耜之音剡疑是方言集韻以爲利耜止以詩傳釋文爲據如八月剡棗剡音普卜反荆公以爲養老者剡棗之皮而進之後行田野閒羣兒相呼扑棗方知釋文之有自來此二覃字更望攷之鵲巢維鳩居之○爾雅釋鳥云鳩鳩鵲巢郭云布穀未安音如布穀者不居鵲巢音如鳩鳩者乃居鵲巢爲鵲鵲魯昭公二十五年鵲鳩來巢而公如乾侯此亦假他巢之應也故文成之世已有童謠曰鵲鳩踈公在乾

意湖詩傳附錄

三四明菽書約圖刊本

侯矧鸚鵡亦鳩鳩之音凡鳥名多用其音埤蒼云鳩鳩方言云戴勝今審究戴勝首有竦毛鸚鵡亦有之而鸚鵡身色黑戴勝身色髀而稍長大豈埤蒼攷之未審歟布穀其音渾然鸚鵡其音亟然穫穀毛髀頭有斑者李氏亦以鳴鳩爲鸚鵡

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攷之當如此之詳然鳩鳩之爲鸚鵡甚明浙人呼爲八八兒川人呼爲阿八所謂音如布穀者乃今斑鳩俗謂之步姑其性雖拙粗能爲巢戴勝首有竦毛向後鸚鵡竦毛直上又自不同鵲

鳩之刺不壹正謂鸛鶴也郭景純云布穀固已失之  
歐公言拙鳩極然不知此乃鸛鶴呂氏具載皆未當  
也

簡兮日之方中在前上處○將祭習舞以日中爲期碩  
人在前列上處方中將中也碩大也大德之人俛俛德  
容也

前輩曾云日之方中則明而易見之時在前上處則  
近而易察之地君猶不能見況幽遠者乎此意甚切  
氓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

楚潮詩傳附錄

四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醜  
不可說也○耽樂也說解說也今俗說亦以女淫爲大

毛傳云女與士耽則傷禮義鄭箋云士有百行可以  
功過相補至于婦人無外事惟以貞信爲節然功過  
相補則士可耽也每疑其害教近得一說無與士耽  
已是自悔而反正之言蓋其初抱布買絲來卽我謀  
後又以車來則非女之奔之也其言曰始者以士之  
耽兮故我今日猶可說也若是女之耽兮則我不可  
說矣如此則得詩之意又免功過相補之害教也

兔爰雉離于羅○雉文明比君子

非爲其文明也羅之設所以取鳥獸兔狡如小人爰  
爰緩行不至觸罟雉性耿介多罹其中世亂網密小  
人多幸免而君子多陷于罪言文明則意差

薏兮○此詩凡言女皆指君也女者愛之之辭

民勞王欲玉女是用大諫此意尤明又卷阿俾爾彌  
爾性之類不惟是愛君如古之稱我爲朕未至如秦  
以來分別之嚴也

出其東門聊樂我員○我自有員姓者吾妻也

楚湖詩傳附錄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說未然毛鄭不解員字疏言樂我心云耳云員古  
今字助句辭也唐員半干齊州人其先本彭城劉氏  
十世祖凝之事宋爲起部郎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  
烈自比伍員因賜姓員古無此姓也況此詩解內云  
陸德明以爾雅云徂存也牽台上章思存改且作徂  
甚無謂也且語助也于義自通何必牽強又改字以  
此知員亦語助耳

俟人維鵜在梁不濡其翼不濡其味○鵜鵜喙長尺餘  
頷下胡大如數升羣飛入水食魚今也在梁不濡其



翼味長如此而亦不濡是當食魚而不得食喻賢者宜得祿而不得祿

歐陽氏曰此鵜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選然高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味如彼小人竊祿于高位而不稱其服也鵜不當以喻賢者不若歐陽氏之說爲長

不遂其媾○小人富貴縱肆好色淫恣而棄其婦媾媾媾也

毛氏曰媾厚也張氏曰不遂其媾不稱其寵待也今

慈湖詩傳附錄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謂遂意亦曰稱意

曾兮蔚兮南山朝躋婉兮變兮季女斯飢○董曰集注作媾蔚文也南山朝躋蝦蟇也人莫敢指者乃陰陽交感不正之氣南山喻在高位朝躋喻淫縱淫縱者惟其意所溺固有其妻雖婉變而自不說者如衛莊姜雖美而不見答蓋不樂于靜正而放于情慾季女者年少之義以其未嘗相親如不爲婦也故曰季女不說之則失所至于斯飢矣

張氏詩曰林木南山蒼蔚時工斤樵斧競朝躋舉知

趨利青冥上不念幽居季女飢陳氏曰壯者趨利于山則弱者餒窮于室小人肆志于上則君子困窮于下張陳二說雖未必盡得詩人之意然其說猶雅馴今爲一媾字一媿字又婉變季女遂生此說然朝賸實非蝮蝥也彼蝮蝥之詩首章曰蝮蝥在東莫之敢指故次章曰朝賸于西崇朝其雨至今朝日在東則虹出于西夕日在西則虹出于東鮮有見于南者且此詩初不言虹而徑以朝賸爲蝮蝥則不可旣曰季女如有齊季女而曰如不爲婦亦覺賈辭若以南山

楚湖詩傳

附錄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喻高位朝賸喻淫縱亦不成詩語宜有以更之

七月一之日觶發二之日栗烈○觶發者寒氣勁發萬籟盡鳴如觶栗也野俗有語籬端吹觶栗謂烈風吹籬端之虛管作聲也栗烈者丑月寒氣益烈人股戰栗也毛傳謂栗烈寒氣也其以是歟

毛氏曰觶發風寒也栗烈寒氣也王氏曰風而寒尙非其至也無風而寒于是爲至只如此說足矣觶栗乃胡樂一名悲篥一名笳管羌胡龜茲之樂也其聲悲栗胡人吹之以驚中國馬後世樂始譜其音以爲

眾器之首周時安得尤此俗語有不足取股戰而栗  
漢人始有此語

二之日鑿冰沖沖○鑿冰之時擇沖和之日慮寒氣之  
傷人也豳公之愛民如此

毛氏曰沖沖鑿冰之意孔氏曰沖沖非貌非聲故云  
鑿冰之意左傳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于是取之豳  
尤寒盛冬安得有沖和之日不如只從毛說

東山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毛傳曰垤螿塚也將陰雨  
則穴處先知之鸛好水長鳴而喜也孔疏曰將雨則螿  
避濕而上塚鸛鳴于垤詩意與零雨其濛同婦歎于室  
聞其夫將歸感傷而歎也

燕湖詩傳 附錄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毛公齊人必自知之解不甚詳孔疏亦未明皆不見  
于垤之義惟胡德輝程蒼梧雜志言之最明云新經  
釋鸛鳴于垤謂垤爲丘垤非螿塚蓋荆公未嘗到山  
東螿塚有極高大者如塚墓然每天將雨則鸛集螿  
垤而鳴螿知雨鸛喜雨以其類也方說得于垤字分  
曉正以兩將作故婦歎于室如殷其雷之意正念其  
勞也若我征聿至自在下句婦歎于室意聯于上孟

子所謂丘垤以是知丘是自然高處垤乃螿塚下王  
洪盤馬于螿封亦謂此也

狼跋○老狼有胡進則躡其胡退則跲其尾周公欲進  
則成王未授公以政如狼跋其胡欲退則又深念民人  
社稷之重欲退不可如狼躡其尾

周公雖進退不可亦何至如狼之跋躡故程氏有云  
狼獸之貪者猛于求欲故陷于機穽羅絜前跋後躡  
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  
是者以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者雖在危疑之地安

卷四詩傳

九四明菴書

約圖刊本

步舒黍赤鳥几几然也又云先儒以狼跋躡不失其  
猛與周公不失其聖猛奚若虎豹胡獨取狼也詩人  
比興以類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  
狼興聖人乎程氏之說美矣然詩中無機穽之意猶  
未爲盡也嘗得其說于蜀人楊少卿民望云狼之遇  
人先旋躡于人之四旁甚疾人爲之戰懼自失然後  
食之詩人蓋以狼之跋躡比四國而周公處其中不  
懼也此說最爲得之

常棣儉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

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孺有柔義兄弟既具猶曰皆在于是和樂且柔孺言辭氣柔異也其妻其子情好合同言夫婦父子和順孝慈如瑟琴之好毛傳曰翕如孳子也湛和樂之至

此解亦平然說詩意未出此詩極言兄弟之間如伐木極言朋友之間前章引陳曰兄弟之急難相救助如此及其既安寧乃謂兄弟不如友生乎此正詩之本意也此二章言凡人以儻爾籩豆飲酒之飫爲樂若兄弟既具如謂兄弟無故其樂又何止籩豆飲酒而已其和樂又且如孺子之真情如孺慕之孺有不可解于心者凡人妻子止以好合尙能如鼓瑟琴之和若兄弟翕合而無閒其和樂不足以盡之又且湛矣如湛酒湛色然如此方見詩意

六月棲棲○六月建巳之月也棲棲也淒淒有冷意時有麥秋之寒也

毛氏曰棲棲簡閱也蘇黃門曰棲棲不安也李氏曰與論語栖栖同注栖栖猶皇皇言其不安也雖未爲定論然以爲棲棲有冷意麥秋之寒則不可俗諺云

江南兩浙春寒秋熱若中原北方則立春便溫和入夏便熱入秋便涼冬則極寒宣王在西周四月豈復有冷也

車攻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惟善御者兩驂不猗雖馳而一無所失

此一段不盡其義蘇黃門曰四黃既駕兩驂不猗御者之善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射者之善也蓋不善射者必待御者爲之詭遇則獲故王良爲之範則變奚不能獲一惟御者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方見射

慈湖詩傳 附錄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之善不惟此詩意明孟子一段亦皆煥然

吉日既伯既禱○毛傳曰禱禱獲也禱未必爲獲也云云禱者禱其無傷人也弓矢驅馳之間或偶傷人故禱歟

毛以禱爲禱獲固已贅矣此謂禱其無傷人亦未爲的當將田而用馬故禱于馬祖不必專爲獲亦不必專爲求無傷人與廢焚不問馬之意不侔

漆沮之從○禹貢雍州漆沮既從者入從渭水然則天子之所其在渭漆沮之會歟

漆沮既從禹貢自說治水此詩自說從漆沮驅禽而  
至天子之所以不必泥此從字

庭燎○毛傳曰庭燎大燭也云云秋官司烜氏凡邦之  
大事共墳燭庭燎故書墳爲蕢鄭司農云蕢燭麻燭也  
然則與庭燎有異焉今俗曰孰盆者庭燎歟孰麻滓也  
音孰毛傳以爲大燭未安

今說亦未安孰乃麻餅毛謂大燭司農謂麻燭皆是  
也古者如男子夜行必以燭童子隅坐而執燭又如  
顏叔之秉燭非如今之蠟燭也凡點火而明者如麻

燕州詩傳

附錄

士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骨樵皮松明之類可以照者皆謂之燭今祭祀所用  
庭燎以麻骨一大束立于地而然其上照耀一庭故  
毛謂之大燭司農謂之麻燭卻非孰盆也

斯干如跂斯翼○如鳥之跂立而張兩翼鳥首如棟薺  
兩翼如二鬣

孔氏曰如跂如人跂足直立若如今說下三句已言  
如矢如鳥如翬矣不應又以跂爲鳥之跂不若只用  
舊說如人之跂立翼言其翼然不必謂鳥之翼也

小旻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此固

膚近柔懦之士所執常論然而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不知聖智所及當大有爲亦無所懾但聖智雖不懾亦無慢易忽略而亦戰戰兢兢

范氏曰人皆知虎不可暴河不可馮而不知小人之不可不畏臨深履薄懼之甚也此說似勝不必更加委曲也

小宛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桑扈名竊脂食肉之鳥也云云今不得食而率場啄粟喻食肉富貴者今猶失所困乏而況于疹病孤寡貧弱之徒宜其尤甚于入狂獄也云云民窮苦握粟出卜問曰何自而能穀善耶此章言貴賤皆困窮

楚辭詩傳 附錄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前輩大率如此說意既不屬亦覺其言泮渙桑扈竊脂爾雅釋鳥自有兩義非名竊脂也其曰夏鴈竊玄秋鴈竊藍冬鴈竊黃桑扈竊脂棘屬竊丹者竊皆訓淺注竊藍青色然則竊脂謂其色淺白也其前又別有兩句云桑扈竊脂鵝剖葦注云食肉好盜脂膏蘇黃門占史序有云聖人之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



殺竊脂之不穀小宛正謂此竊盜脂膏之義此章蓋言遭誣陷而無告者桑扈食肉而謂其率場啄粟可謂是非顛倒矣惟其填寡宜乎陷于岸獄也此事甚易見試握粟以下之謂握粟以試桑扈彼何嘗能食穀乎言是非在目前分明如此而上不能察若以爲卜筮之下則意差

何人斯維暴之云○詳觀是詩非刺暴公也刺其從暴公者也

此詩之序必有所傳詩不言蘇而序言之一詩中只

惡湖詩傳附錄

十四四明叢書  
鈞圖刊本

有維暴之云一句不知果暴公否鄭氏以蘇暴皆畿內國名孔疏云蘇國在河內溫縣是東都之畿內也春秋爲公者多是畿內諸侯徧檢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爲卿士則畿內此說亦不定記得鄭漁仲曾辨此云周之畿內無所謂暴者更當攷

巷伯捷捷幡幡○幡幡者隨風翻覆反覆不定之狀如此

幡幡誠有反覆之意然謂之隨風翻覆則是今釋道所立之幡也恐古無此秦已有幡信之書未知幡信

起子何代更攷

北山或王事鞅掌○在腹曰鞅此詩士子其職卑矣其鞅在掌方駕車馬故任此勞故世以煩勞爲鞅掌

毛氏曰鞅掌失容也孔氏曰鞅掌煩勞之狀只須用孔說今說頗迂韞鞅鞅鞅皆在馬之身惟轡則在御者之手鞅旣在馬腹如今之肚襜不應在人之手掌也

陸機草木疏

機當作璣非晉之陸士衡也呂氏讀詩記皆作璣

慈湖詩傳

附錄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慈湖詩傳附錄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